

陳慶浩・王秋桂 主編

[姑妄言]⑵

／清・三韓曹去晶 編

思無邪滙寶 ㊂㊈㊆ 册／陳慶浩・王秋桂 主編

[姑妄言]㈡

／清・三韓曹去晶 編

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
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
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

明清豔情小說叢書

《思無邪滙寶》總序

很多中國古籍，因戰亂、政治或其他原因，再加上自然的淘汰，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，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、戲劇、唱本等，流失最多。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，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，公私藏書亦鮮蒐集，且在元明淸三代，屢遭禁止，毀版焚書，時有所聞。在各類書中，豔情小說，受害最烈。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，社會輿論、各階層的社會組織，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。但另一方面，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，地下流行。不過，在強力壓制下，很多書籍都消失了；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，印刷極不講究，錯漏甚多。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，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，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，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，卻又質量太差，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，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。

好在自本世紀以來，西方文學思想東漸，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，蒐集資料，編寫書目，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。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，漸漸被發現、介紹。另一方面，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，因早年流傳到海外，獲得保存，其中最重要的，就是俗文學書籍，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。但無論是在海內外，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，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，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。因此，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。

叢書總序

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，閱讀條件亦差，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，去域外讀這些書。前輩學人如鄭振鐸、孫楷第、王重民、劉修業、王古魯等，當代學人如李田意、柳存仁、吳曉鈴、馬幼垣、胡萬川諸位，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。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，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，深知其間艱苦，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，匯爲一編，影印出版，供研究者使用。而身在國外，需覓國內合作者。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、石昌渝兩位合作，編纂《古本小說叢刊》，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。然限於出版環境，豔情小說未能厠身其中。因此，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，是必要的。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，且以保存未精，常有缺文殘頁；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，即原書亦不易辨識，影印自難卒讀；若干書版本繁多，亦勢難全部印行。故當務之急，乃出校刊排印本；或據別本校勘，務求通讀；有不同版本者，又需一一校勘，作出定本，方能爲研究者使用。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。

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，採用版本超過百種，另又收若干附錄。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，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、俄羅斯、英國、法國、荷蘭、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。其中如全本《姑妄言》、《海陵佚史》及《龍陽逸史》等，皆爲首次面世者。《海陵佚史》爲《醒世恆言》第二十三回《金海陵縱慾亡身》的前身，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，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，這對我們了解《三言》的來歷大有幫助。《姑妄言》爲雍正庚戌序抄本，長達百萬言，是繼《金瓶梅》後的一部豔情巨著。此書未見記錄，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。刊本《僧尼孽海》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。《肉蒲團》爲常見之書，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

之排印本，偶有用清刊本者，亦未經詳細校勘。本叢書所收之《肉蒲團》，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，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，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。各書之出版說明，既述故事梗概，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，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，亦加簡述。此叢書所收諸書中，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，不超過三分之一。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，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。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，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，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，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，但只採用一般坊本，整理粗糙，又隨意刪削，可稱劣本。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，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。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，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，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。

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，有長篇，亦有中篇、短篇。這批資料為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，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。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，已漸衰落。明初瞿佑的《剪燈新話》，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，可視為文言小說的中興。以後一直要待到《聊齋誌異》問世，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。但有一個過去少為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《嬌紅記》、《鍾情麗集》、《天緣奇遇》、《花神三妙傳》、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等，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，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，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；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。這批作品大多為言情之作，亦有豔情如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等，時代早的作品，文體較純；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。此類文言中篇，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。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，在我們這套書中，也是有跡象可尋的。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，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

來處理這個問題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。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《三遂平妖傳》擴充爲四十回本的《新平妖傳》。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。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，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。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，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，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，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。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，沒有例外。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。其原因並不複雜，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，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，爲了爭奪市場，或以降低售價，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，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。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，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：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。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，不會另外寫一本書，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。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。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，要不是和繁本比較，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；也有些甚不用心，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。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，豔情小說更甚，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，觀其流變，對了解各書之形成，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，也是有幫助的。

　　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，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。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，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、性心理等，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。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，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，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，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，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，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。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，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

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，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。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，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。比較西洋豔情小說，中國小說起源早，類型多，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，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，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。日本的豔情小說，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。本叢書的出版，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，亦為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，奠定堅實的基礎。

豔情小說或被稱為風流小說、猥褻小說、穢褻小說、淫蕩小說等，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。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為重點之一的小說。《天緣奇遇》、《三妙傳》等文言中篇，《空空幻》、《都是幻》等白話小說，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為主，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，故不選入本叢書中。有些書如《三續金瓶梅》、《梧桐影》等，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，然前者為《金瓶梅》續書，屬《金瓶梅》系列之一；後者為《肉蒲團》仿作，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，故亦收入。《情海緣》、《歡喜緣》兩書，雖為民國時期所編，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，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。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為附錄，此類資料不多，但亦有參考價值。

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，五、六十年代，高羅佩就已寫出《中國古代房內考》及《秘戲圖考》兩書。隨著社會開放，性禁忌被打破，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，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。有些豔情小說如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肉蒲團》、《繡榻野史》等，皆有多種外文譯本。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。本叢書的編輯顧問，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，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，都是出色當行。雷威安的法譯全

本《金瓶梅》，韓南的英譯《肉蒲團》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。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，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，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。缺乏好的校勘本，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；缺乏全面的資料，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。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、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，鉅細靡遺，盡數收集，經過校勘整理，匯爲一編，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。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、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，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。

陳慶浩

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

《思無邪滙寶》編輯凡例

一、版本　廣收現存各種版本，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，比較其價值，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。

二、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；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。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。

三、俗體字、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；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，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。

四、本叢書一律以「。」號斷句，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。句讀基本依原書；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，不一一說明。原書無句讀者補入。

五、校勘符號：

(1)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，於該字或該詞後用（ ）標示。

(2)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，用〈 〉標出。

(3)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〔 〕標出。

(4)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□號標出。

(5)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○號標出；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。

六、書影　所用各版本之扉頁、所有插圖、首回首頁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

收，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，或全收，或只收首末頁。

七、各書皆有出版說明，述故事梗概，介紹作者資料，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。

八、附錄　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，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。

目錄



思無邪滙寶（叁拾柒）册 目錄

思無邪滙寶 ㊂㊇㊆ 册／陳慶浩・王秋桂 主編

「姑妄言」(二)

清・三韓曹去晶 編

姑妄言第三卷

鈍翁曰。鐵化梳籠錢貴。不幸失身於此狂且。正是爲其抱屈處。非寫鐵化之幸得錢貴也。

寫童自大之呆。自始至終竟未能改。非謂呆人能做財主。正寫財能呆人。可發嘆耳。何以言之。余常見擁巨萬之資者。猶晝夜持籌盤算。眉未刻舒。非呆而何。揆其意。不過爲兒孫做馬牛耳。獨不憶古人云。兒孫強如我。要錢做甚麼。兒孫不如我。要錢做甚麼。聚斂不已。非呆而何。百年駒隙。終日營營。嗚呼老矣。死去一文帶不得。貪之何益。非呆而何。唐詩云。昨過老人宅。不解老人心。何事殘陽裡。栽松欲待陰。此意雙關。寫盡自不知死之將至。猶爲後人算計也。此詩可爲呆財主做一喝棒。正見童自大之呆。乃財主之常。不足笑也。

世間婦人醜者或有不悍。悍而醜再未有不淫者。鐵氏便是樣子。

仙桃木也。鐵氏金也。木遇金必傷。寫鐵氏凶暴若此。而仙桃相隨數載。竟未受其摧殘。乃仙木非凡木矣。仙木豈可久在臭銅之室而鄰金鐵之險。必移根別植。庶有榮茂之期。故歸錢貴。得侍鍾生。既貴之。又得鍾情之人而愛惜之。自能結實。故隨鍾生而生子也。仙桃雖得好處。但錢於金。鍾於金。始終爲金所制。故只能爲之小星。此等處。心不如髮。如何看得出。

葵心蓮瓣。此二物即鐵氏下體之形。豈可須臾離者。故獨留此二婢也。

用一童自大引出魏如虎。魏如豹。巨金知縣。許多怕婆人來。不過謂陰道漸長。陽道漸消。女帥之威風日熾。弱男子甘拜下風。寫得世情可笑。當補在怕婆經之後。

夾入杜小英一段。正顯錢貴身辱煙花不得已之苦心。看他聽代目念詩後之言便知。

因錢貴引出郗辛。雖與正文無涉。正見錢貴之慧心。不爲富貴所惑。高出庸流萬萬。又借之以警戒少年。不可薄棄妻妾。私淫他人之婦。不但送去性命。其妻妾即歸所淫婦人之夫。報應分明。孰苦孰樂。人皆能作如是觀。淫之一字可化爲烏有矣。此一段於不可少。

何幸之葵花者。不過因其愛日取意焉耳。

極力寫火氏之淫者。一以見鐵化交不擇人之愚。一以見竹思寬無良奸淫之惡。世上竹思寬之流不少。明眼者當避而遠之。勿蹈鐵化之愚。

錢爲命信手拈來。隨筆結去。讓出郗氏。後來好贅竹思寬。乃行文之省法。

第三回　瞽女矢心擇婿● 虔婆巧說迎郎

附　伯婆男小心更受非刑　貪淫婦大膽竟試巨物

話說郝鐵化次日打扮得齊齊整整到錢家來。竹思寬昨晚未回。已在此拱候。見他來到。迎了進來。郝氏出來相見了。讓了坐下。鐵化叫家人送上禮物。郝氏看見約值百金。喜出望外。拜謝收了。然後扶出錢貴來。此扶字乃寫其嬌羞。非寫其瞽目也。見禮坐下。鐵化一見。果然生得美貌非常。雙目雖瞽。却不癟塌。不凸暴。眼皮微垂。似好目人含羞略閉一般。滿心歡喜。如雪獅子向火。不由得酥了半邊。與火氏比並起來。那一個美而淫惡。這一個麗而嬌羞。如何不愛。少頃安席。擻上酒肴來。上面鐵化坐了。竹思寬下面相陪。錢貴在東。郝氏在西。共坐而飲。那錢貴雖是妓家之女。還是個未

破瓜的女孩。嬌羞滿面。低頭坐着。一語不發。鐵化越發看得中意。心愛得了不得。撤席之後。拉了竹思寬在背處。煩他講梳籠的財禮。竹思寬自然是爲郝氏的。假意兩次三番。說定了二百兩銀子。衣服被褥首飾在外。鐵化也算一個財主。這些須他那裡吝嗇。一應都依。又擺上換席來。吃了一會。那鐵化面前放着這樣美人。一時不能到手。心癢難抓。那裡還坐得住。約定了日子就起身回去。次日請竹思寬到他家。就煩同他家人送了禮物來。額外又是二十兩酒席之費。到了吉日。他到了錢家。郝氏預備了精緻豐盛的酒席。叫了一班彈唱的雜耍。熱鬧了一番。晚來成親。見錢貴是眞正處子。婉轉悲啼。憐愛至極。

不覺數點牛精髓。傾入錢姑兩瓣中。（痛惜錢貴語。）

有一調憶秦娥憐惜那錢貴道。

香馥馥。此中有個人如玉。人如玉。恨庸醫誤損他雙目。煙花

已慟身埋沒。遭逢又對癡頑物。癡頑物。痛悲傷感。慘切心骨。

後來有人知道鐵化梳籠了錢貴。都道。可惜一塊好羊肉落在狗口裡了。就有會打油的人。編了四句口號。說他道。

一顆驪珠圓又圓。　奇珍應讓你爲先。
今朝誤落村夫手。　異寶塵埋實可憐。

且說這錢貴。他雖只十三歲。却聰慧異常。滿心想遇一個風流才子。付此一點元紅。只是女兒家此話不好出口。只得聽父母主張。今失身於此狂且。怨恨之氣充滿肺腑。不覺傷心。枕上含淚。隨口編了一調二郎神道。

憂心悄。斷送一生身窈窕。惡姻緣偏向奴身繞。吹簫誰和。梅花片落江皋。空思弄玉諧同調。沒緊要的良宵偏杳。窗櫺小。恨那冷月偷窺。使人煩惱。　悲悼。嗟容貌如花命似草。魂

消魂落。一天風雨飄飄。滿地落紅誰個掃。好含恨狂咀(且)
惡少把玉山攪霎時間。夭桃嬌柳、摧殘傾倒。

悲慟不已。欲睡不能。又成了一調轉(囀)林鶯道。

滿腔悲怨多縈繞。聲聲啼血噍嗷。恨難消。似閏的更難曉。何
不把殘生來棄了。驀想梁國夫人後從良。嫁着韓王好。怒難
消。望他年好景。且耐今宵。　香軀相伴狂且嬲。好似烏鴉
彩鳳同巢。傷心恨怎消。此情試問人知否。只有空煩惱。倒不
如惜花園內雙飛鳥。難忍淚珠拋。嘆今朝花謝、昨日曾嬌。

此一詞他後來常常自唱。故爾傳出。他每日眼含珠淚。那一種萬不得已的光景。每每現於詞色。況這鐵化是三十多歲的回子。嘴唇上的鬍子剪得齊齊的。偶然親嘴搵腮。將他那粉森森的嫩臉戳得又疼又癢。好不難過。真正苦惱。錢貴自幼愛潔。他每日渾身上下。被褥以及衣服。定用

好香薰得撲鼻。鐵化教門中常享用的是牛羊等物。他那身上的一種羶臭。自十萬八千毛孔中透出。甚是難聞。絲毫不爽。那裡有夜深私語口脂香。那錢貴不由得氣苦。在那暗中的眼淚不知落了多少。怎得還有心情同他歡樂。這鐵化雖然愛他。總不見他有一毫喜色。不上一月。他一個財主性兒。只要人奉承他。今反要他去奉承別人。如何行得。他雖會奉承火氏。那是名正的夫妻。拋棄不得。二來怕服慣了。無可奈何。今在錢家雖費了數百金。倒也不在他意中。況且又有個厭舊取新之意。因此也就漸漸淡了。先還三日五日一來。後來或十日半月來一次。到數月之後不復再至矣。這錢貴自從梳籠之後。心中只鬱鬱不樂。又過了多時。雖又歷過數人。都是竹思寬引來的麒麟楦。總非他之所願。他雖然雙目皆瞽。秉性原極聰明。常靜夜自思。我們戶人家。人所重者無非色藝。人人盡道我有沈魚落雁之容。閉月羞花之貌。但今損却雙眸。未

免滅了許多風韻。老天老天。既生我如此嬌姿。何吝秋波少許。何苛刻若是耶。若是留得我雙目。雖不敢與天下之美女爭銜。在這平康隊裡或博得個風流榜首。選擇一個才貌情郎。終身有托。於不可知。豈料今日至此。奈何奈何。他心中傷感。遂題了自嗟薄命的四首詩。

其一。

定是前生作孽多。　教濃(儂)今日目無波。

幾回辜負菱花鏡。　空有嬌容用彼何。

其二。

憶兒幼讀女兒經。　衆口咸誇貌娉婷。

孰意十齡遭此疾。　煙花日日類浮萍。

其三。

不知天暗與天明。　但聽傍人說雨晴。

獨有琵琶能解恨。　調中哀怨訴幽情。

其四。

可憐晨夕伴狂且。　怨雨愁雲那得舒。

祇有更闌方少息。　將明又喚把頭梳。

此詩一出。聲名愈重。哄動一城。往來之人無不憐愛。但他自己另具一段隱衷。常想道。我之此目已經雙瞽。無策可療。我之此身雖落火坑。尙可自拔。於當拿定主意。萬不可隨波逐流。誤却終身。倘有緣得遇一個有才有貌的情郎。當以此身相許。若只圖財帛。與輕薄兒郎醜陋子弟爲伍。不但人笑我心盲。我於豈不自誤。他因執定這個主意。那來訪的人定要選擇繾留。這話在他胸中。無人可告。眞所謂。

不如意事常八九。　可與人言無二三。

錢貴矢心立了個擇婿之念。要覓一個伶俐丫頭托以心腹。凡是來訪

之人妍媸。叫他預報。這主意不肯向娘說。只說要尋一個好丫頭作伴。那郝氏此時靠他如泰山一般。敢不遵依來命。四處托媒人找尋。不惜重價。一日。媒人領了一個丫頭來。說是童百萬家打發出來的。小名仙桃。纔十四歲。郝氏看了。果然生得性格溫柔。齒牙伶俐。就買了與他。過了數日。錢貴見這丫頭動止端莊。至誠可托。細問他的來歷。也還是正經人家的女兒。因父親不才好賭。將他賣出。幼時曾讀過書。又還識字的。這錢貴甚喜。竟待之如親妹一般。不叫他做一點重活。食必同桌。若無客來。臥必同榻。那丫頭也感激不已。錢貴遂將心腹告之。丫頭也盡心允諾。錢貴能待彼如此之厚。故彼後來於厚報之。人見田橫之五百義士感激之一旦甲將與之同死。以爲異。謂後人無此等義氣者。但此等義士自有。特無人如田公能赤心待人者耳。替他改名代目。因自己眼看不見。取其代己雙眸之意。仙桃得錢貴以代其目。重之甚矣。可無後患。書有生茂之意矣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童百萬家是南京城中數一數二的財主。如何賣起丫頭來。內中有一個可笑的緣故。這童百萬名自大。原籍徽州府人氏。他

高祖之上。在元朝曾做到行省平章政事。掙下了一個偌大家私。做到行省平章。不曾掙、然聲名政績。只掙了一分偌大家私宜乎子孫做財主也。因愛江南繁華。遂留寓於此。已經數代。到他祖父。雖不曾出仕。却善於經營。專於刻薄。財主小像。所以做了有名財主。他父親名童山。是個財主姓名。大約字是金穴。生他弟兄二人。他排行第二。他哥哥名喚自宏。父親故後。兄弟拆居。他搬回祖籍新安去了。只他一人在此。這童自大雖算不得奇蠢。也有三分呆氣。既是一字不識。無怪乎做財主。却又半分難捨。余見大通的財主也有此病。他娶的妻子就是鐵化之妹。這鐵氏不但生得性子凶暴無雙。且嬌容更長得奇異無兩。有幾句贊語贊他的妙處。怎見得。

兩道濃眉。濶如柳葉。眉曰遠山。本自不小。一雙怪眼。大勝桃姿。眼曰杏眼。大杏原只稍小於桃。

櫻桃口。三寸還寬。相書云。口大福也大。宜乎做財主婆。蒜頭鼻。一拳稍小。土星高聳。相於稍佳。面如

皮鼓。兩腮肉有十斤。是個財主婆相貌。體似綿包。渾身重餘二百。是個財主婆身軀。

拳眞柳斗。足賽鯿魚。高聲大喝。不啞(亞)虎嘯空山。細語低

言。還像洪鐘夜度。相書云。聲如洪鐘。祿享千鍾。童自大之福。焉知非乃妻之福。仰眠繡榻。肥乳峰一尺猶高。側坐牙床。胖屁股十圍還大。陰門寬濶。似兩瓦合成。怕人。諺云。搭出半邊來還嚇死了你。鐵氏此物於應如是。牝蓋豐隆。如一盂扣住。日用之唾盂乎。和尚之鉢盂乎。這一件却妙。歷來美婦人不可多得者。或楊玉環若是。走來時。儼同一座肉山。肉屏風只用也一人足矣。睡下時。全然一隻皮袋。以乳爲枕。以腹爲褥。於可比漢成帝溫柔鄉也。

請教這樣一位佳人。令人害怕不害怕。童自大自娶了他來家。也不曾領教過他的打罵。只見了他那一種不惡而嚴。不怒而威的樣子。眞如鼠見貓。如獐見虎相似。那鐵氏天性萬種咆哮。只有一件與丈夫相合。却是千般吝嗇。這鐵氏在家時。見他令嫂管教他令兄的那些法則。學了個滿心滿耳。本要拿厥夫做個小試行道之端。不想這尊夫心悅誠服得很。每見他雙眉略豎。不覺屈膝尊前。忽然兩眼微睜。早已稽顙頓地。這鐵氏雖然凶暴。古語道。大蟲不吃伏肉。他見了這個局面。也竟無

所施其威。可以不必用其打了。但只是學了這幾年的閫政來。竟用不着。未免有抱負經綸沈埋草莽之嘆。只好慢慢等待機緣。相時而動罷了。一日。該他發令施行。開張第一的良辰到了。這是爲何。鐵氏在家時。他哥哥鐵化尋了六個丫頭與他賸嫁。買了四好二醜。四個好些的與妹子做針黹。侍梳妝。鋪床疊被。貼身服侍。兩個粗笨些的。爲灑掃漿洗之用。四個好的裡頭有一個頂尖出色的丫頭。他也是好人家女兒。因他父親戴遷好賭。輸了鐵化的錢。無可償還。沒奈何。將女兒算來准賬。那來時纔得十歲。就與了妹子。鐵氏見他生得乖巧伶俐。心愛非凡。每日替他梳頭打扮。與他好的吃好的穿。替他起了個名字。叫做仙桃。這丫頭也讀過二三年書。因他資性聰明。竟識許多字。還動筆寫得來。女紅件件都略知些。說話行事能看人眼色。鐵氏這樣一個急如火暴如雷的性子。別的丫頭一打非數百不饒。一罵非半日不住的。三四年來。

不但惱彈不曾彈他一個。連哼也不曾哼他一聲。自嫁到童家。丫頭跟了過來。已半載有餘。那一日清晨。鐵氏在窗前一張桌子上放了鏡臺梳頭。童自大就在桌横頭一張椅子上坐着。看他抹脂膩粉。刷鬢掃眉。看得十分親切。只見他。

醬色臉上。濃堆鉛粉。襯成青紫二色。（世間偏是黑面婦人愛堆鉛粉。添醜即增美耶。令人不解。）濶大唇中。重點胭脂。染做血紅兩片。（此方可謂之硃唇也。）牙黃齒垛。眞像金嵌玉山。面白頸烏。果是銀杓鐵靶。髮像金絲。也學個時樣梳妝。

腕如鐵杵。還帶副起花金鐲。（俗謂醜人有醜福。正此謂也。）

童自大見了。不由得膽怯。心中凜凜然起來。他打扮已完。要水洗手。忽見仙桃擱了一銀盃(盆)水來。（銅臭之家焉得有銀盆。借言銀盆一字。以諷鐵氏鐵杵之腕。以作一笑耳。）只見他。

黑臻臻青絲細髮。喜孜孜俏麗嬌容。面上紅白相兼。身材高矮廝趁。裙下一對小小金蓮。盆邊十個尖尖玉笋。頭上簪一

朶嬌滴滴仙花。耳上帶一雙黃烘烘金墜。要知此非贊此時鐵氏之婢之美。乃贊異日鍾生小星之美耳。看者眼光須長。童自大看了這半日的魔母。忽然見了天仙降世。頭頂上錚的一聲。魂已出竅。癡呆呆大張着嘴。口水順着嘴丫流出。人見美食多有口中流涎者。見美色則非可食之物。當下口流涎。而往往人於上口流涎。不知何謂。豈自下而上耶。辱翁曰。所謂秀色可費（餐）也。不轉睛的望着。難道丫頭來了這些時。童自大不曾見過不成。為何今日忽做此形狀。但他每日看見鐵氏。都是梳洗過了。妝飾起來。雖然醜陋。看慣了還不覺得。今日細窺底裡。見了本來面目。眞正醜到十分地位。二來每常因懼夫人的虎威。丫頭偶然一見。不敢詳視。不過偷目一覷。況又另外站着。也不覺十分俏麗。今日忽主婢在一處。相形起來。佳者更覺其佳。醜者愈增其醜。不覺出神。竟看癡了。忘卻夫人虎威。眞可謂色膽天來大。那丫頭掇着水。一擡頭。忽見姑爺的這個呆樣。不由得嘻嘻一笑。他也並非有心。這一笑剛被鐵氏看見。這鐵氏身子胖大。

他有這個放樣的肥臀。特做了一張放樣的大杌做坐具。他洗手時側過身子去的。所以不曾見乃夫的尊容。今見丫頭笑得有因。急轉身一看。轉身二字寫得妙不容言。何以見之。只此兩字。便畫出一個胖得沒有理的人來。若他人回頭。只須頸項一轉。他因胖得極。脖子過粗。頭回不轉。只得連身轉過。此等處於必寫得入神入理。余不知作者之心何細若此。那童自大忽然見丫頭一笑。古云一笑傾人城。仙桃一笑。童自大便殃及其身。可見佳人之笑。非國家之祥也。以為有情到他。益發昏了。還呆着臉癡呵呵的。呆人的有此呆態。鐵氏見了他這個形狀。把那幾年學的閫政施將起來。數月鬱的醋氣發將出來。伸出胡蘿蔔粗的五個嫩指。兜臉一掌。一手的水。異常響亮。趣甚。童自大正在妄想之際。被這一下。嚇得擴的老高。打得個發昏章第十一。正打得愣愣掙掙的。被鐵氏擰着一隻耳朵。拎將過來。拎字妙甚。一見鐵氏勢頭之凶。一見童自大怕懼之弱。真可謂耳提面命。冤家路窄。適纔丫頭們撣桌子上灰的一個雞毛撣箒還不曾收。恰巧放在傍邊。被他抓將過來。有毛的一頭攥在手中。將那一頭有大指粗的紫竹桿。夾光脖子上就是十多下。打得童自大頸如刀割。淚似雨流。跪在地板上亂

轉。鐵氏罵道。殺剮的奴才。你好大膽。在我眼跟前公然對着丫頭調起情來。你背着我。兩個不知偷了多少回數。實實的說來。饒你一死。童自大哀哀告求。奶奶你寃死我了。我成日守着你。寸步不離。或是有事就往外邊去了。我遵奶奶的王法。每常連丫頭們看還不敢看。可還敢生這個心腸。就有這樣狗心狗肝。也沒有地方去做。你請詳情。那鐵氏雖然性如烈火。聽他說得頗有情理。又見他脖子上腫得一條條比指頭還粗。便道。我饒過你這一遭。下次再要大膽。休想得活命。起去罷。（鐵氏尚還有憐惜之情。還算不得第一個惡婦。）童自大如鬼門關放赦。不住道。謝奶奶天恩。爬起來揉着脖子。往前邊去了。鐵氏餘怒未已。叫過丫頭來要打。這丫頭雖從未曾嘗過此味。主母的酷刑是常常見過的。今聽要打。眞嚇得心膽墮地。跪着哭道。我跟隨姑娘這幾年。蒙姑娘恩典。如此待我。我何敢欺心。適見姑爺的樣子好笑。實忍不住。笑了一聲。敢有甚私情別意。求姑娘開

恩饒恕罷。鐵氏數年來罵也捨不得罵他一句。一時如何打得下去。見他柔語悲啼。似梨花帶雨。心中暗想道。這個妖貨。我看了這個樣子。還疼愛得了不得。何況男子漢見了。可有個不愛的。我見猶憐。何況老奴。纔是真情種語。鐵氏之不肯留仙桃。雖亦是妬。還有打瞌睡的時候。倘弄出來。那時悔就遲了。不如趁此時打發掉他却正是愛。這個禍根放在跟前不得。我惱後無眼看不得許多。古人說。老虎罷。主意定了。說道。我跟前如何許人弄鬼。我養你幾年。也不忍打你。你只收拾收拾。打發你別處去罷。丫頭痛哭起來。道。我服事幾年。蒙恩擡舉。今日非有心之過。姑娘如何就要棄我。我情願與姑娘打死。我總是不願出去。鐵氏見他哭得傷心。胸中也覺慘然。因醋念橫在胸中。違着心罷。定頭不允。那丫頭知不能留。雖感他數載之恩。又懼觸了他此時之怒。磕了個頭。哭着收拾他的衣服被褥去了。鐵氏聽他哭得甚是悲慘。心中好生難過。愛心竟不能奪醋念。婦人之醋。誠可畏也。叫了一個家人童佐弼來。吩咐道。童佐弼。謂其媒

人同做弊也。將這丫頭帶到媒人家去。不拘身價。揀個好人家與他做媳婦去。不可混配了人。坑了這孩子。童佐礪答應。領着出去了。鐵氏復沈思●道。這三個像樣的丫頭也是禍根。萬不可留在上邊。將家中選了三個無妻的僕人。即日配了下去。古云。城門失火。殃及池魚。仙桃□笑。惠及□蠶。此夫婦六人當尸祝之。單留兩個醜婢。一個名葵心。一個名蓮瓣。在傍使用。纔放了心。有一調西江月贊這兩個醜婢道。

面黑難施膩粉。較主母猶大雅。髮黃罩個包頭。可謂善於藏拙。腰粗全仗汗巾收。
大脚幸虧裙覆。如此番妝。獨不畏主母醋發乎。掃地鋪床能事。尿瓶馬桶常
丟。料然難與主人偷。可免姑娘獅吼。孰意大謬不然。反竟列爲□星。

不想仙桃這一笑。倒便宜了這三個丫頭。即日得嘗妙物。只當是替他們做了一個媒人。眞可謂一笑姻緣。却是總成了別個。與自己倒不相干。這童佐礪領了仙桃到媒人家來。因見他生得有幾分姿色。又主母

吩咐不拘身價。思量在他身上發一主橫財。遂暗暗與媒人商議。許他加一酬謝。媒人道。非賣與門戶人家不得重價。惡僕奸謀。一樣異心。適逢錢家要買丫頭。講明身價銀八十兩。賣與他家去了。媒人分了八兩。童佐嫋落起六十兩正。只拿了十二兩銀子來回鐵氏的話。假說受了財禮十二兩。嫁與江西一個木商做兒媳而去。鐵氏聽得。心中慘切了一會。見說與木商做媳婦。倒又替他歡喜。鐵氏之於仙桃。始終相愛。故後仙桃相會時。毫無怨意也。那童自大被打了這一頓出來。到書房中想道。我一個大財主。誰不敬我三分。罵儘世人。我這樣小心奉承他罷了。倒還這樣凌辱我。我見他就怕。是沒奈何了。難道官府衙門也怕他不成麼。妙想。孰不知雖不怕此。而各有所怕奈何。我去告他一狀。後來或者好些。也不可知。別的大衙門我不敢去。我到縣裡去告。又想道。這個狀子不好雇人寫的。用口訴罷。又道。不好。一堂的人聽着。怎麼好說被奶奶打了。不怕人笑話麼。千算萬計。活畫出一個呆人的肚腸來。躊躇了一會。猛然想起道。我那姑表大舅魏

如豹。他現當着上元縣刑房書辦。何不去同他商議。又轉念道。但恐他爲護表妹。未必肯管。又想道。甚麼相干。做衙門的人。世人說的。公人見錢。如蠅見血。要有幾個錢給他。告他的娘他還未必管呢。何況遠房表妹。不意此某人竟有此奇見。我許他個厚禮。他自然肯爲我出力。財主都捨得厚禮送人。我不敢信。據他說許他個厚禮。單只許。或有之。定了主意。遂到魏家去尋魏如豹。只見他哥哥魏如虎迎出來。道。舍弟不在家了。妹丈請裡邊坐。童自大到了廳上坐下。魏如虎道。老妹丈尋舍弟說甚麼。童自大道。尋他商議一句要緊的話。魏如虎道。他衙門中有事。清早起就去。到晚方得回來。若要尋他。明日絕早到縣門口就尋着了。忙進內捧了兩鍾茶來。讓童自大吃着。又道。老妹丈有甚麼要緊的話。也可以對我說得麼。童自大嘆了一口氣。將護領捲下。伸着脖子與他道。請驗驗傷痕。魏如虎見都是指頭粗的紫印。腫得老高。驚道。甚麼人敢大膽打老妹丈。了不得了不得。童自大道。還有誰。就是令表妹

了。遂把無心看丫頭被打的話告知。魏如虎大怒道。豈有此理。天地間那裡有這樣的事。婦人都凌虐起丈夫來。不要怪我說老妹丈。你太不濟。容他放肆。要是我麼。哏。（道家書云。多言護（無）益。不如默而無言。魏如虎只圖奉承財主妹丈。忘記了夫人虎威。宜乎後來受罪也。）還不曾說出下句。聽得屏門後他妻子接口道。要是你。便怎麼樣呢。他說話時手中正拿着一杯茶。聽得問了這一聲。打了一個寒噤。把杯子掉在地下。跌得粉碎。面上便失了色。答道。要要是我。我就咬着牙死死捱。（這纔算眞正好漢。）童自大暗暗含笑。上前作了個揖。那夫人也回了一福。便把眼望着魏如虎。瞪了一瞪。他低着頭。面如死灰。童自大見不是好光景。也不再坐。就辭了出來。（童自大竟能鑒貌辨色。竟不呆了。）魏如虎送着。伸着舌頭悄聲道。倒是沒有說甚麼別的話呢。造化造化。童自大笑道。我看你比我還怕。你怎麼先又說那硬話。他忙伸手把童自大的嘴摀住。道。我的活祖宗。你悄聲些。不要替我惹禍。因附在他耳朵上低聲道。怕老婆的人。難道硬話也不許

說一句麼。二人哈哈大笑。一拱而別。童自大回家。見四個標致丫頭都不見了。只剩醜婢二人。又不敢問。晚間見鐵氏惡狠狠的睡了。他在床脚頭穿着衣蹲了一夜。也不敢睡。蹲字趣。不知這夜他可曾睡着否。次日起個大早。悄悄下床。出來看見童佐弼。私問他四個丫頭的下落。方知三個配了家人。仙桃已經賣去。他恨了幾聲。就出門到縣前來尋魏如豹。見衙門口靜悄悄也沒有人。等了好一會。見魏如豹手中拿着兩個膏藥。一瘸一跛的走來。他一眼看見童自大。忙拐着上前問道。昨日失迎。老妹丈清早到這裡有甚麼貴幹。童自大道。有一件事特來尋老兄商議。魏如豹道。這門首不是說話的去處。請到裡面科房中坐了再講。遂同他進了儀門內。到科房中一條凳上。讓童自大坐下。他就挨了坐着。問道。老妹丈有甚麼事見教。童自大道。我受令表妹的氣。實在過不得了。我又不敢奈何他。想要告他一告。要雇別人寫狀子不好意思的。要借重老兄寫寫。

因把脖子伸與他看。道。傷痕現在。便是干證了。魏如豹聽了。只是嘆氣不做聲。嘆氣不答者、欲寫不敢。不寫又恐謗了財主妹丈之意。又貪或有筆資。故做難耳。童自大道。我不白勞老兄。少不得有個薄儀奉謝。可謂雖心入耳之言。魏如豹忙道。倒不是爲此。童自大、許謝儀。便撞着他的心事。便逼出下文爲說話。至於倒不是爲此一句。乃違心之言。假體面話耳。把衙門中吏胥心腸說盡。低聲道。先魏如虎、個低聲道。此處魏如豹一個低聲道。後文巨金一個低聲道。寫得一般白發人。有許多張致。魏憨不覺失笑。實不相瞞。我寒家祖墳上的風水有些古怪。大約是陰山高。陽山低。祖傳代代有些懼內。到了我愚弟兄。越發是馬尾穿豆腐。提不起。我家兄那樣個好漢。咱衙門裡算他頭一名。番子二三十人也打他不住。憑你甚麼狠強盜。見了他。俯伏在地。家嫂那樣個肌瘦人兒。到他跟前。纔打到他奶胖。老妹丈是常見的。家嫂間或一時動怒。要打他一百。打到九十九下。不但不敢爬起來。連動也不敢動。我不是說大話。我每常打到捱不得的時候。還大膽討討饒。他連饒也不敢討。啞巴似的咬着牙死捱。因他叫魏如虎。外邊人知道這事。說當年李存孝會打虎。是個肌瘦小病鬼

的樣子。恰巧家嫂也姓李。又生得小巧。人都叫他母存孝。（肌瘦的既怕。）大約老妹丈也有所聞。到了弟益發可憐。說起來連石婆婆也掉淚。那些作踐的事也說不盡。一句結總的話。也不怕老妹丈見笑。他此時若叫我死。大約也不敢再活。（不意夫人之威竟同君父。）也怨不得。一來我的賤體比老妹丈小了好些。賤內的尊軀與舍表妹相彷彿。（胖大的又怕。不知婦人的身子生得如何。丈夫纔不怕。）他要打起我來。一隻手像拎小雞似的。輕輕就撂在地下。一屁股坐在脊梁上。就如孫行者壓在五行山。還想動一動麼。憑他揀着那一塊。愛怎麼打就怎麼打。我叫做擡轎的轉彎。滿領就是了。總是我賤名的這個豹字當初起的不好。童自大道。怎麼見得。他道。我賤內姓師。獅爲百獸之尊。豹見了獅。可有個不怕的。我常想。就是豹子眞見了獅。不過是個死罷了。也未必怕到這個地位。我見了他。心驚膽碎。說不出的那個怕法。若見他個笑臉。我就比做神仙還快活。但見他有些怒容。我渾身肉都亂顫。那心

撲撲的跳到口裡來。話都說不出一句。我背地上了他個尊號。稱他爲九靈母元聖。這是西遊記上太乙天尊騎的那九頭獅子的名號。那是個獅祖。必定纔這樣利害。因笑着把那膏藥與他看。道。你說我買這東西做甚麼。童自大道。據老兄說起來。想是被嫂子打傷了那裡了。魏如豹道。那打提他做甚麼。老妹丈。你脖子上那幾條傷痕也算得個打麼。要在我賤軀上。就算天字第一號的輕刑罰了。可憐我一年三百六十日。渾身上下那一處沒些傷痕。若貼起膏藥來。不但沒這些錢買。竟把衫子褲子襪子總攤了膏就是了。何必費許多事。拿床單被攤着。一個大膏藥裹上。何等省事。說着。將襪帶解開。把褲腳擄起來。只見他兩個膝蓋紅腫有飯碗大。全是碎血眼。童自大忙問道。這是怎的來。魏如豹笑道。寃屈死人。昨日一個敝友請我吃酒。回家去遲了些。我是個官身子。每常回去或遲或早。都是家兄出來開門的。他也還沒得甚說。昨日家兄不知同老妹丈說甚麼來。家嫂着

了惱。從昨日午間在屋裡。家嫂叫他頂着淨桶跪着。不放起來。是賤內出來開門。驚動了他了。發起性來。說我定是在外邊嫖老婆。不然爲甚深更半夜回家。我把嘴都分說破了。他也不信。眞是口中淌出鮮血來。他還說是蘇木水。你有甚麼法。他拿些碎磁瓦。砸爛了墊在我膝下。足足跪到天亮。也還罷了。他又把一塊死沈的大槌衣石。叫我頂在頭上。壓得那碎磁都戳進肉裡頭去。你道刻毒不刻毒。到了今早還不放起來。虧我爲(苦)哀求。（眞虧他。）再三告說。今日衙門裡有要緊公事。恐怕誤了。纔饒了起來。我出來時張了張。家兄還像空陽文。頂着個花盆在那裡跪着呢。我到了外邊。一步也挪不動。看了看。全是血眼子。都是那碎磁戳的。兩腿幾乎要折。沒奈何。只得慢慢的捱到外科藥鋪裡。買了兩個膏藥來貼。爲甚麼今日來得遲些。你不見我方纔走路一瘸一點的麼。（也有便宜處。未曾考滿。已先做了典史。）我若替你寫了這狀子不打緊。後來設或舍表妹知道

了。會着我賤內一說。我還想活麼。（畏妻如虎之妹夫。又尋着這兩個懼婦如虎豹的大舅。請得何事。）那就是眞正的死無葬地了。就是老妹丈也有些不妙。這事不是兒戲的。性命相關。不可輕舉妄動罷。我勸老妹丈忍忍罷。童自大聽他說了這些話。也不知是眞是假。見他有些作難。袖中取出個草紙包兒來。送上道。這算不得甚麼。老兄買一鍾茶吃。果然替我出了氣。我後來還有重謝。（此即先所說許他個厚禮也。）魏如豹一見了包兒。便一臉的笑。道。我倒想了個主意。不知可做得來。（見了包兒。就一臉的笑。便有了主意。活畫一衙門中人。妙極。）假推道。一個至親家。如何好受禮的。童自大道。老兄既有主意。你要不收這薄意。我也不敢奉求了。塞在他手中。他也就接過去。道。老妹丈既如此說。我且權收下。便裝入鈔袋中。然後說道。據我想。這件事也不必定要告。況本官病了。這幾日不曾出堂。不見衙門口靜悄悄的麼。就有狀子也告不進去。內邊管轉桶的管家巨大爺巨金。（尋那懼制的管家。中甚用。）同我最相厚。等我請他來同他商議。煩他稟聲老爺。出根

簽。差兩個人到你府上。只說官府查訪得他欺凌丈夫。要拿來處治。唬嚇唬嚇他。舍表妹一個婦道家。到底膽小。他聽得自然害怕。若後來改過。也就罷了。況且你我都站在不敗之地。沒有甚麼干係。不怕他們知道。一興詞動訟。那就有指實了。你說可行得麼。作商量語者。此原非妙策。若不出一主意。何以銷繳那個包兒。童自大見說官府不上堂。也沒奈何。只得說道。聽憑老兄尊意罷。魏如豹煩了個門子到穿堂後去請巨金。等了一會。見他來了。童自大看他好一條大漢。方面大耳。一部落腮鬍鬚。偏是此等好相貌好身材的人。更怕得利害。不知何故。左手捏着一塊藍紬手帕。將左眼搗着。二人起身。讓他坐下。他問魏如豹道。這位是誰。魏如豹道。這位是舍親童百萬。巨金忙施禮道。得罪得罪。聞大名久了。余聞（閱）至此。掩卷長嘆曰。甚矣。銀錢之令人起敬也如此。人生世上。勢爲富厚。蓋可以忽乎哉。魏如豹道。數日不會。不知大爺患目。失候得很。巨金哈哈大笑道。我那裡是害眼。魏如豹道。不是害眼。是怎麼的來。巨金笑着說道。魏師傅你不是外人。童大爺既是令親。世上有錢人。勿論老

少。無不尊稱之曰太爺者。可嘆。也都是自己。實不相瞞。前日敝恩上同主母偶然角口。敝主母就拿我賤荊出氣。罵了一頓。我正在家裡吃酒。桌子上放着一把大壺。賤荊回來。摔碗摜碟的。我又不曾敢說多話。只說你在上邊受了奶奶的氣。怎到家裡來使性子。魏師傅。叫一聲又說。妙。如聞其聲。你就說我這句話也沒有衝撞了他。我不曾防備。被他拎起酒壺來。夾臉就是一下。虧我躲得快。打在眉毛頭上。幸得是我這樣個漢子。也還掙住了。真好漢。要是軟弱些的。不死也有個小發昏。一來是祖宗保佑。二來虧我靈泛。果然虧他。不然眼睛珠子也打出來了。他一把揪住我耳朵。還要擣鬍子。幸喜我的力氣大。死命掙脫了。往桌子底下一鑽。纔得跑掉了。偏是此輩人。專會說體面話。要是擣掉半邊。今日還不得出來會你呢。因把汗巾拿下。道。你看看。魏如豹同童自大一看。眉稜骨烏青。眼睛腫得像桃子一般。只有一縫。魏如豹道。這一下利害呢。巨金道。先還腫得大。連眼都睜不開。這兩日好了

許多了。便問道。你尋我說甚麼。魏如豹遂將童自大的事對他說了。他儘着遙(搖)頭咨嗟。魏如豹道。舍親不敢白勞。少不得還要奉酬。巨金道。魏師傅。不是這個話。我們是好朋友。我若可效力。童太爺難道還不値.個相與麼。內中有個緣故你不知道。因低聲道。描寫入神。前日敝恩上偶然同主母說頑話。敝恩上說。大凡做官的人。誰沒有幾個小老婆。你今將五十歲的人了。也該讓我娶個小。樂一樂。還哈哈的正笑着。不想被主母跑上去。把臉同脖子抓得稀爛。一條條的血口子。好不難看。怪是也怪不得敝主母。原是敝恩上的不是。這樣的話可是亂說得的。還虧主母很心疼的.位小相公。有八九歲了。每常老爺帶他出來頑。你也見過。是他哭喊着抱着老爺。奶奶纔饒了。不然還利害。因上不得堂。故推病這幾日呢。大約官府推病不出堂。多半爲此。我賤荊受氣。我造化低。都同在這一日了。如今敝恩上在主母面前千小心萬陪罪的時候。我若去一稟。家主

母一知道。要怪我替男人告妻子狠惡。這還了得。敝恩主正在奉承的時候。不要說用刑。只吩咐我賤荊處治。那就即死無挪。（閫法重於官刑。令人那得不怕。）是這個緣故。所以不敢奉命。向童自大道。尊夫人還算賢慧呢。一個少年的標致丫頭。見了遠遠的躲開。還怕惹是非。那是大膽望着得的。這是自己失於檢點。如何怪得人。不曾打斷脖梁骨就算萬幸了。要是敝恩主同我犯了這樣的法。哏。恐怕連性命都難保。我奉勸是好話。（真是好話。）請息息怒。此後凡事小心些。樣樣自己留神。就不妨了。（的是良言。保身妙訣。）因立起道。不能奉陪。賤荊上去了。一早起。恐要回來吃飯。我照看去。拱拱手去了。童自大只是嘆氣。魏如豹道。我爲老妹丈。不過如此盡心罷了。（這一句話。把那包兒消結了去。）說不進去。却沒奈何。老巨說的也是好話。老妹丈得忍就忍。我有幾句護身符的藥言奉傳。你但記熟了。便可保無後患。

他要打區區。區區先睡倒。他若罵區區。區區只贊好。他又省

力氣。我又省煩惱。這個波羅密。的是個中寶。但能知道此。保身直到老。

老妹丈千萬記着。請回罷。衙門中無事。弟也要返舍了。倘回去得遲。又生禍患。童自大見他如此說。只得別了出來。因大清早來尋他。此時又渴又餓。到一個茶館中去吃一壺茶。歕飽軟飽。正坐在吃茶時。聽得隔座幾個人在那裡說笑。一個道。江寧縣喜老爺。做官也風厲。人品也生得好。五短三粗的一條漢子。一嘴連鬓鬍。頗有三分殺氣。他是福建人。酷好男風。他衙門裡有個門子。姓董名混。叫做小董賢。生得細皮嫩肉。比女人還嬌媚些。喜老爺愛上了他。在奶奶面前說衙門中事繁。日間辦不完。夜裡還要料理。一個月倒有二十日在書房中同小童(董)兒睡。後來不知怎麼被奶奶知道了。那日有三更天。忽然開了宅門。奶奶帶着丫頭僕婦們。點着幾個燈籠。直奔書房。打開門進去。喜老爺正同

小(董)兒睡着呢。奶奶上前把被一掀。兩個都是精光。誰知奶奶手裡拿着一把大環錐。把那小董兒嫩屁股上戳了十來下。那小廝疼得滾到地下。還戳了兩錐子。他鑽到床底下去纔罷了。老爺之肉錐猶可。奶奶之鐵錐太利害些。奶奶把喜老爺的頭抱住。儘着薅鬍子。薅掉了半邊。余有一友看至此。笑曰。此與鬍子何步。可不以環錐錐其陽具。方爲切當。余曰。不然。因此陽具被小童(董)占去。方錐其股。焉捨得復錐之。薅鬍子者。意其嘴於必與之相親。故遷怒於鬚。此謂不得已而思其次。就揪着半邊鬍子。像牽羊的一般拉着。陳嫗變羊。尚不至此狼狽。衣服也沒有穿。披着床被。拉上去了。古人說。好事不出門。惡事傳千里。這是他衙門裡事。不知怎麼就傳出來。第二日就有人寫出謠言歌兒。貼在兩府裡照壁上。我還記得是四句。道是。

夫人半夜鬧書齋。　嫩股遭錐實可哀。
滿都(部)虬髯將去半。　縣公風厲在何哉。

不想被府尹大老爺知道了。說他爲民父母。怎縱容內眷半夜鬧到外邊來。加他不禁兩個字。取了職名。封門聽參。喜老爺着了急。他同大老

爺管事的堂官雪太爺名叫雪機。素常交好。他托人去問雪太爺。說本地鄉紳中誰同大老爺契厚。好去求了來說請(情)雪太爺說。大老爺性情倔強。是個鐵面無私的人。從來不聽情面。如今只有一條路。舅老爺新近纔到。叫他尋着舅老爺的門路。向太太求求情。太太若對大老爺一說。一天大事都完了。喜老爺就煩雪太爺送了舅老爺一分重禮。舅老爺向太太說了。太太也不知向大老爺怎樣說。就不得知道。這一句頓挫得好。若詳詳細細的講。他衙中內裡的事。外人如何得知備細。那日大老爺坐在穿堂上儘着出神。搖着頭沈吟。畫出個有心事人的樣子。恰好本房吏上去呈稿。大老爺看了。說道。這件事我正在這裡爲難。今日太太再三說叫我饒了喜知縣罷。本府想。既取了他的職名要參。怎麼好忽然歇了。若不聽太太的話參了上去。太太若知道。笑道。本府又是喜知縣之後車了。你的主意怎麼說。那本房道。大老爺取喜知縣職名。闔屬皆知。忽然中止。儻有情弊。恐科道兩衙門知道不便。大

老爺道。我在躊躇。正是爲此呢。本房道。如今只好當着太太說饒了他。瞞着暗暗參了上去。等旨意下來。太太也便沒法了。大老爺連連點頭道。你這主意有理。正贊着。忽見大老爺頭上。像個黑老鴉一般。一翅飛得老遠。落在地下。衆人忙看。原來是大老爺戴的紗帽。再回頭看大老爺時。不知太太如何知道了。（雪機者。洩機也。前既洩機與喜知縣。此洩機與主母。不待言矣。）拿着個棒槌走出來。在大老爺惱後一下把紗帽打得飛去。大老爺震昏了。就伏在公案上。那本房見勢頭不好。一擡頭。見太太的棒槌已對惱門劈下來。他叫了一聲不好。忙把頭一歪。連耳朵帶肩胛早捱了一下。得了命就往外跑。太太拎着棒槌便往大堂上攆。衆管家爺們跪了一地。攔住稟道。求太太給老爺留體面。外邊多少書辦衙役看着。太太如何出得去。太太還不依。虧得走出一二十個管家娘子們來苦哀求。纔進去了。管家爺們也把大老爺扶了進去。頃刻。雪太爺出來吩咐。喜知縣免參。照舊開門

理事。大老爺的名字叫做都三畏。說是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。如今人叫他都四畏。說兼畏夫人了。又還有人稱他都元帥的。喜老爺雖造化。保住了功名。近來奶奶做了禁子。他成了犯人。但是出堂。奶奶在暖閣後監押着。退堂便一齊上去。他原是一嘴鬍子。因去了半邊。不像模樣。索性剃掉了。他成了光下頦。好不難看。乍見竟認他不得。這些時走路把腰彎着。我先以爲或是奶奶打傷了腰。我有一個朋友在他衙門裡當差。前日向我說。如今喜老爺但出門。奶奶拿他個喜圖南的名字圖書。（余先謂此知縣何故姓喜。今見其名。方知所謂。）印在龜頭上。回來要驗看。若是擦掉了便了不得。所以如今走路彎着腰。說了。衆人大笑。童自大聽了這一段話。心中暗想道。可見如今世上也沒一個不怕老婆的。做官的人都怕到這個地位。又何況於我。我今後只是一味小心。凡事順着他。再沒有無緣無故只管打罵的道理。他拿定了這主意。他的一壺茶早已吃完。又要了

兩壺水也呷了。灌了個滿肚。與了四文茶錢回家。不題。再說魏如豹送童自大去後。心中喜道。這個畜鬼從來連水也沒有擾過他一杯。今日却也得了他個包兒。方纔我若嫩些。再要推辭。他管情就收了回去。昨晚我那娘着了惱。今日做個大大的東請他一請。陪個不是。大約就好了。況且衙中也無事。早些回去罷。出了衙門。到一個錢桌子上。腰中取出那包兒。打開一看。顯顯約有二錢重。却紅不紅黃不黃的顏色。那鏨口上還上了些銅青。遞與櫃上一看。那人笑道。我店鋪中只換銀子不換金子。你拿到首飾籠子上去換。魏如豹道。難道一些銀氣也沒有。你夾開來看看。那人夾開又看了一看。足足四成。道。要換便換。不換請別處去照顧。魏如豹暗罵了幾聲吝鬼。這樣銀子也拿來送人。沒奈何。道。換了罷。那人一稱。只得一錢八分。（本是二錢。因是財主家戥子。斷了二分。窮人的戥子或不至此。）換了幾十文錢。算算買別的不夠。買了三斤牛肉。用了二十四文。打了二斤燒酒。也是

二十四文。拾了回來。剛到家門口。他妻子師氏正在門內看看街上兩條大獅子狗鏈在一處。師氏有(看)獅狗鏈癖。也可謂方(物)以類聚。正看得有趣。一見了他來。怒問道。打斷興頭宜乎該怒。你替誰買的酒肉。魏如豹正低着頭走。猛聽得這一聲。嚇了一擶。幾乎把酒瓶掉在地下。定了一定神。陪着笑。掙了一會。掙出幾句來道。我見娘這幾日熬淡得慌。心裡急得了不得。今日造化。弄得了幾分銀子。買ニ斤肉打斤酒來孝敬你。那婦人嚇了一口唾。登時一個惡鬼臉變做笑嘻嘻的龐兒。道。好好。我正想些牛肉頓(燉)絲瓜吃呢。纔過去一個菜擔子。你叫了來。問可有絲瓜。魏如豹忙吆喝那賣菜的回來。那賣菜的來到門首歇下。道。買甚麼。魏如豹道。要絲瓜。那人道。我賣的是肥韭菜。沒有絲瓜的。魏如豹道。我不要韭菜。那人挑上擔子。口中嘓噥道。韭菜是興陽的倒不吃。絲瓜那東西是眠陽的倒要。那婦人聽見這話。忙問道。你怎這樣死相。此婦眞活泛。既沒有絲瓜。韭菜炒肉還不好麼。

快多買些。（多買些。趣甚。既圖興陽。何不連獾子留下。）魏如豹又叫回來。買了幾斤進來。見哥哥還跪着呢。李氏見小叔買了肉韭菜同酒來。滿心歡喜。向魏如虎道。饒你去罷。快幫二叔切肉擇菜去。（也不是兄弟。竟是救命王菩薩。）魏如虎將淨桶輕輕放下。腰彎背折掙着去相幫。到廚下炒了。盛了一大盤一小盤。大盤中肉多韭少。送與嫂嫂同妻子享用。魏如虎幫着盛飯篩酒。伺候他妯娌二人吃了。然後將那小盤子掇過來。他兄弟二人吃。這盤中肉少韭多。那魏如虎只翻着肉吃。魏如豹單吃韭菜。他妯娌二人看着。那李氏問嬸子道。二叔怎麼不吃肉。單揀韭菜吃。是甚緣故。師氏低聲道。纔賣韭的說韭菜興陽。故此他儘着吃呢。李氏聽說。釘釘的望着魏如虎。還在那裡尋肉吃。心裡急得忍不住了。罵道。你害了饞癆了。你把韭菜也吃些是呢。那魏如虎正在找肉吃。嚇得把手中箸子掉在桌上。回頭望了望。不知是甚緣故。忙拾起箸將韭菜一連吃上幾大口。李氏笑着道。看這纔是理。他

娌妯二人彼此心照。笑了一場。閒話休題。且言正傳。再說這仙桃自賣與錢貴之後。改名代目。凡來之人好歹。叫他預報。這錢貴一時在盛名之下。閱人雖多。並無一個知心中意的人。皆不過淡然相處而已。他又自負才華。不肯與白丁相對。遇着那稍通文墨。面目可對的。雖貧窮之士。還可博他一笑。若那形容醜陋。氣質粗俗的。雖縉紳公子。富老大商。他雖沒奈何。違心承奉。然那一種萬不得已的光景。未免露於辭色之間。這些大老官都是好頂花盆戴高帽的人。見他如此。往往含怒而去。他父母雖然懷恨。緣係親生之女。又自幼嬌惜慣了。故拾(捨)不得難爲他。他所以任性到底。那衆人中有種俗人笑話他。也有一種情人憐惜他。那俗人笑他呢。說他門戶中人。原是倚門獻笑圖幾個銀錢。況瞎了雙眼。還要揀甚麼兒郎。聽傻富貴的倒不陪奉。反喜那餓鬼窮酸。有何好處。那情人憐他呢。說他立志如此。也是妓女中有氣概的。有這一

段好心。將來定有一個好收圓結果。兩種話傳到他耳中。他只執定主見。毫不動移。但他父母雖然疼女。未免愛錢。那錢爲命是一生全在銀錢上做工夫的人。他當日靠着郝氏。滿心中想挣一個烏龜中大大一個財主。（大大的財主甚軒昂。加上上數字甚不堪。）不想郝氏自從遇了竹思寬。把個妙牝被他揎得其大無當。主顧一個不來上門。他也甚驚異。況且郝氏也還算不得很老。怎便爲人棄擲若此。他同郝氏雖名爲夫婦。因他以錢爲重。穿吃次之。尻爲輕的。素常也不甚與郝氏交合。一日。他疑心郝氏的此竅或有別故。故招攬不來主顧。偶然同他試試。孰意弄了進去。渺無邊岸。竟如一粟納之大倉。他方知閉門謝客者緣此。他撫着郝氏之陰。竟慟哭起來。郝氏驚問其故。他道。我仗你的這件東西做一個錢庫。滿心想做個財主。誰知弄得如此。如今門前冷落車馬稀。這財主是無望的了。叫我怎不傷心。說了。更放聲號咷大慟。郝氏由不得好笑。安慰他道。你不必

傷心了。我的雖然沒用。目今女兒已長成人。有他接了衣鉢。將來這個財主不怕不是你做。你但放心。他聽見這話。方纔住了哭。他每日在白眉神案前焚香叩禱。龜子家所供白眉神。赤面虬鬚。白眉直豎。問之。云係柳盜跖。但盜跖當爲強盜祀之。何龜奴祀之。豈嫖妓婦之心。於如強盜之惡耶。保佑女兒招財進寶。以遂初願。不想這不順親心的女兒。今又立志如此。大辜生平所望。除了他母女二人。別無掙錢之物了。這個財主只好看別人做。自己是無分的了。着了重氣。染成瘋癲。一日。走到朝天宮山後。竟跳在一個臭泥坑內淹死。錢爲命畢。這郝氏原也不以他爲夫的。不過名而已矣。買了一個火皮匣盛貯。雇土工擡出城外。燒而棄之水濱。但他。

旣無九肋能爲藥。　又乏軀形可卜筮。

此等物何足道哉。那錢貴一日在書房中閒坐。正倚枕沉思。只聽得代目到跟前說道。姑娘。我纔在門首見賣的烈女傳小本兒的。我買了一本來。錢貴欣然坐起。道。你念與我聽。看是那裡人。是怎樣的烈女。代目

念道。

烈女杜小英。係湖廣辰州府諸生杜楷之女。母姜氏。夢見一女●子。絳衣執玉。再拜而告曰。吾英臺女也。敢就母儆居。姜氏許諾。覺後有孕。及誕。即以小英字之。八歲。母舅愛其聰慧。授以閨訓。諸書一目了然。及讀木蘭詩並黃崇嘏傳。乃掩卷嘆曰。此二女不足以法也。夫以女子混跡男兒中。縱完身無玷。亦失貞靜之道矣。舅聞。大異之。及長。已字巨族。流賊張獻忠大寇湖南。將近辰郡。闔城人俱逃竄。杜楷攜舉家於潛避山中。官軍無糧。素無紀律。到處搶掠。婦女被擄者無數。小英於被一軍士搶到營中。欲犯之。小英號泣求死。誓死不從。軍士怒而懼。進上主帥。主帥好色貪淫。好主帥。主帥如此。軍士可知。一見大悦。明末之將大都此類。焉不被流賊所敗也。小英正色曰。聖天子命將軍討賊以救黎庶。今

將軍反縱士卒搶劫良家子女。與賊何異。不但將軍上負天子。下何以副衆百姓之望耶。妾以爲無知軍士貪淫劫擄。將軍定不知之。得見將軍。將軍定下令召人領回。今將軍反欲汚妾。不但威令何以督三軍。獨不畏人譏議耶。主帥於不怒。反大笑曰。自古道。生人難得。我幸獲女。且作目前之樂。死於何懼。人言何畏哉。（好將軍。見一女子便不惜命。眞可謂朝廷之干城柱石。）納於幕內。欲淫之。英詭辭泣告曰。妾身已在此。尚何能辭。曩妾因母病篤。矢志茹素三年。今已兩載十月矣。倘蒙寬假。以完●宿志。不然。惟願速死。主帥心甚憐愛。許諾。既而流賊過去。主帥挾小英回武昌。泊舟江滸。將及兩月。意欲犯之。英恐不能保全完璧。乃作絕命詞十首。自敍章首。內之油囊。貯於衣間。投江而死。其敍略曰。

洋洋洞庭。妾非不能死也。恐投之荒烟野水中。無有知者。則二親終不得我存亡矣。武昌省會之區。楚南賢士大夫多集於黃鶴白雲間。且當貢舉之年。吾郡應試。必多其人。故隱忍至此而死。希長者爲妾婦報高堂耳。

其詞曰。

厭聽軍中唱凱歌。　幾回斷腸嶺猿多。此二句無限悲鳴。

將軍不下搜羅令。罪及首惡。　遮莫紅妝馬上馱。

其二。

淚痕濕透舊羅衣。　夢到家鄉身未歸。讀之悽愴。

滿目風濤誰是侶。　低低遙祝兩靈妃。

其三。

舟師乍轉五溪津。　載得佳人泊水濱。紅顏薄命。千古同悲。

寄語雙親休涕泣。入江猶是女兒身。難得。眞烈女。

其四。

憶昔深居畫閣時。詩書曾就渭陽師。

於今飄泊干戈裡。猶夢挑燈讀楚辭。

其五。

生平十五未簪笄。自古紅顏福不齊。

河伯⑤有心憐薄命。東流逆繞洞庭西。果符其言。烈女有靈。

其六。

泣斷江聲怨亂離。永辭鸞鏡缺雙眉。

朱門空自聯秦晉。死後相逢總不知。傷心哉。

其七。

身雖如葉墜江邊。豈肯隨風逐浪圓。烈女之性。死於不變。

萬古不消天地恨。烈。　幽魂只合化啼鵑。

其八。

滾滾江濤掩暮空。　妾心寧與水俱東。

山川有恨家何在。　誰爲招魂魚腹中。自有傳芳名者。

其九。

鬚眉雖愧奇男子。　立志偏期豪傑儔。不愧女中丈夫四字。

完潔此身還碧落。　江皋一任泣鵂鶹。

其十。

骨肉於今嗟已矣。　承歡惟在夢中迎。死不忘親。非但烈而更孝。

貞魂即向家園去。　歸報高堂已不生。讀竟不墮淚者。必無仁心。

既死。逆流六十里。奇事。勿謂鬼神無靈。至荊口驛。土人撈屍得其詩。遍傳南國。讀者無不垂涕焉。

念罷。錢貴聽了。潸(潸)然流涕。(道。)爲女子者不當如是耶。我生不辰。出於煙花。身已污矣。死於無及。雖失之於始。尚可悔之於終。倘異日得遇才郎。必當潔身以待。萬不可隨波逐流。笑殺多人也。人杜[illegible]英一段者。錢貴聽此之後。從良之心已十分拿定。終日眉頭不展。毫無笑容。一日獨坐。他母親郝氏到房中坐下。問道。我兒在此做些甚事。錢貴道。春色惱人。欲眠不得。無計消遣。焚香煮茗。供清興耳。郝氏道。好有趣呀。我看你生得如此容顏。又有這些才調。先奉承幾句。好做巧說的引子。虔婆舌妙。老娘何福。得你爲女。遂滿臉堆下笑來。道。我兒。有一句話要對你說。你這樣聰明識字。決無拗我做娘的道理。錢貴聽道。母親有話。但請教訓。郝氏道。兒呀。我們門戶人家。好容易得一個才貌雙全的女兒。別人家呢。還要千方百計覓來掙錢。何況你是我親生。反不着己。當初你七八歲的時節。人見你美秀異常。都說我家將來必定興旺。後來你雖不幸壞了雙目。如今看你的容顏。在姊妹行中也不能有一。做

娘的在你身上。想圖一個小小富足。以娛老景。你想如今肯使幾個憨錢的人。定是王孫公子。濶老富翁。你如今只揀甚麼才貌。把這樣好主兒常常得罪了去。倒親近這些窮酸秀才。況從古來。但是有才貌的人。沒一個不是一貧徹骨的。就如女子中紅顏薄命是一理。古來這些有名的美人。有幾個嫁得才貌丈夫。你既有此嬌容。已是薄命了。又想接標致才郎。如何能夠。你執意如此。叫我做娘的如何過活。且你只管如此任性。恐怕後來遇着作惡的呆公子。還要弄出禍來呢。伏後。故做悽慘墮淚道。你爹爹因你執性。氣成瘋癲死了。只有我在。你再執拗。我也不能久了。以死勸之。你可替做娘的去想一想。錢貴道。娘言自是有理。但我生在娘家。今日做這等下賤的勾當。已是出於無奈。況天既生我如此才貌。我豈可反不自惜。男子中有才貌而趨下流者甚多。見此語當愧殺。雖在風塵中。也要想一個出頭的地位。豈可終落火坑。如此結局。就是今日揀擇這些才貌兒郎。也不

過是於中要選一個終身的夫婿。並非圖買笑追歡。風花雪月的行樂。那些膏粱紈袴。俗氣衝人。兒對之。每每欲嘔。大約是被錢化壞怕了。豈肯圖他幾個臭銅錢。捨身屈意去奉承他。我係娘之親生。怎就不體愛孩兒。郝氏道。我視你如心頭之氣。豈有不疼愛你的。但你既生在我這樣人家。說不得這些執拗的話。我如今並不叫你棄却才貌情郎。只留富貴蠢物。但要你彼此兼收。庶不寂寞。你說要圖一個終身之配。你是我親生之女。豈不願你得一個佳婿。但你年尚青春。還可少待。況我方纔所說。才子配佳人。千古無多。一時如何能夠遂願。不過等待機緣而已。兒呀。你可知道占花魁上勸嫁的故事麼。錢貴道。兒自幼眼盲。未曾見過。郝氏道。趁今日家中無客。烹一壺好茶來。我對你慢慢細講。叫了個鍋邊秀的丫頭來。名喚財香。煮了一壺好岕茶。代目斟上。同吃了兩杯。郝氏便開口道。我兒。當初宋朝有一個宦家女子。只因避金人之難。被人拐去臨

安。賣入煙花。更名王美。兒呀。說他生得就如你一般。姿容絕世。才藝驚人。故此都稱他做花魁娘子。他起初也不肯接客。定要從良。他娘央了個結拜的妹子勸他。道。你既落在門戶人家。可是輕易跳得出去的。你說要去從良。固是好事。若從良不着。不若不從。你不如今日順了娘的意思。那做娘的自然愛惜你。況以你之才貌。自能傾動一時。且受用幾年。積攢些私房財帛。等遇着有可意兒郎。那時再嫁未遲。你若十分執拗。那時娘惱恨起來。或凌辱幾場。或轉賣別家。既難跳出。仍要意從。豈不反低了聲價。(雖是明說王美。卻是暗指錢貴。其設意巧。)後來勸醒了他。竟自從了。(郝氏一篇說話。重此一句。)數年中聲名馳譽。掙了數千金之物。後選中了一個知心識意的秦小官。做了一對嬌滴滴的好夫妻。以完終身結果。(錢貴之肯聽從者。乃重此一句。)這是古人的事蹟。我兒。你想一想。若這樣效法做來。豈不兩妙。兒呀。只願你學他。就是我做娘的福了。再過三五年。替我掙下些錢鈔。那時憑你選一個情郎自嫁。

可不是好。你若有了好處。我也還要從良呢。（眞肉嘛。）（麻）你多大年紀。就想遇着同心合意的情郎。我在這風月場中經歷了多少年。纔遇着個知心人兒。（他這知心人。恐還是天下。也難得此種大的行貨了。）兒呀。你談何容易。錢貴沈吟了一會。見他娘說得情理皆有。便說道。母親教導。兒敢不依。但只是後來倘若還着才郎。我是定要嫁去的呢。郝氏道。乖兒。你既聽我之勸。我可有不依從你的。但從良雖是好事。只要你自己拿得穩認得眞纔妙。若一時錯誤。後悔便難。（這幾句却是良言。）不是輕易的事。錢貴道。母親但請放心。孩兒自有主見。但母親那時不可失信。那虔婆見女兒依從了他。叫了幾千聲乖兒。許了幾百個肯字。歡天喜地而去。錢貴見娘去了。自己思量了一番。頗覺有理。自此以後。遇着呆公子。蠢富翁。俗濶老。腐科甲。雖不屈己奉承。也不似當時拒絕。這正是。

明知不是伴。　無奈且相親。

他無事之時。作了春夏秋冬四闋詞兒道。

春

傍花隨柳。雕輪驄馬。紫陌踐香塵。巧囀黃鸝。翻飛粉蝶。風景醉人魂。　笙歌勸飲垂楊下。嬌鳥喚遊春。狼藉杯盤。玉山頹倒。歸去日西沉。

夏

彩鴛戲水。黃鶯織柳。庭樹盡濃陰。水閣榴丹。廻廊桐碧。風過覺微薰。　方床石枕清無暑。碧筒勸頻斟。瓜李冰涼。芰荷香滿。坐待月華生。

秋

寒蛩泣露。銀蟾吐月。萬户搗衣聲。桂蕊飄香。菊英初綻。新醸醉花陰。　金風簌簌驚黃葉。天際雁聲頻。玉燭淚流。金爐

香爐。側耳聽殘砧。

冬

玉梅纔放。瑤花亂舞。朝野慶昇平。炭熾紅爐。歌揚白雪。紅粉

侑金樽。　樓臺似玉輕寒透。痛飲已微醺。膾鯉炮羔。淺斟

低唱。莫負好青春。

右調少年遊

此調傳出去。人人皆羨他是才貌雙全的尤物。猶恐親之稍後。因此車馬闐門。絡繹不絕。他也漸漸積了些私財。以爲日後從良之計。這是後話。一日。有一個富豪公子。姓郝名辛。慕他之名。特來相訪。一見了面。心愛非常。就送了三十兩花粉之資與郝氏。過了一宿。次日就替錢貴做衣服。製頭面。成大塊的銀子付與郝氏。每日預備極豐盛的酒肴。把個郝氏喜得屁滾尿流。錢貴見他豪爽可喜。雖不十分親厚。却也不像待

那別個膏粱紈袴不得已的樣子。那祁辛．心愛上了他。毫不吝惜。時興各種的珠翠紬緞。無不買來相贈。過了數日。祁辛私向他道。我愛你不啻至寶。我素常聞得人說你一心有從良之願。你若不棄我。以我之力。爲你贖身甚易。你到我家。我當以金屋貯之。你意下何如。錢貴微微而笑。不答。又過了幾日。祁辛又道。我前日之言。乃心腹至語。你笑而不答。莫非疑我家中有正室麼。實不瞞你。我雖有妻有妾。前生未結夫婦之緣。名爲夫妻。實同陌路。（輕薄小兒語。要知錢貴聽得此語。決不肯相從矣。）你若肯嫁我。我當別置．室以處你。定以你爲正。豈肯屈做小星。古云。女爲悅己者容。我這一番情深向你。你難道竟無戀我之意麼。錢貴道。人非木石。豈不知情。承你垂愛。我深爲感激。況我既身薦枕蓆。又何妨更掃箕箒。但你係貴介公子。我乃瞽目娼家。焉敢爲君家之配。我前之所不答者。爲此故耳。承君不棄。只可做煙花友。不能爲中饋婦。君其諒之。祁辛再三苦說。錢貴執

意堅辭。這正是。

落花有意隨流水。　歸燕無心戀墮泥。

祁辛見錢貴決定不肯嫁他。也就興致索然。漸漸淡了。還留連了數日而去。有四句打油說他二人道。

莫認桃夭便好逑。　須知和應始雎鳩。

世間多少河洲鳥。　不是鴛鴦不並頭。

代目乘間問錢貴道。據我看。祁公子相貌也還可觀。家資既富厚。又是貴公子。況且性又粗豪可取。待姑娘的情意也可謂親切之甚了。既要替姑娘贖身。爲何堅執不肯。且姑娘又素有從良之志。失此機會。恐後來難遇這等有心人了。姑娘豈不憶魚玄機的兩句。道是。

易求無價寶。　難得有情郎。

姑娘尊意。令我不解。錢貴笑道。知人不易。難爲你言。祁公子人固可嘉。

但心性非能常久者。且髮妻猶可棄。況於他乎。錢貴可謂深會其所厚者薄。而其所薄者厚。未之有也數句。我一會面。即知其爲人虛花輕佻。決不能保其始終。因他情意殷殷。較那肉食之輩差強。故不得不爲之周旋。豈終身之偶耶。我既欲從良。必得兩意眞篤。方能保得能夫妻白頭相守。若只圖目前恩情富貴。將來不能善後。不但自悔無及。且恐笑破多人口嘴也。且他之愛我者非情也。乃愛我之色耳。古云。色衰而愛弛。異日將奈之何。我今日試說在這裡。你但記着。此人將來決不能有成。更不得有壽耳。我既識之。復以身歸之。愚者猶不爲。而況於我乎。代目聽了。雖不敢與辯。深以爲不然。不可無此一番辯論。不然不足見錢貴之深心巨識也。話分兩頭。且聽我說這祁辛的出處並結果的事。便知錢貴的慧心了。我且先說些板(假)道學眞迂腐的話。做個引子。再歸到祁辛身上來。看官請聽。夫妻一倫乃五倫之始。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兄弟朋友君臣。且古人云。妻者。齊也。夫妻相敬如賓。又云。上床夫妻。下床

賓客。到了床上。那就不拘怎麼相戲狎罷了。當日張敞說。夫妻房幃之私。豈止於畫眉而已哉。別的話就可以不必言而喻了。至於白晝相對。自應相敬相愛。要說竟去跪之拜之。受其打也罵也。那却也無此理。然而把他辱之棄之。拳焉脚焉。視同奴婢。亦決乎不可。況妻與妾婢大不相同。婢字乃卑女。原是卑卑不足數者。即妾之一字。亦立女二字合成。不過比婢女之一道又略高些。其爲物也。原是取樂之具。可以放去。可以贈人。可以換馬。王將軍放妾。蘇東坡換馬二事。亦不必細說。單講這贈人的。馬鐸之母已生馬鐸。乃父念李姓好友無子。贈之。後生李騏。一妾從二姓而生兩狀元。千古奇聞。生子之妾猶可贈人。可見是不足爲重的了。至於妻子。要他生兒育女。爲宗祧之計。主持中饋。爲當家之用。何可十分輕賤得他。若把他當了一個可有可無之物。與妾婢一般。如何行得。我這一段話是要人夫妻和美。琴瑟相調之意。諸公莫錯會了。

當是我勸人做那怕婆的好漢。譬如那人把他妻子十分作賤不堪。如寇仇陌路一般。離心離德。焉知那妻子心中又不懷別。念古來這些死節烈的婦人。雖是他的心如皦日。也必定是生平夫妻恩愛。情義甚篤。故願相從於地下。再沒有個兩口子素常如活寃家。朝打暮鬧。那女人肯去死節的。（說得盡情盡理。）豈但如此而已。我曾聽得一個迂腐老道學先生說。男人日裡看了他人之婦美。夜間與妻子行房。心念美人。借妻子之身以行樂。焉知那妻子不心中也想着美男子。借丈夫之身以行樂耶。此心尚不可萌。而況於棄其妻以私他人之婦。安得保其妻又不私於他男乎。我因要說祁家的事。故先說了這段熟話。（雖是熟話。却是勸人夫婦和美的勸世文。）言歸正傳。

且說祁公子撇了自己的嬌妻美妾。去淫他人之婦。送了性命。反把妻妾被人去受用。還貼賠了一分大家私做了嫁粧。豈不可笑。當是這個膏粱公子。姓祁名辛。祖籍原是山東萊州府人氏。（山東萊州府而來流寓。故後祁辛死時。別無一親戚也。）他

父親曾做湖廣黃州府知府。後因告老。路過南京。愛這地方富庶。遂流寓於此。他父母已經亡故。他年紀未及三旬。他妻子莫氏就是黃州府同知之女。他、娶過門時節。那莫同知就陞了廣西梧州府知府去了。（梧州府。妙。故後杳無音耗也。）那莫氏生得也還有幾分姿色。但月下老人當日不知怎麼把赤繩繫錯了。把兩個寃家繫成一處。莫氏性格也還溫柔。不知何故。祁辛同他像有仇恨一般。只娶進門來。好了沒有幾日就相反目。那莫氏是個新人。不好同他相鬭。只得忍受。過了滿月。也就不肯十分相讓了。也就言悖而出者。亦悖而答敬。祁辛先見他不敢回言。以爲他的夫綱嚴肅。所以妻子畏而不言。發、會狠就罷了。今日見他嘴中不遜起來。那裡依得。竟掄其拳而飛其脚。不但撾其體而且嘴其巴。如此者數次。先不過是分床而臥。後來竟連話都不交談了。一對夫妻竟同陌路。祁辛賭氣娶了兩個妾來。一個姓須。一個姓有。都還生得標致。也只過

了月餘。比待莫氏那個樣子還利害幾分。這兩個雖不敢與他相抗。不過是強笑強迎。假趨假奉而已。論起來。他夫妻大小都在少年。家中要穿有綾羅紗緞。要吃有美酒羊羔。出外堂上一呼。階下百諾。入內嬌妻艷妾。翠繞珠圍。眞是除了神仙淸幽快樂。就要算他繁華受用了。孰意這祁辛不知他是什麼奇異心腸。倒把家中之美棄了。專去外邊尋那閒花野草。他有一個窮朋友。姓何名幸。是一個少年飽學之人。生得人品淸秀。舉止端方。與祁辛曾同學念書。何幸仗着腹內文章進了學。祁辛虧了孔方之力也遊了庠。雖然各別。少不得算同案的朋友了。他二人年相彷彿。倒也來往得着實親厚。這何幸的肚中雖比祁辛通透。那祁辛的腰裡却比何幸厚實。何幸命既不如他之豪富。且年將三十。小兒尙未有母。他母親當日在生時使的一個小丫頭。叫做葵花。又一個侄婦。生得不叫做美。那一種風流騷浪的態度。是他胎中帶下來的。非所學而

能也。將二十歲了。何幸就把他收在身邊。也不說妻。也不謂妾。混焉而已。一日。祁辛到他家來尋何幸。恰好葵花在門口站着。祁辛一眼見了。魂靈兒飛去半天。（此正可謂五百年風流孽冤。）忙走到跟前。深深一揖。葵花素常在門縫之中。窗洞之內。曾見多次。雖認得是他。却未曾看得親切。今日覿面相親。見他那一種輕狂的體段。華麗的裝束。着實相愛。笑吟吟回了一拜。閃入門內。露着半個身子。說道。相公到此。有何貴幹。祁辛道。特來相尋何兄。不知在府上不在。葵花笑答道。不在家了。失迎相公。也虛讓一句道。相公請裡面坐。誰知這祁辛是調婦女的班頭。偷私情的領袖。（此有兩句罪案。宜乎不得其死。）見了葵花這個俏寃家。正無門可入。聽得讓他進去。巴不得這一聲。竟跨進門來。葵花只得閃身讓他到了內邊。滿臉的笑。重又作揖。葵花讓他坐下。自己在臥房門內站着。祁辛無可拔談。東扯西拽。說了些沒要緊的淡話。葵花毫不避嫌。也就一往一答的說了一會。祁辛

只得起身告別。葵花又送他出來。二人大有留戀光景。祁辛路上走着。心中想道。我同何兄相與幾年。竟不知他家有這樣個尤物。我看他大有繾戀之意。怎樣得個妙法。纔弄得他到手。想了一會。道。有了。須如此如此。不怕他不落在我的彀中。其計已定。歸家準備行事。且說那何幸回家。葵花對他說。祁辛來尋你說話。何幸不知是做甚事。就到祁家來。祁辛聽得。心中大喜。（喜其落在彀中也。）忙接了進來。書房中坐下。何幸道。適間失迎得罪。不知長兄賜顧。有何見教。祁辛且不答。忙叫小廝拿上果酒來。二人對飲。然後說道。弟造府並無別事。因今歲大比。弟想做一做三場的工夫。癡心想一個進步。弟孤陋寡聞。苦無良師。素知長兄滿腹珠璣。欲屈長兄到舍下做一個益友。脩脯自不敢薄。府上的薪水都是弟這裡供給。吾兄也不必往返。就在這敝齋下榻。不知尊意如何。何幸的家中甚是寒薄。正要想潛心靜讀。以應秋試。但苦日用不繼。少不得要在

外奔波。今聽他有這一番美意。可有不喜的。說道。弟才疏學淺。恐不能有砥礪之益。倘承不棄。敢不從命。但寒家無應門三尺之童。只有小妾在家。抵暮而歸。清晨造府。也還不妨了功課。祁辛道。天時暑熱。設或再遇陰雨。來往也甚是費力的。因笑道。長兄若不能捨房幃之樂。弟則不敢強。若慮老嫂獨居無伴。舍下僕婦頗多。着一老媼到府上去。不但可以相伴老嫂。並汲爨之事都可以替老嫂代勞。長兄以爲何如。何幸道。雖承長兄如此見愛。但弟何以克當。祁辛道。我輩斯文骨肉。何必更做客套。（昔人有云。此語出自其母。則爲賢母。若出自其妻。則爲妒婦。今祁辛此事若出於眞心待友。豈非君子。但出於不正。則爲眞小人矣。）明日吉辰。弟有些微不腆之儀送到尊府。就打發個婆子過去。長兄把家務料理料理。也就請過來罷。何幸再三謝了。作別回家。把前話向葵花說知。他聽得有了盤費日用。而且又有人來替他燒茶煮飯。何等不樂。雖然夜間被底孤悽。日裡却得受用。再三慫恿。次日。祁辛送了十兩束脩並柴米之類到何

家。又叫了一個能言善語的老婆子馬姓。附耳囑咐了許多話。到何家要見景生情。事成重賞。那婆子笑嘻嘻應諾。到了何家。何幸見祁辛如此用情。柴米銀子都有。也無可料理者。就到祁辛家中。謝了盛情。祁辛又設了一席。算入館的酒。二人談談講講。痛飲了一番。祁辛雖說納他來同念書。只早間一會。同在館中坐坐。飯後便說有事。不知何往。何幸也以爲他家業大。富貴人家應酬繁瑣。不好強他念得。且樂得三茶六飯的受用。潛心誦讀。且說那馬婆子在何家百般慇勤。不拿強拿。不動強動。連那葵花的淨桶也都去倒。葵花有得吃有人用。一日高閒自在。心中感激祁辛了不得。過了有四五日。祁辛到何家來。竟入到內中堂屋裡站着叫馬婆子。那婆子聽得是主人聲音。向葵花道。我家相公來了。葵花前次見過他的。也不害生。就走到房門口相見。祁辛忙作了揖。說道。我纔出門拜個客。在尊府過。因何兄不在家。恐怕尊嫂家中少長

缺短。我心裡記掛。着時進來問問。葵花道。前日承府上送了盤纏柴米。拜領感謝不盡。不差甚麼東西。不敢勞費心了。祁辛道。我同何兄多年契厚。就是同胞弟兄一樣。與尊嫂也似嫡親叔嫂一般。彼此通家。怎還說個謝字。尊嫂若少甚麼物件。只管吩咐。我無不奉命。本當請尊嫂到舍下走走。嘆了一口氣。說道。但我這個賤內是死人一般的。不會知人待客。若像尊嫂這樣和氣。早請去會會了。因吩咐馬婆子道。你小心服事何奶奶。就像伺候家中奶奶一樣。不許懶惰。要是少甚麼。就回去對我說。說罷。辭了出來。葵花與何幸雖然夜間爲妻子。日裡仍是爲婢的。今被祁辛這一番奉承。自己尊貴了許多。覺得心窩裡都是快活。又見他話中帶着憐愛。不但感激。竟動了一點相愛之情。那馬婆子見主人又吩咐了幾句。更加勤謹。葵花一日偶然同他閒話。問道。你家相公說你奶奶是個死人。是甚麼緣故。馬婆子道。這總是各人的緣法。我家奶

奶也不叫生得醜。頗有幾分姿色。〈個〉夫妻兩個不知是甚緣故。總不同床。還有兩個姨娘生得也好。也不中他的意。三日吵兩日鬧的。前日在家裡同奶奶拌嘴。相公說道。我前世不曾修。今生娶了你這樣個老婆。像何家那嫂子。見人又和氣。說話又能幹。我要娶了這樣個婦人。眞正頭頂着他過日子。（上頭頂乎。下頭頂乎。此話難解。）我的命薄。可惜就沒有這個緣分。我前日來時。再三吩咐。叫我小心服事奶奶。說你這樣個嬌嫩人兒。如何做得粗重生活。又罵那兩個姨娘道。你們這樣東西。插金戴銀。穿紬着緞的受用。我看何家嫂子那樣人物。布裙荊釵。家中無樣不是自己去做。眞是老天沒眼。我想起來。好不叫人心疼。大約他心裡記掛你。故此昨日又來了看看。（此婦可謂和口。先以情義動之。次以富貴感之。繼以憐愛感之。婦人水性。焉有不動之者。雖是受主人之托。然懷此心。顧後之死。亦焉不任。）實實是我相公沒緣。若是有緣。娶了奶奶你這樣個心上人兒。還不知怎樣恩愛呢。葵花聽了。呆了半晌。說道。那是他沒緣。是我沒修了這樣的福來。

婆子道。說起來也奇。我家相公因同奶奶姨娘不睦。成年在外做這些偷情的勾當。也相與了好些婦人。從沒聽見他誇獎一個有得意的。前只見了奶奶一面。上口不念下口念。刻刻在心。像是有些緣法罷。（此婆之口可畏。）（見葵花呆了半晌。知其已爲所感。乘空便入。又將此語誘之。眞善說。）葵花道。今生不中用了。修得好。來世同他結個緣罷了。（此話已明明心見矣。）那婆子見他這話來得有些因頭。便嘻着臉說道。奶奶。我說個戲話。你不要見怪。我看他這個愛你的心腸眞是沒有的。何不兩下暗暗成了姻緣。要甚麼穿的戴的他不送你。（更進一步。）葵花笑笑。也不作聲。（此一笑。已是千肯萬肯矣。）婆子見有幾分光景。又逼一句道。（惡甚。）奶奶。少年夫婦誰不做此風流事兒。從沒聽見貞節牌樓蓋在那有丈夫不偷情的婦人門口。（奇談。可駭。）葵花初見祁辛時。心中也就有些愛他。今聽見婆子說他這些相愛的話。更動了知己之感。嘆了一口氣。那馬婆子見他也有些活動了。便道。奶奶。你請自己坐坐。我回家去取點東西來。葵花道。你取甚麼

東西。馬婆子道。這兩日天氣熱。身上有些汗酸臭。我取兩件衣裳來換換。設或我來遲些。奶奶只管把門掩着。你但請安歇。我是必定來的。詭譎可畏。不如此說定。恐關了門。晚間同祁辛來時。葵花出來開門。或看見也。說着。就去了。到家把前話向祁辛說知。便道。等夜晚些。我同相公去。悄悄進他房中。竟硬做起來。大約他也情願。祁辛大喜。到了天黑。同馬婆子一路到了何家門口。婆子推了推。門是掩着的。推開。同祁辛進去。關好。房中也不曾點燈。葵花已睡下了。婆子道。奶奶。你睡着了麼。連燈也不點。葵花道。等你到晚。不見你回來。自己一個人心裡怕怕的。我就上床睡了。我還怕你不回來了呢。婆子道。我可有不來的。因相公問奶奶這裡家長裡短的話。說了半日。故此來遲了。葵花道。問你些甚麼。婆子道。話長呢。蚊子咬得慌。奶奶你不嫌棄。我到床上細細的說給你聽。葵花聽說祁辛問他。不知說些甚麼。正要問問詳細。便道。也罷。你進帳子來罷。那祁辛忙脫光了爬上床。同他一頭臥下。

就伸手去摸。因天熱。葵花也是上下沒一根絲。祁辛不由分說。上了他身子。緊緊摟住。葵花只當婆子合他戲耍。遂笑道。媽媽。你癡了麼。話還未了。已被他直抵紅門。忙問道。你是誰。婆子在帳外道。是我家相公。因怕奶奶府上沒人。特來與奶奶做伴的。那葵花將錯就錯。便不做聲。被他着實高興了一度。二人千般旖旎。萬種溫存。重整旗鎗。又大戰了一場。葵花每常何幸間或同他如此。不過是古板正傳抽弄一會。適興而已。並無奇異的做造。這祁辛是此道中的慣家。弄得葵花意亂心迷。身搖股湊。不能自主。事畢。摟抱而臥。講說的無非是相思相慕。相憐相愛的話。兩人睡至天明。猶戀戀不捨。看看紅日三竿。只得要起來。還摟抱着親熱了一會。方纔別去。此後別沒三日不(必)來。那何幸是個書呆。一心要想成名。在他家苦讀。況家中柴米盤費都有。無內顧之憂。且葵花何幸原也不把他取重的。因家中又有那馬婆子。他也不便在家中

過夜。只十日半月間或日裡回家看看。問問家常。就去館中高坐。祁辛也同葵花走動多次。夏盡秋來。被一個前生寃孽看見了。你道是甚麼人。這個人姓暴名利。是個凶頑惡棍。見財貪財。見色就愛色的人。就與何幸緊鄰。你道他生得怎個模樣。

一臉橫肉。滿面疙瘩。色似羊肝。腮如豬肚。唇上倒豎幾莖黃鬚。鬢邊蓬鬆數根紫髮。純乎戲臺上扮出魍魎。宛然廟門首塑的惡鬼。

他每常見於葵花獨自在門口閒站。他知何幸軟弱可欺。就想去勾引他。嘻皮笑臉。做出那風流調情的樣子。他若生得略似人形。或者葵花也還肯苟就。這樣三分似人七分像鬼。醜騾乍見了還要體戰心悸。婦人中可還有愛他的。常被葵花大罵也多次了。葵花告訴何幸。何幸道。那種人同他一般見識做甚麼。你只不到門口去便沒是非。此語妙極。婦人在街上步行。

男子目不轉睛看之。此婦怒曰。各人走路。你看我怎麼。那男子笑道。你若不看我。怎麼就知道我看你。葵花若自己不出來。暴乱焉得而調戲之。也就撂過一邊。這些時。暴利見何幸總不來家。那祁辛暮來朝往。他醋氣大發。怒道。這淫婦。我想相與相與他。他就做張做致。假撇清不肯。假撇清二字。葵花不能辭。也還情有可恕。你罵了我不知多少。就該貞節到底。這責備得甚是。今日在我眼皮子底下偷有錢的漢子。明明的罵我。我叫你試試我的手段看。這一轉念。是便惡極心腸矣。今晚這厮若來。我悄悄過去綁上了他。不但囮他一大塊銀子使。且借此囮這淫婦。弄他一個痛快。弄過之後。將來就不怕他不是我的一個外宅了。初心不過如此。原非有仇欲殺。後之殺者。激之使也。敘事有先後輕重。妙極。又想道。恐他們不怕。我帶了刀去唬嚇唬嚇。也不敢不受我的挾制。拿過切菜刀。在石上磨了磨。磨去了鏽。亮錚錚的。天色將晚。看見祁辛進他家去了。約將二鼓。他腰間插了刀。此日正是七月十五。七月十五者何。則點明前夏去秋來句。俗謂中元放鬼。今日七月十五。故有此惡鬼來行凶也。妙甚。月明如晝。他越牆而過。見房門關着。推了推。如鐵桶相似。就去撥門。用得力猛撥下一扇。那一扇向

地下一倒。劃剌丶聲大響。把葵花祁辛丶齊驚醒。原來他二人掛着帳子。點着燈。照着大幹。搏弄了半夜。都乏倦了。方纔合眼。被這一驚。一睜眼。見丶個人站在地下。葵花慌忙坐起。連聲大叫有賊。暴利又是那氣。又是那急。拔出刀來。上前儘力一下。葵花臉上正着。尚未砍死。倒在床上。兩足亂蹬。那祁辛驚得要死。下床不及。也叫道。殺人了。說猶未了。也被一刀砍着。就跌倒了。便不做聲。有四句說他們道。

忿激凶怒動殺心。　奸人被害却緣淫。
持身正直邪淫斷。　暮夜應無禍難侵。

那老婆子一板之隔。聽他二人響動了多時。方纔寂靜。丶時老興勃發起來。摸了一個搗蒜石杵。睡在榻上。扯開褲子。（不脫褲者。以便少刻提着好跑。此等沒要緊處。亦必細心寫出。）正然一出丶進的搗。纔有些趣味。先聽得響了丶聲。正在吃驚。又聽得葵花叫有賊。後聽得乇人叫殺人。撂了石杵。連忙爬起。一手提着褲腰要

往外跑。（嚇慌。拽不及也。）暴利撵了出來。馬婆子跪到天井中。回頭一看。月下認得是他。說道。是你麼。暴利道。也饒你不得。剛舉起刀來。那婆子腿嚇軟了。一交撲倒。暴利夾脖子也是兩下。見那婆子不動。以為死了。復進房來。見兩個屍首都精光着。他拿燈照了照葵花的下體。笑道。你這淫婦。活着不肯給我弄。我且弄個死屄。着將葵花的身子放正。他還淫媾了一番。方踰牆而回。（余見書中赤眉賊淫呂后屍一事。死屍也。尚何有此高興。不知此輩是何肺腸。）暴利行凶時。他那切菜刀先砍了二人。已鈍缺了。及至砍那婆子時。他也心忙。雖然砍了兩刀。又在脖子上。只疼昏了過去。尚未曾傷命。到天色將明。甦醒過來。掙着爬起。拽上褲子。（一絲不漏。）進房看時。兩個都赤條條的。主人頭顱兩半。葵花額鼻平分。俱殺在床上。血濺滿處。他只得掙着開門出來。悄悄報與鄰舍。衆人約了地方總甲。一齊到暴利家來。他正還睡覺（好放心。好受用。）打進門去。血刀血衣俱在。還有何說。將他綁縛了送往縣衙。那馬婆子先倒還掙了起

來。此時反又昏迷了過去。此一部書。總不越情理兩個字。即寫此等沒要緊處。亦情理所必然。所以爲妙。只得拿塊門板將他擡着同到衙門。知縣聽見是殺人公事。連忙陞堂。地方街鄰上去稟了。知縣先問暴利這事如何起來。暴利將他二人通奸的話說了。道。小的係緊鄰。因何相公不在家。小的替他殺奸。奸那是替殺得的。寫無知之徒語意。妙。知縣笑道。奸固可殺。但你非殺奸之人。你圖囮奸是眞。後至於殺死二命。則非爾之本意。可是麼。這知縣可謂片言折獄。暴利被他一句話說着了心腹。無言可對。知縣喝道。你還不實招麼。取夾棍上來。暴利知道是不能免罪了。徒受刑也辯不出。把從前引誘不從。以至後來他二人通奸。本意囮詐。不想他二人叫喊。只得殺害。從實招了。知縣命畫了供。打了二十板收監。知縣又問馬婆子奸自何時起。何以得成奸。他親夫知情不知。問得細。婆子將主人如何誘何幸到家讀書。如何叫他引誘葵花。如何成奸。他丈夫並不知情。也細說了。婆子不殺死者。留爲此處用耳。不然這些詳細。他人如何得知。看者勿爲作者所瞞。認眞是切菜刀鈍。不曾殺死。未免爲作者暗笑也。知縣嘆道。誘

人夫而遙（淫）其婦。有玷費門。一死何惜。吩咐典史。帶忤作相驗兩屍傷痕。以便呈報。本夫不知情。不究。兩屍各家領埋。馬婆子雖奉主人之命。不該引誘良家婦女。以致殺傷二命。本當重處。姑念身受重傷。免究。着本家人領去扶養。馬婆子祁家人領了回去。次日即故。（話已說了。用不着他了。）也報了知縣。定暴利的罪。引殺一家非死（罪）三人。律剮。他三人雖非一家。但暴利欲囮奸而致殺三命。罪應加等。剮不爲過。申了上臺。達部。准了下來。暴利一剮。不用多說。何幸回家。雖恨葵花淫賤。念他數載勤勞。要存厚道。買了一口棺材裝了。雇人擡去埋葬。莫氏將祁辛的屍首擡回。製棺入殮。延僧道念經。那些熱鬧生人眼目的事。少不得都要做。買墳地。做紙扎。開喪出殯。十分體面。莫須有二氏寡居了一年。他夫妻俱係外省人。並無一個親戚。又年少無出。夫妻做了幾年寃家。還守甚麼。思量要贅一個丈夫做個倒踼門。恐一時不得其人。又似前夫薄倖。

那怎麼處。因想起何幸來。家人素常都誇他老實。婦女們又說他相貌清秀。莫氏就動了一點相愛的心腸。（夫愛彼之妻。其妻即愛彼妻之夫。毫厘不爽。）又是丈夫故交。情願嫁他。倒煩人去替他講這親事。何幸先還不肯。說。古人道。朋友妻。不可欺。朋友妾。不可褻。他雖不仁。我同他相與一場。今日如何好娶他的妻子。衆朋友知道。勸他道。你不要太迂了。你要去謀占他的妻子則不可。今日他情願明公正氣的嫁你。何不可之有。他欺你。偷淫你家的人。你今日做個鳩奪鵲巢。也不爲罪。衆人慫恿他。竟成了秦晉之好。何幸一介寒儒。今日忽來享妻福。華其衣而美其食。呼其奴而使其婢。且又是極美的妻子。雖然不到勢怕的地位。也着實相敬相愛。莫氏同祁辛仇敵一般。今見他如此溫存。也十分相得。何幸當日同葵花半妻半婢。原沒有伉儷之樂的。今遇莫氏這等恩愛。一人方知世上夫妻有如此之恩情。莫氏身已有主。要須氏有氏改適。他一人見何幸待大奶奶如

此情厚。大約決不忍薄了。如夫人。況且嫁去。又不知良人心性如何。也情願嫁與何幸。莫氏同他二人相伴久了。也捨不得相別。見他們不願去。心中也甚喜。勸何幸也並納了。祁辛倫淫何幸之婢。以爲是得便宜。孰不知妻妾皆明歸於何幸。便宜安在。何幸固然何幸而得此。祁辛亦可謂之奇心也哉。何幸後來走了幾科。再不得中。終身一儒。大約也是娶朋友妻妾。享朋友家產之故。又是喝棒。雖非他圖謀之過。未免隱微中傷了些德行。此書於報應二字。毫末不肯放鬆。令人不寒而慄。尚可謂之淫書耶。雖不曾中。却也享福終身。一妻二妾。皆生有子女。後來竟成了一個巨室。這又他做人端方好報應。可笑那祁辛。撇了美妻艷妾。反去戀那葵花。以致喪身絕命。不知是何心腸。正是。

祁辛眞是奇心。何幸誠然何幸。

這一段事。費了許多唇舌紙筆。說了這一會。雖與正傳無干。一來也是一番大報應。二來可見錢貴之慧心卓識。一瞽目女子。初相會便知人之終始。龜鑑若此。把世上有眼男兒。一齊抹殺。因此數語。所以纔有此一部大書也。後來錢貴

得知郤辛的這一番事。想起他的舊情。慘嘆了幾聲。因向代目道。我向日之言何如。代目道。姑娘眞好慧心。我輩淺人。如何得知。暗暗心服。且說那鐵化之妻火氏。自從得了狗舌之樂。總不許鐵花(化)沾身。那鐵化也躲在外邊。成半年也不敢見他的面。他有個心腹丫頭。叫做巧兒。聰明伶俐。善能體貼火氏的心腹。所以火氏愛他如親生女兒一般。時常帶他一床同臥。以消寂寞。他看見主母喜。也就做個喜顏相對。主母憂。他也是滿面愁容。見主母時刻氣恨。知是爲主公●之故。他無話也謅出些話來。時常說說笑笑。解主母的愁顏。因而火氏更加疼愛。偶然叫他打聽鐵化在外面做些甚事。他打聽明白了。一五一十。全全奉告。說主公在外如何貪嫖。今日張。明日李。並不歸家。要不嫖。就在賭場中取樂。火氏聽了。切齒怨恨道。結髮夫妻身上萬分躲懶。一毫情意也沒有。撇了不理。倒去貪嫖。獨不思結髮夫妻身上一點情意也沒有。倒同狗取樂。你可以同狗樂得。他也可以嫖得。他既然可以嫖得。

我也可以嫖得。（好嫖者留心乃致。）當初礙着小姑戳眼。如今只我一人在此。就嫖嫖也無人知道。心中雖如此想。却無可嫖之人。心中想上火來。便到樓上去。且拿狗舌解釋。（無可嫖之人。且嫖狗。）一日。在房中正然胡思亂想。忽聽得西屋裡幾個僕婦在那裡說笑。他走到堂屋中來聽。只聽得說長說大。嘻嘻哈哈的笑成一堆。說不明白。也聽得不眞。他走將進去。衆人見了他。都迸(繃)着笑臉。便不做聲。火氏問道。你們在這裡說甚麼。這麼好笑。衆婦道。大家講閒話。沒有說甚麼。火氏道。我聽見你們說說笑笑的。有話說罷了。怕甚麼。內中一個僕婦指着一個說道。他剛纔見了個稀奇的東西。嚇掉了魂。在這裡告訴我們。所以大家在這裡笑。那一個笑着瞅了他一眼。道。你們難道就沒有說句把兒村話。單是我說來。火氏動疑。道。你見了甚麼。怎樣好笑。快快說來。那個僕婦見追問得緊。只得笑說道。我纔纔到毛廝上去倒淨桶。不防每常在我們家的那個竹相公在

那裡溺尿。撞了一個滿懷。他的那個東西軟叮噹的。還有八九寸長。鍾子口粗。就像驢屌子一樣的。要是個硬起來。還不知有多大。纔在這裡同他們說笑。人身上怎生這樣個磅東西。虧他的老婆怎麼捱來。量・量。差不多頂過了心口。我想女人遇了他。不搗斷腸子弄死了。此一語爲火氏將來結果之讖。也要穿裂了陰門。此句爲火氏初試之先兆。火氏聽說得好生動火。又笑着追問道。他們又說甚麼村話。這個婦人指着・個道。他說要遇着這東西。慢慢的也還弄得進個頭進去。又指着那個道。他說要吃四兩燒酒還捱得半截。火氏也笑了一陣。那巧兒丫頭也在傍邊聽着。嘻嘻的笑。那個僕婦道。丫頭家不害羞。你笑甚麼。他纔跑了去了。火氏回到房中。半晌不做聲。想道。我家忘八這樣沒良心。我走走邪路也不爲過。這老婆子方纔說的話。料未必扯謊。若相與了他。不枉捨身一場。如果有這樣一個大東西。豈不又強如那狗舌頭幾倍。只是怎麼得會着他。有四句寫那

火氏的心事道。

嫁夫莫嫁此無徒。　嫖賭齊行私婢奴。

我今也學乖伶俐。　且自相交小丈夫。

火氏想了一會。道。這事瞞不得巧兒。須得他做個牽頭。纔可遂心。叫巧兒同他上樓去。叫他樓門關上。誰知那狗見主母上樓。他就先跑了上去。（一絲不漏。）火氏到樓上。在椅子上坐下。（此時方用着椅子。）對巧兒道。我有一件事要托你。你不可洩漏纔好。巧兒道。奶奶的恩典這樣待我。我可敢走洩。火氏欲言又止。巧兒知他疑心。忙說誓道。奶奶疑我麼。我若不盡心替奶奶做事。要洩露與人。後來遭刀砍斧剁。一世沒有漢子。（好狠咒。）火氏見他發誓。知他實心相爲。遂拉着他的手。臉紅着道。（善於寫生。臉紅着三字入神。是初學偷漢淫婦羞惡之心尚未絕滅。）我這樣年少青春。你主子總不顧我。他既沒恩情。我也可以有得外遇。方纔說的這竹相公。我心裡要想會他一會。除非你做個引進。你可肯麼。你

若替我做成了。後來我揀個好人家嫁了你去。還厚厚的賠嫁。報你的情。重賞之下。必有勇夫。火氏即此意。故厚餌之。巧兒說道。這是奶奶的恩典了。他先發誓時重在第二句。此却在頭一句。我每常見爺這樣沒良心。不要說奶奶氣。我也在這裡成日的氣呢。趕腳的也來哭。但只是他們方纔說得怕人子剌剌的。先寫巧兒也在傍邊聽了笑笑。此一句甚覺無味。此方見也先聽尋之妙也。奶奶不是當頑的。另尋別個人。小巧些的好。是個小丫頭說話。火氏微微的笑道。呆子。既是這麼說。難道他一生就沒見個女人麼。總不過是皮肉。一個受得。個個都受得。況且別人又往那裡去尋。巧兒道。既然這樣說。如今奶奶的主意叫我怎麼做。我就依着行。決不誤事。活畫出一不知事歡動的小丫頭來。火氏歡喜得了不得。道。此時大約竹相公同你主子在前邊吃酒。今日說不得別的話。我拿件東西。你看巧沒人。悄悄遞與他。同他約下。若你爺明晚不在家。千萬叫他來。多話不用說。恐人聽見。他要是明白人。自然懂局。巧兒道。這事有甚麼難。此原是乖巧丫頭長技。等我去。奶奶你拿甚麼送他。可交與我。火氏將

臂上金鐲除下一隻來。用一條大紅綢紬汗巾包了。遞與他。道。好好藏着。萬不可與人看見。小心在意。再三叮嚀。巧兒接了。興興頭頭而去。火氏每常一上樓來。就脫衣叫那狗舔。今日上來同巧兒說了這一會的話。那狗急得圍着他。搖着尾巴亂跳。不住用口扯着裙子。有個要他上床之意。火氏先說話時已看見了。此時巧兒已去。見那狗急得好笑。把門閂了。恐巧兒來撞見。不脫衣服。在小床坐着。要褪褲子。那狗等久了。急得把頭儘着往褲襠中亂鑽。火氏想竹思寬那又長又大的驢腎久了。也火動得很。忙脫了褲子臥倒。那狗如得了寶貝一般。你看得那好舔。舔得那火氏酥麻了一會。恐巧兒來回信。要推開他起來。那狗舔興正濃。那裡肯歇。火氏只得又讓他舔了一會。然後起來。穿好了褲。開了門。坐着等候。不一時。只見巧兒笑嘻嘻上樓來。火氏忙問道。事體怎樣了。巧兒道。事有湊巧。這是奶奶的洪福。（此事亦謂之曰福。奇談。）我剛到外邊。一個人

影也沒有。恰巧竹相公走出來。想是要溺尿。見了我。擻身就要回去。我低低的叫住他。把東西遞與他。把奶奶的話悄悄向他說了。他打開看了看。藏在腰間暖肚裡。歡喜得了不得。他道。多上覆奶奶。我明日把你爺哄在外邊過夜。我、定來。說着。聽見大爺說話。他忙忙進書房去了。火氏聽說。滿心歡喜。拍着他肩背。道。好孩子。這樣中用。不枉我疼愛你一場。巧兒道。奶奶恩養我們的。這點事若做不來。還要我做甚麼。（奇語。主母恩養丫頭。原來是爲此。）遂下樓歸房。以俟明夜佳期。且說竹思寬在嫖賭行中過了半世。甚麼事不知道。見火氏送了他這件東西。知道是做表記的。心中暗喜。進書房中同鐵化吃着酒說着話。心內想道。我雖然遇過些婦人。都是妓女。那陰戶俱是經過千百人陽道的。却從不曾見過良家婦女之物是怎個樣子。因爲我這東西過當。也不敢去尋人。今承他這番厚愛。且又聞他生得標致非常。得會他一會。就做着弄不得。且見見這樣妙

人兒的妙物也是造化。須將老鐵騙出去要錢。纔好行事。好賭者當防之。想了想主意。便道。大爺這幾日怎不到屠家去耍耍。鐵化道。前日你看見的人。既不對樁。又沒有大錢。倒把我輸了兩場。總沒有個好主兒。要得一點興頭也沒有。竹思寬道。昨日他家局子裡有幾個人。都是外路來的。我看他都是些雛兒。成千家銀子拿着。我因沒有現梢。不敢下場。大爺何不明日去贏他些來。翻翻前日的本。鐵化道。說是這樣說。輸贏也是定不得的事。竹思寬道。只怕短歇就沒法了。上場時說明了要耍一夜。頑長了。到了夜間。大爺弄些本事出來。怕不一股擒之。鐵化心中大悅。道。明日我同兄去。竹思寬道。明日上半日我有些小事。大爺請先去。下午些我來奉陪。又飲了幾鍾。辭別去了。次日。鐵化帶了幾百金到屠家賭局來。果然有三個江西木商在那裡。正少一把手。屠四見了鐵化。大喜道。爺來得好。我正要煩老竹去奉請。因他兩日不曾來。這三位都是現

梢。大爺頑頑。鐵化道。我因為昨日聽見老竹說的。故此今日帶了銀子來。先要說過。要頑除非長局。正正經經見個輸贏。頑個通宵。我纔來的。你在此要頑個通宵。那知令政在家亦要頑個通宵也。不知事少年當深戒之。那三個道。這位爺說得是。夜局更妙。說定了。擺下壇場。就擲起來。再說那竹思寬自鐵化家出來。要打點明晚行事的。便不到屠家。恐次日鐵化去。掛住了身子。便到郝氏家去宿。他因心中想着火氏。將郝氏之軀當他。足足弄了半夜。因困乏了。睡到次日已飯時纔起來。日色將午。他到屠家門口。打聽鐵化已來了。上了局。喜不自勝。到各處去閒撞。捱到天色已暮。到鐵家來。已將關門。故意問看門的道。大爺可在家。門上人道。大爺從早間去的。此時不回。大約是不來了。竹相公此時來。有甚麼話說。〈做〉〈竹思寬〉故意咨嗟道。我尋他有要緊的話說。不在家怎麼處。遂走到書房裡。道。我在此等等罷。那家人道。恐今曉不回來。天黑了。怕等不得。竹思寬道。我有要緊的事同他

商議。定要面會的。他就不來。我在這裡過夜。明早他必定回來。家人都知他是主人的厚友。常常來往。過宿也是常事。便道。既然相公在這裡。我去點燈。叫收拾晚飯來。竹思寬道。我吃了飯來了。你只點燈來罷。須臾。點上了燈。竹思寬道。你們都請去安置。我自己在這裡睡了。不用人做件。家人們見主人不在家。落得去受用。都各回家高臥去了。那火氏昨日聽得巧兒說竹思寬許了今日必來。猶恐鐵化在家阻了好事。不住叫巧兒打聽。早飯來說鐵化帶了銀子賭去了。心中一喜。還怕他晚上回來。到了日落未回。知道在外過夜。越發放心。但不見竹思寬來。正在憂悶。只見巧兒一臉的笑走進來。到耳傍悄聲道。（眞伶俐。）竹相公來了。要在書房過夜。等爺明早說話呢。火氏知是假圈套。喜不可言。想道。如何得他進來。又想了一想。道。不好。還是瞞了丫頭們。我悄悄同巧兒出去爲妙。原來鐵家的房子正樓五間。廂樓六間。獨院獨門的。門外橫隔

一條小巷。面前就是大廳。廳院東邊有一個小圈門。進去又一個獨院。三間書房。後邊也是一個院子。前後都有假山花木。廳後那條巷。東西儘頭處都有角門。西邊角門通着廚房衆家人下房。東邊一個小角門通着書房後院上房。出來就不走大廳。從角門直達書房。甚是便宜。火氏叫巧兒去。若沒人。可通知竹相公。叫他關了前院門。把後邊角門開了。等夜靜些好出去。你來時。可就把大廳門同西角門閂好。巧兒出去。一個人也沒有。他對竹思寬說了。進來把兩處門都閂好。到房中悄悄回了火氏的話。火氏雖有三四個丫頭。只巧兒在他屋內睡。別的都在西屋。他此時淫念一動。坐臥不寧。心中好不難過。只把頭梳了梳。將牝戶用香肥皂挖洗了一番。老早吩咐丫頭們都去睡覺。他也故意上床假睡。那些丫頭是巴不得的。每常主母坐着。還要偷空去睡。何況主母吩咐。可有不睡之理。倒下頭就如死人一般。火氏叫巧兒聽聽丫頭都

睡熟了。下床同巧兒出來。帶上房門。輕輕開了堂屋門。也反帶上。趁着微月。開了院門。也帶好。順着東邊小巷。走到書房後角門來。輕輕推開。二人進了門。閂好。到書房中來。竹思寬正坐等。專候仙姬降世。神女臨凡。側着耳聽。夜靜了。隱隱似有婦人高底聲響。忙走出來一看。月光下巧兒扶着一位美人來了。歡喜欲狂。忙讓到房中。竹思寬忙把燈剔亮了。將他一看。眞好一位風流標致的女郎。也不梳妝打扮。他是安心出來做一番大生活的。頭上緊緊挽了一個蘇纂。結結實實關着兩根金簪。穿着隨身大紅縐紗。窄袖襖兒。鵝黃絲紬裙子。（是個回回家婦人的打扮。）手中控着一條白紬汗巾。（只道他拿來揩嘴。原來是預備揩那個的。）他雖是一個淫浪婦人。一來年幼。二來乍見生人。未免含愧。臉上一紅一白。竹思寬見了這段嬌羞。魂都沒了。忙作了揖。道。我有何福。敢蒙奶奶這樣見愛。（看了許久方纔作揖。是渴想極了的樣子。神情逼眞。）如何纔報得這種深情。那火氏只回了一拜。並無言可對。竹思寬也忍不得了。一把

抱到床上。替他寬衣褪褲。他也並不裝假推辭。臉紅紅的微微含笑。兩眼半閉半睜。任憑脫去。見他一對小小金蓮。穿着青緞子高底花鞋。白綾褶褲。大紅絲帶。他自首至足。燈光照着一身雪白光滑精肉。眞個消魂。竹思寬也忙忙脫光。火氏心中想他那件物事太大。有些害怕。悄悄向他耳邊道。聽得說你的東西大得很。不可冒失。探起身子將他一看。竹思寬見了這尤物焉不動火。早已直豎着一根大肉棒槌。火氏見了又愛又怕。嬌聲道。只怕放不進去。不是兒戲的。竹思寬摟着親了個嘴。道。親親。你放心。我自然有法子。你不要膽怯。將他扶正了睡好。竹思寬知他這件傢伙。除了郝氏的巨牝。再沒有對子。後雖遇過昌氏。那是婦人中的異物。不可比列。今承他厚愛。不得不同他試驗試驗。見他生得這等嬌嫩。可敢造次。先縮了下去。將他陰戶一看。潔淨無毛。是種。回回家男婦但有毛處無不拔淨者。相傳教門中專有一種爲婦人剃陰毛者。名曰剃小臉兒的。然不知果否。或婦人爲之剃則有之。若男子決無此理。或人笑罵之言耳。有一笑談。一婦呼人剃小臉。剃畢。其人興動。以陽物送入頓抽。婦怒曰。你這是怎麼說。其

人陪笑道。奶奶既剃了小臉。自然要取取大耳。肥嫩已是動人。且他不但不曾生育過。而且不曾經過大物。尚還是緊揪揪一條細縫。微露指頂大一點花心。竹思寬生平見所未見。愛之如寶。將腿分開。聞了一聞。是方纔他用香肥挖洗的噴鼻馨香。把嘴對了他的陰門。一陣亂舔。又將舌頭伸入戶中絞刮。火氏覺得雖不如那狗舔得受用。竹思寬之舌雖不如狗。他的陽物却勝似狗。但慾火動久。被他舔得癢癢酥酥。淫情更熾。那淫水一股股的冒出。竹思寬知他情濃。牝物也濕透了。連忙起來。把自己龜頭抹上許多唾沫。叫他腿揸得開開的。然後對着門往裡頂。那裡進得去。略略重些。火氏就叫疼說苦。弄了許久。還不得其門而入。竹思寬急得沒法了。想了一想。對火氏道。這進不去怎麼樣處。我想來我在上邊弄。不知輕重。倒是你上我身來往下坐。該輕該重。該進該出。你自己酌量着行。這唾沫不如油滑。把你我兩件東西都多擦些油。或者就好了。火氏前日用油。此時竹思寬也要用油。可謂二人同心。火氏點頭依允。竹思寬下床

來。拿了燈盞中油。自己抹上些。又將指頭蘸着。替火氏把陰門內外擦上許多。先則香。此是曲臭矣。上床來。扶起火氏。他仰臥着。叫火氏跨上身來。兩手拄定。竹思寬一手擄着他。一着手捏着龜頭。對正了他的陰門。道。你往下坐坐看。火氏往下坐了坐。雖覺得滑溜了些。還穿得陰門生疼。此時舞弄了半夜。尚不曾嘗着是甚滋味。心中也騷極了。顧不得疼。咬着牙狠命往下一坐。竟進去有三四寸。火氏哎呀了一聲。覺得迸急如裂。似刀割的一般。眼淚痛得長流。先是下面那一隻眼冒水。此時是上面的兩隻眼流淚。他既姓火。如何有許多水。伏下身子道。受不得。下來罷。竹思寬遇了這樣淫美少婦。弄不進去。陽物硬脹得難過。正急得要死。忽見進去了些。箍得龜頭緊緊的。妙不可言。生怕他害疼抽了出去。忙把他屁股用兩手扳住。道。你略忍一忍。就好了。因此一句。想起一笑語來。一和尚買了個大鯉魚來。剛淨放入鍋內煎。鯉魚容易不得死。尚首尾亂跳。此僧用鍋蓋按住道。你（略）忍一忍。〈略〉就好了。頭子既進得去。底下就容易。火氏也就依他不動。二人親嘴咂舌。頑笑了一會。竹思寬道。這會兒可好些。

火氏道。雖比先略好些。還疼得很呢。竹思寬道。你抽抽看。用手扶着他兩胯。一起一落。動了幾下。火氏雖然覺得龜頭在裡面塞得脹滿有趣。但陰門痛不可忍。嘴對着他的嘴。道。行不得了。脹得疼得很。改日再來弄罷。竹思寬也不敢強他。答道。憑你的意思。火氏擡身拔出。覺得陰門又疼痛了一下。跨下來睡倒。疼得甚是利害。拿他那白紬汗巾擦了一擦。寫汗巾只云紬字便可。先見用一白字。疑必有所謂。至此方知昨日者焉能顯出血跡。作者之細心若此。拿上來看一看。竟有許多鮮血同油跡。纖化當日娶他時。不知曾有此否。用手摸了摸。原來是把陰門撐裂了。可惜。竹思寬接過汗巾來也將陽物試(拭)淨。對火氏道。你這汗巾與我罷。火氏道。髒巴巴的。你要他做甚麼。竹思寬把他抱得緊緊的。道。心肝。你雖不是女身。今日同我弄出這些血來。也算是開首的恩情一樣。我留着。一時間想起你來。不得見面。見了汗巾上的血。就如同見了你一樣。便連親了幾個嘴。人乍見此。不過是竹思寬一番相憐相愛的話。又帶着三分奉承語。要知此別有深意。竹思寬豈不自知醜已非幼矣。與火氏大不相侔。而貌又不足以動人。火氏之所以愛他者。只因此孽具耳。今既受創。

恐後竟棄之奈何。故想出要此汗巾。拴住他一片心。常於此物上着想。以圖長久相處也。火氏見他說得這等恩愛。弄都弄了。還怕羞不成。把摟過他脖子來。也連親了兩個嘴。說道。親哥。你這樣疼愛我。我就給你弄死了。也是沒得怨的。把嫩生生的舌尖遞入他口中咂了一會。淫婦人水性易動。一入其圈套中矣。他同鐵化正經夫妻一場。也不曾有這番恩愛。語雖是閒言。却是入火氏的罪案。火氏道。這弄不得怎麼處。竹思寬道。你今日是初試。下回再弄。包你就不這樣艱難了。火氏道。等我養好些。你過幾日再來。但只是你怎麼得在這裡過夜。竹思寬道。這個只好看機緣。我想法在嫖賭兩個字上把你家鐵大爺掛在外邊。我就好來親近你。好嫖賭者着眼。只恐我來了你不得知道。火氏道。只要你把我家的哄了出去。我時常叫巧兒出來探聽。他二人約定。摟抱着睡了一覺。醒來時。月已西斜。將及天曙。火氏道。我去罷。天將亮了。起來穿衣。二人捨不得。又摟抱着親嘴咂舌了一會。火氏將頭上的金簪拔了一枝。替他關在頭上。道。親哥。我送你這

個。取個結髮恩情的意思。千萬不可忘了今日。但切不可與我家的看見。竹思寬接住。道。親親。你的深情我殺身難報。豈敢負你。但承你厚情屢屢。我沒一點東西送你做個記念。心中甚覺抱愧。火氏道。兩情相愛。要甚麼值錢的東西。把你的褲帶換與我。我繫在腰中做個想念。你若捨得。再把下身陰毛拔幾根與我。(此却是敎門難得見的寶物。)我做個小荷包裝着。日夜帶在身上。如同與你相伴一般。這個就強如送我件寶貝了。(愛其巨物如寶。推及於毛。亦視如寶。寫淫婦寫得盡情不堪。)竹思寬忙把褲帶解下換過。伸手將陰毛拔了一把。遞與火氏。(一把趣。要做刷子用乎。一把至少有數十根。昔有一鬍漢。偶然捋鬚。掉下一根。連道。可惜可惜。其妻曰。一根鬍子。何可惜之有。鬍漢道。你豈不聞一根鬍子值一條片(牛)麽。其妻脫下底衣。笑指陰戶謂夫曰。若如你說。我這些鬍子值得一山牛呢。竹思寬一把陰毛也值了許多牛。回敬不爲不厚。)火氏捲在衫子袖內。方纔下床。看那巧兒時。倒在一張醉翁椅上。兩腿大揸。放在兩邊椅軸上。擱着濃睡。(他因睡熟。不曾聽得二人行事。故後來問竹思寬可弄得是弄不得。前後照應。絲毫不謬。)火氏笑着把他推醒。開門出來。猶依依不捨。不忍分離。攔着手叮嚀了又叮嚀。囑咐了又囑咐。送到角門口。方纔分手。竹思寬

目送火氏。那火氏也一步兩回頭的望。只等火氏進了內院子門看不見了。竹思寬方纔關了角門。回到書房去睡。火氏到了屋內。巧兒關了院門。火氏上床坐下。重又脫衣而寢。那陰門次日大腫。裂破處疼了好幾日。直等結了疤兒掉去纔好了。那竹思寬一覺睡到日高三丈方醒。想道。世間有這樣多情女子。我料無可報他。只有竭力同他大弄一弄。得他稍遂歡心。（火氏原不過圖此。）纔可報了他萬一。只要想法騙得老鐵在外過夜纔可行事。（這是鐵化好厚朋友的算計。）正想着主意。只見鐵化笑吟吟走進來。道。我在屠家專候兄。何反在我舍下呢。竹思寬道。昨日早間有些俗事脫不得身。直到夜了。我只當大爺回府。特來看看采興。誰知竟不曾回來。夜深了去不得。所以在府上借宿。大爺采頭如何。鐵化道。兄言不謬。果然三個都是鄒(雛)兒。被我大勝。贏了將及千金。（贏得他人千金。折去妻子一竅。愛便宜人往往如此。）方纔回來。正要着人去請兄。幾時叫老屠勾了他們來。讓我再贏他一場。（不勞多囑。他心比你

還勝。門上人說兄在此間。昨夜失陪得罪。昨夜有令政奉陪。何必勞你。竹思寬聽了。正中下懷。他出去了。好來同火氏親熱。忙答道。這容易。都在我效勞。豈只效勞於鐵化。更欲效勞於火氏也。對老屠說了。約定日子。我來奉請。鐵化將小廝們搭連中扛來的銀子。拿出一大封遞與竹思寬。道。承兄指引。此些須奉敬。倘再弄着他們。我贏了還有酬謝處。竹思寬道。怎敢當大爺這樣厚賜。連他夫人的那件寶貝都拜領了。何況此些須之物。鐵化道。你我相契間不必客套。請收了。竹思寬道了謝。收入腰中。起身作辭。鐵化要留他吃飯。他道。大爺辛苦了一夜。乏困了。請安歇安歇罷。改日再來奉擾。拱手去了。鐵化也正要睡睡。見他這樣體貼。好不感激。因昨夜不在家不曾陪他。又甚不過意。不知尊夫人已陪他過夜。連陰戶都被他弄裂了。鐵化同他這等相好。又待他如此厚情。還淫污他的妻子。可見世上結交不可不絕匪類。正是。

畫虎畫皮難畫骨。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那竹思寬得了五十兩銀子。心中暗喜道。這個阿呆。我睡了他的老婆。又還得他的厚贈。受人如此之惠。反淫人之妻。當內愧自責不暇。而更笑人之呆。此等心腸。較禽獸尤毒。謂竹思寬之淫火氏。係火氏起意。彼罪尚可減。但竹思寬負鐵化之深情。其罪何可恕。然而有說焉。彼父母猶不知爲何人。又何朋友之足論。於禽獸又何譏焉。世上那裡有這樣便宜的事。歡喜不盡。一路又尋思道。錢貴這妮子。自從梳籠之後。這幾年越發嬌得愛人。我但瞥見他那舉動言笑。連精魂俱失。久要想親近親近他。我雖同他母親相厚。不好白開口的。今拿這五十兩頭送他。要同他女兒睡一夜。但見錢眼開。再沒有不肯的。我先怕我這孽具太大。他那嬌怯怯的身子恐不能容。今看鐵家娘子與他身材相彷彿。這都弄進去了。何況他經過多人。自然與鐵家娘子又是不同。可以得一場快樂。也不枉爲人一世。且他母親的那件東西也有些穚了。換一換新鮮嫩物嘗嘗。遂欣欣然到錢家來同郝氏商議。這種壞人。

纔奸了多情淫婦。　又妄想才美嬌娃。

他不知可能想得上錢貴否。下文便見。

竹思寬權時按下。　錢貴姐再接來因。

姑妄言三卷終

校記

❶「婿」原作「配」，據書前目錄改。

❷「沈思」原作「思沈」，據文義改。

❸「女」原作「綷」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十五《杜烈女列傳》改。

❹「完」原作「寬」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十五《杜烈女列傳》改。

❺「伯」原作「泊」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十五《杜烈女列傳》改。

❻「主公」原作「公主」，據文義改。

姑妄言第四卷

鈍翁曰。鍾情是一部書內的一個正經脚色。自然要寫得他高。然說他幼無父母。爲兄所棄。此是何意。雖是寫鍾悛忘親棄弟之惡。正是高擡鍾生處。以十齡幼稚之童。無父兄管教。先雖依傍外祖家中。後復獨處。竟能少年成立。所謂不遇盤根錯節。無以别利器者是也。鍾生之遇錢貴。用梅生許多婉轉。方得成就。眞好媒根。錢貴聽代目說鍾生之美。想起素常久聞其名一語。後來親愛便不覺突然。二人定盟。一邊寫鍾情多情。一邊寫錢貴多識。他二人皆從情愛中來。深於情者方得知。

蝸谿錄一段似乎不必。一則恐童自宏太冷落了。隨筆帶出。二則寫苗蠻風俗。不無開卷有益。且使正文略間一間。看得更覺醒眼。再者鍾生梅生宦賈童鄔皆係一部書中始終要緊之人。鍾生有父母叔兄姪兒外祖表弟許多親戚。梅生則有林報國多必達之姑表。宦蕚則有父母

妻舅姑父。賈文物則有岳翁。皆敘之詳。雖鄔合猶有嬴陽之岳。而童自大百萬富翁僅有鐵化一舅。再別無親戚。只・胞兄。但言其回原籍去了一語。便不再提。豈非筆墨疏漏處。故不得不使之・現也。寫童自宏之性情乃與弟迥別者。非揚其兄而抑其弟。若再寫他呆。不但作書者說呆話。且太把富翁說得不值了。則主中豈無高人。特僅見耳。

代目於錢貴前只極誇鍾生之美。雖十分心愛。却並不曾勸及錢貴從良一事。因見其貧窮。恐錢貴未必心肯耳。孰不知二人竟成良緣。非寫代目見淺。乃是要極力擡錢貴迥出尋常之見耳。

梅生雪氏眞是・對好夫妻。不幸中拆。梅生黯然傷神。不肯再娶。可謂篤於夫妻之愛矣。因此始能與鍾生相厚。世間未有薄於夫婦而能親於朋友者。其所厚者薄。無所不薄矣一語可鑒。

竹思寬將來爲郝氏之夫。錢貴嫁與鍾生。竹思寬儼然有後岳之尊。若

上門未免辱及鍾生。固不可。既係至戚。竟不上門。又不近情。不得不思一絕之之法。故想出錢貴一罵。錢貴之罵。乃因其要嫖己而怒。不如此。後來不可以絕之也。作者心細如髮。

火氏竹思寬一段。乃寫淫婦之淫至於此極。竹思寬只算得此文中應用之一物。並不曾用正筆寫他。

寫巧兒。活是一個伶俐獻勤丫頭的身分。

代目雖不足爲重輕。然係鍾生生子之妾。故不得不替他長些聲價。乃祖叔祖爲良善正經之人。祖母又是賢德之婦。父雖不肖。後能改過遷善。仍不失爲成家子。總不過說他是好人家兒女。落爲人之小星。尙有爲之負屈之意。雖抑其父。實揚其女也。戴遷之好賭。不如此寫。代目何以得歷鐵童錢三姓而到鍾生之宅爲妾也。因借他賭之一字。故撰出一篇戒賭文來。少年孟浪好賭之人。當書一通於座右。

姑妄言卷之四

第四回　梅子多情攜愛友乍入煙花　鍾生無意訪名娃初諧魚水

附　鍾侵香產潛蹤　火氏偷情滿意

且說那時城中有一個書生。鍾姓情名。麗生爲字。他家世代業儒。他父親鍾越。乃一懷才抱德之士。生性慷慨。積德好施。娶妻咸氏。丈夫積德。妻子又賢。宜乎得生令子。夫妻舉案齊眉。琴瑟和諧。鍾越父母亡後。只有一個胞弟。名叫鍾趨。古云。一母之子也列名黌序。但他的性情與哥哥迥別。惟知損人利己。敬富欺貧。有賢有愚。誠非謬言。觀此即知兄能越過於人。做了一個盛德君子。弟則趨利嫌貧。做了一個小人。何迥避(別)如此也。他每見哥哥揮金如土。暗暗心疼。想道。我家祖遺有限。若任着哥哥的豪性揮霍起來。其盡可立而待。他雖博了一個虛名。我却受了一生實害。如何行得。後來忍不得了。定要分拆。鍾越也知他的私意。只得從公。將家產剖而爲二。分居各住。這鍾

越二十八歲上始生一子。命名鍾悛。到六七歲上。也曾送去讀書。資性也還聰明。孩童頑戲的事是樣見了就會。惟到了書上。便如仇敵一般。不但不上心去讀。尚不屑正眼一視。讀了三五年。仍然一塊白木。（近日人家子弟如此者不少。）他父親一心望兒子成器。屢屢囑托先生嚴訓。無奈鞭扑之時。他一般害怕。一住了板子。便只袖手高坐。先生再三呵叱。他眼睛四處去望。口中咿咿喔喔。也不知哼些甚麼。及至背書時。他翻着白眼。只聽得咿呀呢哪的哼。一個字也記不得。寫做的時候。衆學生都寫完了。他容易再寫不完一般。見他不住手的畫。及至拿上來時。看他滿臉滿手滿嘴無處不是黑墨。（此一段是頑劣小學生的小像。）再看字時。東一個西一個。大一個小一個。微有形似而已。寫字與他認。他口中但說這是那這是那個二字。正經叫他認的。那個字再說不出。手心也不知打過多少。日日仍然如是。教他作對。嘴都磨鎔了。他總不懂。一日。先生出了個對叫他對。道。

青驄馬。
還講解與他聽。青是色。馬是獸。他妙極。想了一會。對道。
白嚼蛆。
先生聽了。反忍不住大笑。只得向鍾越細道他賢郎的這些妙處。鍾越以爲館中學生多。故他心野。辭了先生。帶他回來自訓。亦復如是。無日不打數次。但不打他。雖不知他念甚麼。還哼哼有聲。越打連聲氣都沒有了。鍾越也沒法了。惟有切齒恨怒。咸氏三十多歲只此一子。未免愛惜。婦人雖賢。未有不姑息兒女者。勸丈夫道。做父母的誰不願兒子成器。但當因材而施。這孩子天生不是個讀書的材料。雖打殺了何益。士農工商。各執一業。等他大來不拘敎他做那一行事罷。鍾越見他是塊朽木。不能雕斲的了。無可奈何。只得由他。他到了十六七歲。心雖險仄。刻薄寡恩。一語他一身定評。却一文不肯浪費。鍾越常想道。此子惜錢如命。雖非成家之道。若能中正

自持。還可爲守成之子。無奈心術不端。恐將來一敗塗地耳。時常發嘆。（可謂知子者莫若父。）因係獨子。未免望孫。十八歲上。替他娶了個鄂秀才的女兒爲媳。這鄂氏雖不到那潑悍無知的壞處。（有此句。後日方可回來與鍾生同居也。）至於孝順翁姑。相夫持家的道理。卻也一絲不識。惟知食粟而已。咸氏十七八年不生育了。到了四十六歲忽又懷起孕來。次年生下一個兒子。粉面朱唇。清眉目秀。鍾越歡喜無限。一則見鍾悛已是廢物。圖得此子。或可接紹書香。二則見鍾悛孤立。有一手足。將來可以彼此相靠。（父母心則做如此想。孰不知爲其兄者覈之爲贅疣也。）這些親友見他老來添子。盡來稱賀。鍾越是素性豪爽的人。又是心中歡喜。預備極豐盛的筵席款待衆賓。那鍾悛自己每常以爲是獨子。將來的家產是他獨承。看見生了兄弟。不但不喜。反甚不樂。又見父親如此用度。心下老大暗急。雖不敢明說。暗地嘟噥道。這樣大年紀從新養甚麼兒子。不害羞恥。（奇想。豈老年人皆不許生兒者耶。）倒反賀喜宴客。花錢費鈔。做這樣沒要

緊的事。一個血胞子。還不知養得大養不大。就算着養大了。將來擺得血餬零拉的。還是我的大累。甚矣。人之發言不可易也。鍾悛今日說兒弟。不意後來應在他乃郎身上。可發一嘆。鍾越也有所聞。不去理他。過了二年餘。鍾悛也生了一個兒子。他夫妻愛如掌珍。取名小狗子。謂易生易長之意。鍾越見次子到了五歲。聰慧異常。每日教他認幾個字。他再不遺忘。半年來竟認得許多。鍾越想長子已是無用的了。此兒尚有讀書之資。不可再誤。此時已五十餘歲。下過九次科場。無奈才高命薄不售。竟告了衣衿。九者。數之奇也。既不售。應當告退。若到十次。便沒趣了。閉戶在家。惟以課子爲務。因長子性情刻薄。遂將次子取名鍾情。字曰麗生。無非欲其天倫中多情之意。這鍾情雖不能過目成誦。凡是經書。他念過三五遍。無不純熟。不但記得。且個個字認得。鍾越愈加歡喜。況是幼子。老夫妻未免過於疼愛。鍾悛更覺不平。背地道。我是長子。我兒子又是長孫。倒不相干。倒把他當倭寶兒一般。等着等着。等他大來做了官。好來封贈娘老

子的。（鍾俊雖是氣憤語。孰意後來竟應其言。）我的兒子也不讀書。看他後來趕得上這讀書的趕不上。（豈但令郎趕不上。連令尊還趕不上也。）因此他見了兄弟就如眼中釘一般。鍾越也知因次子年小。也只忍在心中。每日細心將小學並各種故事。孝弟忠信的話。諄諄講解與鍾情聽。他聽了便能記憶。八九歲上。就知孝父母敬兄嫂。那小狗子雖纔五六歲。頑劣甚於其父。並不知祖父母父母叔叔為何物。一日混頑混跳混罵。他聽見爺爺叫叔叔做鍾情。他也便叫。任你怎麼叫叱。叫他不許稱呼叔叔。他總不理。（鍾俊他這叫。因叫熟了。後來相習時纔記得叔叔名鍾情也。）那鍾俊鄂氏疼愛他到無可容言處。任他的性子。鍾越再要管他。見大兒子已刺嫌兄弟。再要打了孫子。兒子媳婦定以為父母疼幼子。不疼長孫。弟兄將來越參商了。每每隱忍。（說盡家庭苦情。）常常嘆息。小狗子但見叔叔拿着些甚麼。劈手就搶。不給就罵。鍾情從不同他爭鬧。倒反疼他。（可見孝弟慈愛皆天性中帶來者。）因此也還相安。鍾情九歲上。經書皆講熟。已經成篇。筆下甚清亮。鍾越

以爲可以見此兒取金紫。娛暮景。不想得了一病。日重一日。奄奄不起。鍾悛視若罔聞。鍾情衣不解帶。親嘗湯藥。時刻不離的服事。鍾越看看危篤。鍾情每夜禱天。願以身代。一日。鍾越的岳父咸德來看他。鍾越湮(垂)淚道。小婿之病不能起矣。別無他囑。大外孫已成廢物。小外孫資性還是個讀書種子。小婿死後恐誤了他。望岳父念翁婿之情。將小外孫帶去。擇師訓導。將來不墜家聲。小婿於九泉之下也瞑目了。因顧鍾情道。看你哥哥可在家。鍾情去了來道。嫂嫂說。今早朋友們約哥哥往雨花臺耍青去了。（老子病得待死。兒子且去耍青。此等惡子頗多。勿單謂只一鍾悛也。鍾越欲托[illegible]腹與丈人。恐大兒聞知。故命去看。寫得精細。）鍾越嘆了兩聲。（此嘆了兩聲乃兩爲也。一嘆生此逆子若此不孝。一嘆欲說托孤言。先覺傷心。不覺嘆而又嘆聲耳。）執丈人之手。低說道。（怕媳婦聽得也。）大兒非友愛者。俟小兒成立之時。岳父將小婿家產爲他二人分之。不然。必爲大兒所獨吞矣。今日小婿若爲他兄弟分拆。但小兒尚幼。恐倘有不測之禍。今有小婿家私單一紙。岳翁留爲異日分拆之憑。萬望岳父留意。

遂在枕邊取了一張賬單。遞與咸德。鍾越做事可謂密矣。後日鍾悛竟知之。盜賣而去。可笑世人但做機密事。開口便曰可瞞着人。孰不知人並不曾瞞得。只瞞了自己耳。咸德也墮了幾點淚。應允了。鍾越之慮幼子。可謂盡善矣。豈意鍾悛後來更有先着。父母臨死猶爲兒孫慮後者。終無益也。過了數日。鍾越自覺沉重。叫了二子在傍。向鍾悛道。我死後。你是長子。須孝順母親。撫恤幼弟。得他成人。我亦瞑目。鍾悛也不答應。只鼻孔中似答非答。似笑非笑的坑(吭)了兩聲。鍾越見他這個樣子。也再不說。嘆了一口氣。便閉目而逝。鍾悛喪葬之事凡百從儉。苟且了事而已。鍾情雖在孩提。守定棺材哭泣。晝夜不絕聲者數日。竟至哀毀骨立。親友來吊者。無不暗暗稱異。殯葬之後。咸德將鍾情領了家去。送在一個朋友館中讀書。那先生姓廣名德厚。是飽學盛德名儒。又一個好先生。且訓徒甚是有方。這館中許多窗友。一個姓司名進朝的。是個宦家之子。一個姓劉名顯。他父親名劉太初。也是個有德行的老儒。一個姓梅名根。一個名多必達。是梅根母舅多誼之子。一個名陳仁美。是多必達的姊丈。一個名咸平。

就是咸德之孫。乃鍾情的表弟。因鍾生進館。陪出許多窗友。後來一個個的出現。筆力何等簡便。衆人之中。惟鍾情梅根獨肯用功。先生見他二人又聰明又苦讀。着實心愛。更加一番教導講究。他二人彼此問難。互相切磋砥礪。情同骨肉。親愛無比。過了兩年。鍾情到了十一歲。他母親咸氏又復臥病。鍾情聞知。辭了外祖同先生。歸家侍奉。咸氏道。我病未必就死。不可誤了你讀書。你還在館中去。鍾生道。父母生子原圖孝敬。子弟讀書原是要知孝弟的道理。不然念書做什麼事。常見讀書人而不知孝弟者多矣。況古語說。羊有跪乳之恩。鴉有反哺之義。人不知孝。眞禽獸不如了。鍾生此語。不懼令兄聞之耶。而今世上人之不若禽獸者。比比皆是。過了數日。咸氏的病愈沈重。他父親七旬外的人倒還康健。常來看視。咸氏向父親哭道。女兒五十餘歲。不爲夭了。況女婿已故。兒之死何足恨。但放不下你小外孫耳。望父親念女婿臨終之言。撫養他罷。兒死。分之當然。父親年尊了。也不必悲慟。說畢。奄然而逝。咸德也哭了幾場。女婿死時。咸德只落了幾點淚。女兒死。他哭幾場。寫盡人情。那鍾

生哀慟迫切。淚盡繼之以血。水米不入口者數日。咸德再三勸慰。始進勺水。喪葬已畢。咸德仍帶他家去讀書。那鍾悛見父母雙亡。遂起了一點私心。將父親所遺產業盡思獨占。他雖欲獨擒。一來怕親友談論。（怕親友談論。還算良心未曾喪盡。）一來恐兄弟大了。外祖做主。仍要分去。（所懼者此耳。怕人談論還在次之。）豈不白做一場惡人。遂暗暗變賣了。帶着妻子鄂氏。兒子小狗子。連夜遷彼（徙）他鄉而去。他那個親叔鍾趨。久矣分家各戶。也不來管他。咸德過後方知。不勝惱恨。但鍾悛已不知影響。只得罷了。鍾生虧得外祖撫養成人。到十五歲上。他外祖年已八旬。到老病將危之時。憐外孫孤苦無依。娘舅又死了。只舅母喪居。表弟幼小。料到後來未必能盡心養活他。暗地與了他些私房。叫他各自另尋安身之地。（寫咸德慮自己死後。舅母孀居。未必能養活一語。有深意焉。鍾生若始終依傍外祖舅母家中。不能顯其孤身竟自成立也。君（若）不出來。何以得遇錢貴。一也不得不想到他出來另住。故說他外祖慮及於此。乃借他舅母一用。非說他舅母之壞也。看者須知之。）他遂隻身出來。在鳳凰臺下典了眞教官的一間斗室棲身。喜他有志上進。埋頭讀書。十

七歲就批首進學。他生得面如冠玉。唇若塗硃。經文時藝。一揮千言。歌賦詩詞。援筆立就。有幾句贊他道。

書生之態。弱冠之年。神凝秋水。學冠雲煙。瓊姿皎皎。玉影翩翩。春情吐面。詩思壓肩。性躭情種。骨帶文顛。問誰得似。青蓮謫仙。

他且存心不苟。立志端方。（這八個字是鍾生一生〔定〕評〈定〉）雖係少年。眞是個才行兼優的人品。那時的人都好奉承。（今日更勝。）他不但不會奉承人。且不同愛奉承者對面。盡都喜容悅。他豈但不去容悅人。更不與要容悅者交談。入泮之後。也算學中數一數二有名的一個秀才。從來應試再不出三名。但只子然一身。眞個家徒四壁。雖有滿腹才華。難免終年頓困。（腹中有了才華。窮鬼便來相親。財神便去躲避。豈窮鬼喜文而財神妒文耶。殆將誰問。）喜他志氣亮爽。毫不介意。年已二旬。尚未受室。他也曾幾次央人求婚。但風俗囂薄。人家擇婿只重這財不重那才。（其所由來者久矣。）人

見他家業飄零。孤寒特甚。親戚視同陌路人。朋友盡皆遠避。無一肯就。爲此他發了一奮志。定要先金馬玉堂。然後纔洞房花燭。終日閉戶讀書。足不出外。雖不曾囊螢映雪。刺股懸梁。却也是三更燈火五更雞的苦誦。一日二月下旬。他見春光和藹。小院中數株花木都綠嬌紅艷。讀書之暇。詩興偶作。信筆揮成一絕。

春光嫵媚萬花妍。　正是尋芳二月天。
兀坐竟忘春意好。　撩人蛺蝶兩蹁躚。

興猶未已。復題醉花陰一首詞。道。

杏蕚枝頭紅盡吐。紫燕蹁躚舞。春事半闌刪（珊）滿徑蒼苔。
微染如酥雨。　頻斟綠醑留春住。切莫催花去。一歲幾多
時。劇飲高歌。醉倒花陰處。

寫完擱筆。正在推敲之際。忽聽門外有剝啄之聲。啓戶視之。原來是他

自幼的一個窗友。這人姓梅名根。字合山。他有個姑父叫做林放梅。得便就出林逋圖。省筆法。取林和靖先生孤山種梅之意。他也與此意相合。故取了這個名字。他與鍾生兩人是總角之交。同窗讀書又是同案進學。那梅生雖不能稱富足。也還是小康之家。他知鍾生家寒。時有所贈。雖不能衣食全然管顧。然一年不至凍餒者。多半虧他。好朋友。今日恐無其人。後食千金之報。不負過也。若今有此等人。吾當拜之。故他二人素來莫逆。時常相晤。梅生十六歲時娶妻雪氏。生得如玉人一般。有古人的一調玉女搖仙佩。正好移來贊他。

飛瓊伴侶。偶別珠宮。未返神仙行綴。取次梳妝。尋常言語。有得幾多姝麗。擬把名花比。恐傍人笑我。談何容易。細思算。奇葩艷卉。惟是深紅淺白而已。爭如這佳人。占得人間。千嬌百媚。

他夫妻十分相得。那一種恩愛綢繆。莫能言喻。梅生也美如璧玉。那時

他的衆朋友套了古詩二首贈他。一首是贊羨他夫婦的道。

有梅無雪不精神。有雪無梅俗了人。
今日雪梅相配合。兩人得做十分春。

又有一首是戲謔他夫妻的道。

梅雪爭妍未肯降。詩人擱筆費平章。
梅須遜雪三分潤。雪却輸梅一段長。

他夫妻見了。幾乎笑倒。那雪氏不但有如花之貌。且有咏雪之才。不想成親只一年光景。那一年天氣甚暑。雪氏偶染了一場熱病而歿。（雪遇大熱，自然化去矣。）眞是。

世間好物不堅牢。彩雲易散琉璃脆。

梅生面上雖不覺十分悲痛。而黯然傷神。竟幾幾乎似當年荀奉倩。有個骨化形銷的樣子。鍾生再三苦勸。他方少釋。過了年餘。有人愛他的

人品清俊。家道厚足。要將女兒嫁他續絃。愛其家道耳。若人品。鍾生何無人愛。見而愛之者。只代耳聞而愛之者。只替自錢貫耳。他執意不娶。鍾生正色諫他道。兄與尊嫂雖夫妻恩愛至篤。但繼嗣更重於私情。兄讀書人豈不明此。梅生謝道。吾兄以大理敎我。敢不從命。但佳人難再得。容緩圖之。數年來。他尚鰥居未娶。今日來訪鍾生。一進門。相遜揖罷。便道。吾兄終日閉戶。兀然學業大進。讀書雖係妙事。然不可苦功太過。損耗精神。還該散步散步。以活文機。鍾生道。小弟鶉衣百結。羞見親友。在家無事。不過將這些斷簡殘篇拿來翻閱。聊舒悶懷。有何進益。梅氏道。兄言謬矣。聖人說。素貧賤行乎貧賤。且貧乃士之常。又何足爲愧。貧窮二字可是人笑得的。兄不憶原憲譏子貢曰。予貧也。非病也。子貢終身自愧爲失言。談笑人貧窮的人。那不過是市井之徒。略明道理的人豈肯有此。況以兄之大才。取金紫如拾芥。焉可限量。兄萬不可把志氣自餒了。況還有說衣敝緼袍與衣狐狢者立而不恥。這有

何妨。鍾生道。吾兄見愛。則有此語。若世俗炎涼之輩。青目者誰。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。雖不足恥。爲今之際。那衣狐貉的人與衣敝縕袍者立反以爲恥。（說盡世情。）小人心胸另有一番評論。且不可以今比昔也。梅生道。兄說得也是。世俗惡薄至此。殊屬可笑。然此等人也不足與較。弟連日末晤兄。可有甚佳作麼。鍾生道。春色惱人。小弟連日爲睡魔所侵。神思昏昧。並無拙作。只方纔見小園中花草可愛。謅得一詞一絕。正欲求斧政。遂將所作的詩詞遞與梅生。道。請教。梅生接過看了。贊道。可謂滿紙琳瑯。字字珠玉。足見吾兄用功之效。鍾生道。小弟俚言請教。吾兄反一番謬奬。此非弟請教之本意了。梅生道。果然佳妙。非弟過譽。因將手中的扇子遞過來。道。弟値有便面在此。祈吾兄將尊作一揮。鍾生笑道。此等鄙俚之言。豈可有污尊搖。梅生道。兄不必過謙。你我莫逆兄弟。何必用這些套語。鍾生推辭不得。笑着提起筆來寫了送過。梅生接來看

了。道。三日不見。刮目相待。兄不但佳章精妙。連大筆近日也越發純熟了。鍾生笑道。汚兄佳扇。幸勿見責。二人閒談了一會。梅生順手在案上取過一本書來翻閱。見內中夾着幾張字紙。說道。這想是兄的窗稿了。鍾生笑道。不然。昨日小弟無聊之極。偶謅得一篇戲語。雖是不經之言。恰中我輩貧寒之病。梅生打開看道。

九州巡察使臣鮑奮謹奏。爲乞恩剿除巨惡。以甦蒼生事。臣奉命巡視九州。兢兢業業。不敢稍息。密訪得有巨惡九名。乃盛世之大凶。爲天下之深害。生民被其塗炭。萬姓受其摧殘。惡貫滔天。罪着九地。眞不可一刻留於世者也。臣訪得彼等罪惡。鑿鑿可據。非係風聞。乞大奮乾斷剿出。以甦生民困苦。古謂殺一人而甦萬命。若除此九惡。使天下億兆窮人皆被其澤矣。今將彼等罪惡。謹開列於左。

贏蘭錢堅二人者。表裡爲奸。志同氣合。贏蘭則助人賄通關節。大干法紀。錢堅則與人詭詐通神。奸謀百出。專與正人君子爲仇。但同鄙吝貪夫契合。遇富貴者則趨附之。刻薄非爲。縱淫縱惡。見貧窮者則膜(漠)視之。毫不相恤。爲寇爲仇。石崇一宵小者流。郭況一椒房之變。贏蘭則依之爲鷹犬。嚴世蕃範美人爲溺器。慕容彥超鑄鐵胎做大錠。贏蘭則助之爲奸邪。鄧通一孌幸小人。蕭宏一膏粱紈袴。錢堅則附之妄作非爲。暴珍(殄)肆惡。至於貧窮者。即如聖門顏淵原憲之流。彼不但不助之給之。反凌之棄之。又何況於蓬茅下士。閭閻小民。不困其慳吝。不受其荼毒耶。且使人父子失其親。兄弟失其愛。朋友失其誼。夫婦失其和。以至正人君子困苦飢寒。無賴小人流爲盜賊。皆贏蘭錢堅使之也。此二人者。趨富欺

貧。親貴凌賤。罪猶其次。而助人爲奸淫。黨人爲凶惡。罪狀多端。不可僕(擢)數。似此窮凶極惡。無刑可加。乞敕火力士鐵金剛。粉其身碎其骨。遍給天下之貧士窮民。庶可以酬往怨。以消衆忿。此其一也。

薛泰罪惡雖未着於四時。而刻毒久施於一季。一至三冬。萬姓苦寒之時。不但不能如太陽普臨天下。使貧者可以負暄。彼反漫空飛舞。遍地飄揚。假做輕模輕樣。其實如刃如鎗。陰賊陽善。倍加楚毒。使無衣無纊之人。骨砭肌裂。口噤體僵。袁安高士幾至捐軀。角哀賢者竟遭畢命。古今來受其害者。亦不能屈指而記。封厲冷盛二人。與彼結爲死黨。惟以害人爲事。薛泰之惡已無窮。而封厲鼓舞助之。冷盛阿諛輔之。同惡相濟。使天下之窮人。破膚墮之者有之。抱臂縮頸者有之。齒

闘號寒。身僵哭冷。呼天莫應。叩地無門。眞有不可形容者。窮苦無告。萬姓含寃。乞赦皎日消其雪。封姨禁其風。元惡不能逞凶。冷盛助桀爲虐之流。不但不敢施其威。當亦隨之而滅矣。除此三凶。則生民皆受和煦之澤。庶免其苦冷號寒之痛。此其二也。

古謂民非水火不生活。水火固有功於人。而於人爲害者亦不淺。然功不能掩其過也。上古帝堯之時。汎濫於天下。幾至民無所安息。後雖爲大禹所平治。然至今數千年來。水煥常逞志恃凶。妄作威福。良田美稼漫渙沈淪。麗室華居漂流淹没。懷山襄陵。沈竈產蛙。使受害之人無粒米之炊。無立錐之地者。皆水煥之罪也。至於火熾之罪。雖因人而起。似可稍宥。然亦彼助之爲虐。不可全恕。咸陽三月之焚。江都竟月之焰。

謂出於項羽世民。尚有所誘。而歷來焚宮室。燬民居。蕩產破家。殞身畢命者。多有其人。其罪亦非淺鮮。乞敕祝融禁其火。馮夷制其水。痛加懲創。嚴行防飭。使人但受其功而不罹其害。救民水火亦一要政也。此其三也。

上古茹毛飲血。后稷教民稼穡。人始得五穀而食之。此聖人憂民愛民之至意也。孰意萬惡米諸者。恣意妄爲。亦效嬴藺錢堅之習。趨炎附勢。棄賤欺貧。富貴之家盈倉積廩。以致紅腐而棄之。彼猶歸之弗止。至於苦寒之室。懸釜待炊。兒啼女哭。彼亦弗顧。如殷紂鉅橋之粟。李密洛口之倉。紅朽作踐。何可勝言。及至人遭貧困。彼更鄙吝萬端。使韓信乞食於漂母。子胥丐漿於瀨女。曾子三旬九食。梁武餓死臺城。介子推割股啖君。張睢陽烹童賞士。皆米諸之所爲也。甚至孔子萬代

之師。亦猶厄之陳蔡。其罪尚未擢髮而數耶。更有羅雀熏鼠。敲骨吸髓。夫妻相食。易子而炊者。傷心慘目。尚忍言哉。皆米諸稔惡之所致也。乞敕風伯五日一風。雨師十日一雨。蜡不爲災。蝗不爲害。天下之粟賤如塵沙。人人得而積之。則米不能妄自尊貴。與人爲難。且使人人得而食之。碎嚼其軀。勿論貧富。無枵腹之患。皆鼓腹擊壤。衢歌帝力。其功於萬姓豈淺鮮哉。此其四也。

薪者天下無地不產。或草或木。或葦或蒿。無不可而爲之。乃至賤之物也。而辛貴一菂菲下材。草木賤質。亦自矜其能。視之如桂。效惡薄趨世之風。作逐臭附羶之態。亦與貧者爲難。竟至寒士之家。突内無煙。窮民之室。竈不舉火。誠可深惡而痛絶者也。乞敕五岳四鎮以及各省郡邑城隍社令之神。無

地不生。無處不茂。使辛貴及其子孫。人人得而誅之。户户得而炊之。化爲灰燼。棄之溝壑。然後辛貴之威庶可稍殺。此亦濟民之一端。此其五也。此五者皆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。臣有巡察之責。既得其實。敢不備細陳之。如不以瞽言爲謬。乞賜施行天下。幸甚。謹奏。　賫奏官戴天命。此一本雖是戲語。爲後來鍾生上裁監軍本作對。前後遙遙。對耳。

梅生看完了。道。兄之尊作固佳。其如上帝無庸議。奈何。二人大笑了一回。梅生又道。兄方纔說神思昏倦。這是坐久了的緣故。今小弟奉陪到外面閒步、步。看一看春色。把胸襟稍舒。就精神健旺了。鍾生道。承兄雅愛。但弟平素倦遊。不敢從命。初次盡是如此辭。梅生道。吾兄眞讀迂了。今春光明媚。花柳動人。各處仕女如雲。車馬咽道。若不出遊賞遊賞。豈不爲花鳥所笑。說畢。拉了鍾生要走。鍾生再四推辭。道。閒花野草。小弟實不願

看。幸兄美情。容當荊請。（次邀是如此辭。）梅生道。兄既無此高興。弟也不敢過強。然既不去賞春花。同兄去訪一訪解語花何如。鍾生道。請教吾兄。此言何謂。梅生道。兄終日在家。不知外面的事。近來平康中有一瞽妓。姓錢名貴。（此一回題目便是梅生攜鍾生訪錢貴。卻不開首便說出。從約去看花。兩次三番。彎彎轉轉纔說到他身上來。筆墨曲折之妙若此。若一開口便邀了到錢家去。不但梅生是約人嫖妓之損友。且突然而來。不成語矣。）生得肌如白玉。面似桃花。那一段嬝娜的身材。風流的態度。百口也贊他不盡。雖是少了一對秋波。那一種嬌媚嫣然。令人魂醉的樣子。真是形容不出。（此是極力贊他之貌。）小弟當日聽得人說。也不肯信。後來親去一訪。果是名下無虛。弟還記得當日令叔所棄的令坦干不驕兄。曾贈他一調浣溪紗的小詞。是贊他妙處的。遂念道。（得便就順筆帶出干生是鍾情的棄婿。後來回應。便不覺突然。此雖是作者之長技。實可謂之黃絹幼婦。）

紫玉風流白玉身。嫣然一笑欲傾城。淡粧濃抹總宜人。

蜜意難窺吞吐語。柔情易覺淺深顰。不須迴眼已牽情。

兄聽此作。可見彼之嬌艷了。我同兄去一訪。也可寬些眼界。兄意如何。

鍾生笑道。兄愛小弟過厚。故說得這瞽妓如天上人。欲弟去一遊耳。弟雖生平不曾會過妓女。曾聽得人說。近日大街中並無一個名娃。大非昔日之比。何況瞽妓中尚有此等人物。梅生道。我與兄自幼相知。可曾有一語相欺。若謂瞽妓中無美人。昔日王嬙西子綠珠之輩。就不該生於鄉僻了。兄何固執若此。鍾生道。小弟非敢固執。但想他一個瞽妓。縱有幾分容貌。自然胸如黑漆。只好娛市井之徒。我輩讀書人對着一個白木。單只大嚼屠門肉。牛飲幾杯回來。有何趣味。又不若對着那嫩草嬌花。聽那枝頭小鳥嚦嚦。痛飲一番了。（三次邀是如此辭。）梅生笑道。兄可謂唐突西子了。兄既不知。也怪兄不得。這錢貴自幼穎悟異常。八九歲時就詩詞歌賦無不涉獵。後來十歲上纔壞了雙目。他至今終日咿唔。著作甚富。皆膾炙人口。小弟記得他十三四歲時。有他自嗟薄命的四首絕句。念與兄聽。看是如何。遂將他的薄命詩念了一遍。又道。弟還見過他的

少年遊四闕四季詞兒。還聽人傳念他編的嘲林鶯。更妙一時。記不得許多。兄到他家要出來、看。便知弟言非謬。（此是極力贊他之才。）鍾生聽罷。也不禁容色飛舞。道。果爾佳作。可不愧兄之贊揚矣。梅生道。兄既以弟言爲不謬。弟做薄東。請兄、樂。鍾生道。承兄厚意殷殷。本當從命。但他既是名妓。又有如此才華。相交的自然都是富翁大老。小弟、介寒儒。那裡在他眼界內。恐去反受他輕薄。那時進退兩難。還是不去的好。（四大邀是如此寫。）梅生道。吾兄吾兄。人不易知。知人亦不易也。吾兄此言是皮相英雄了。兄還不知錢貴的心跡。他極重的是風流才貌。最厭的是銅臭烏紗。他向日遇着俊俏才郎。雖不得他曲意奉承。也還頗親色笑。若是那癡蠢子弟。雖富勝陶朱。他不但不肯相陪。還有許多的譏誚。所以那些膏粱紈袴。往往乘興而來。弄個敗興而返。後來因他母親苦勸。他如今纔略肯通融。我還聽得人傳說。他曾立、誓願。倘偶着個才貌兼全的知心伴。

不拘貧富。願托終身。吾兄這一去。不但不受他輕薄。恐還要在他知心之列呢。不意此語竟成先兆。鍾生道。若果如兄所說。此女可謂妓中英雄。以瞽目之人而有此心胸。又高出梁夫人紅拂妓之上了。但恐此言容或有之。未必如兄所說若此鑿鑿可據。梅生道。不患弟言之不實。猶恐我揚之不盡耳。今同兄去看一會。若弟謬言。兄此後竟視弟爲妄人可也。鍾生見他說得如此眞切。未免少年心動。答道。弟豈敢疑兄之妄。私心竊料恐世間無此尤物。今日之鬚眉男子無一人能塵埃中物色英雄。此句是一部書的骨子。況此一瞽女而具此俠腸。有此巨識乎。此是一個題目。一部書從此二句敷演而出也。知否。梅生道。兄到彼見之。若不符弟言。竟罰弟以金谷酒數。鍾生道。既成(承)見愛。敢不趨陪。五次邀方肯同去。只見梅生之愛友過甚。同遊寫得層層次次。見鍾生之少年老成。梅生大笑。鍾生抖了抖補道袍。按了按舊紗巾。拔了拔破朱履。撣了撣身上灰塵。大約錢貴家中從未見此等打扮的大嫖客。此數語非極寫鍾生貧。不如此描畫一番寒態。不足以顯錢貴取之之奇也。鎖上了房門。同梅生出來。又鎖了院子門。細。遂同攜着手。

一路說些閒話。彎彎曲曲。不覺已過朝天宮大街。到錢貴門首。只見、帶疎籬。數竿修竹。樹木掩映。、個小小青門樓兒。迎門一座花臺。栽着一叢天竺。點綴着幾塊宣石。門口站着個丫鬟。約有十六七歲。生得面白唇紅。指柔足小。青衫潔淨。黑髮光明。在那裡買花。梅生指對鍾生道。此幽舍乃錢娘居也。又指着那丫頭。笑顧鍾生道。兄未覩麗人。先見艷婢。只這一小鬟。也就算嬌美了。隨問那丫鬟道。你姑娘家中有客否。我同這位鍾相公特來相訪。那丫頭原來就是代目。梅生原常在他家行走過的。他却認得。將鍾生、看。不覺滿面春風。笑容可掬。忙向鍾生斂袵。（寫出十分相愛的樣子。）道。姑娘正獨坐無事。、位相公請進客屋內坐。我去通報。讓了進去。坐下。他忙到房中對錢貴道。恭喜姑娘。向日那梅相公同了一位鍾相公來訪姑娘。錢貴道。癡妮子。這有甚麼喜處。我今日心中不樂。懶於應酬。你可去回他說。得罪相公。改日再會罷。（有此一頓。妙甚。後聽得是鍾生。方更覺欣喜也。）代

目道。姑娘不可錯過。我跟姑娘數載了。雖見過幾個俊俏郎君。怎如這鍾相公是天上謫仙。人間罕有。雖然衣敝履穿。窮酸打扮。但那一種風流。恐巧妙丹青也畫不出。他才人丰韻。雖不知他才學何如。姑娘也該會他一會。大約世間有才而無貌者有之。有驚人之貌而無才者未必。姑娘一心想遇一個俊俏的郎君。今日卻遇着了。我先說恭喜者。就是這個緣故。他比那祁公子不但風流過之。且另有一種藹然可親之態。較之他人就有雲泥之隔了。（先是梅生在鍾生前極力贊錢貴貌。此是代目在錢貴前極力贊鍾生之貌。兩處一對。代目也算是一個媒根。）錢貴聽了。笑吟吟的道。窮何妨。（當年只有章臺柳謂韓翊云。韓夫子豈（長）貧賤者。今又聞錢貴道鍾生窮何妨。此三字不聞者多年矣。）但可果然如你之所云。竟是這樣瀟灑風流人品。代目道。向蒙姑娘以心腹托我。我怎敢欺誑。誤姑娘的大事。錢貴想了一會。道。我常聽得人說。有一個小秀才叫做鍾麗生。算當今才貌雙全第一個人品。他因四壁蕭然。故閉戶在家苦讀。我雖神往久矣。卻無緣相會。莫非就是此人。叫代目替他

輕攏雲鬢。淡點硃唇。起身。喜孜孜扶了代目。慢移蓮步。款蹙湘裙。嬝嬝娜娜走將出來。朝上拜了兩拜。三人相讓坐下。梅生先開口道。久濶錢娘。渴想之甚。今我這敝友鍾兄因久慕芳名。特同來奉訪。喜錢娘今日得暇。誠爲三生有幸。錢貴道。賤妾葑菲下材。蒲柳陋質。怎敢當相公過譽。聞得鍾相公神仙中人。今得屈臨賤地。乃妾之萬幸耳。正說間。代目捧上茶來。三人吃罷。錢貴附代目耳道。快備酒飯。代目點頭去了。點頭二字妙絕。錢貴說話。只代目聽得。代目點頭。錢貴看不見。反是梅生鍾生看見。梅生顧鍾生道。兄今見錢娘丰韻。弟之前言妄否。鍾生道。弟先以兄之言恐其太過。今細看起來。兄之所贊尚未能盡錢娘之萬一。眞胡然而天。胡然而地。(帝)大約古來相傳之名媛。恐尚未若是。梅生對錢貴道。我這敝友鍾兄。表字麗生。是黌門中第一個才貌兼全青年的才子。眞可謂倚馬千言。才華絕世。今日與錢娘初會。定有些新詩相贈呢。鍾生道。小弟不過背地吟哦。邯鄲學步。久聞得錢娘精

通翰墨。小弟豈敢弄斧班門。錢貴聽說。果然是他數載神馳。聞名未會的那(人)。喜動顏色。忙笑答道。相公言重。妾久仰高名。如雷灌耳。眞如三神山。可望而不可即。今竟得相遇。何幸如之。妾陋質寡文。恐不敢當相公珠玉。或蒙不棄。賜我佳章。勝錫我百朋矣。梅生道。適間我到鍾兄府上。鍾兄正在豪吟。錢娘可要聽麼。錢貴欣然道。相公若記得。幸爲賜教。梅生遂將扇上的詩詞念了與他聽。錢貴聽了。贊道。名下無虛。妾何幸得聆佳作。鍾生道。俚言粗鄙。有污尊聽。令我愧殺。聞得梅兄說錢娘著作甚富。祈假一觀。錢貴笑道。拙作眞要污目了。幸遇高明。敢不獻醜求教。喚代目將他歷來所作的詩詞取出來。遞與鍾生。鍾生看了。贊不絕口。道。錢娘佳作。眞可擲地金聲矣。錢貴道。不但相公污目。且使賤妾汗顏。梅生道。你二位皆不必過謙。俟酒闌後。等詩興發作。少不得要彼此賡和。正說着。內邊捧出酒肴來。彼此相敘坐下。觥籌交錯。賓主甚

歡。擲了一回骰子。說了一回口令。郝氏也出來各奉敬兩杯。梅生暗暗把東道之資遞與他去了。錢貴又叫代目取過絃子來。彈着唱了一支紅拂記上虬髯落店的崑腔曲子。道。

我看你丰姿灑落。儀容俊俏。自合雙飛雙宿。姻緣分定。千里非遙。多感你好逑君子。擇配佳人。一見相傾倒。我看你二人呵好一似秦樓乘鳳弄璚簫。可笑楊素那老頭兒他銅雀焉能鎖二喬。唱此

謂巧甚。儼然以紅拂自居。鍾生比李靖。虬髯比梅生也。

他玉指輕挑。檀唇慢吐。眞有繞梁裂石之音。令人聽得心曠神怡。唱了一曲。侑了數杯。看看日色將暮。酒闌上來。梅生道。有勞錢娘妙音。我們已賞鑒過了。鍾兄此時詩興動否。可作將起來。以助飲興。鍾生道。小弟拙作不拘何時皆可應命。但恐俚句不堪。有污錢娘清聽耳。錢貴道。相公勿過謙。定要請教。遂自己到房中。取出一柄重金牙骨佳扇來。雙手

遞與鍾生。道。求相公即將尊作揮於粗扇。賤妾當留爲終身珍玩。隨命代目掌上兩支大燭來。又自己進去了一會。代目捧着一個螺甸方盤。梅生鍾生看時。盤中放着一方端溪舊硯。一錠方于魯的佳墨。錢貴將一枝純毫湖筆遞與鍾生。錢貴不令代目。而兩次三番自己進去者。一見喜之至。見重之至也。命代目將墨磨起。那梅生不住贊道。只梅生贊而鍾生不贊。深意妙絕。鍾生非不欲贊。因腹內打詩稿耳。不要說錢娘著作之妙。只這筆硯精良。也是難得見的。錢貴道。妾因目瞽。不善塗鴉。凡有拙句。俱是小俾代寫。照前代目竟還寫得來語。此妾特特製下。以待高賢。藏之數年。今日得遇鍾相公佳作。何(可)謂筆墨之幸。亦見妾一段苦心之有靈也。鍾生道。錢娘可謂深情。敢蒙錯愛若此。因提起筆來。蘸濃了墨。要逞才思。不假思索。一揮五首。

其一。

雪兒饒綽約。　惆悵隱秋波。

蜜意流纖指。柔情託緩歌。妙。謂先歌時以紅拂自喻。以鍾生比藥師也。

看勻深淺黛。裙織綠緋羅。

話到傳心處。明眸愧爾多。罵盡不識人者。

其二。

閉目如思婦。開喉盡妙歌。

動人年最小。謔客趣尤多。

不飲頻呼酒。催乾欲捲波。

醉餘偎倚處。想當然。香氣透春羅。映其時季春之交。江南天暖。俱穿羅衣。

其三。

不見偏能識。心靈會晤多。句句贊盡錢貴一生。

愛傳絃上調。情露坐間歌。又我前意。

花好藏深髻。贊其髮。肌香透薄羅。贊其膚。

餘思何處覓。去去緩凌波。

其四。

天意何幽渺。盈虛事頗多。
既然予月貌。曷以吝秋波。此四句既痛惜又深恨。無可問者。歸之於天矣。
淡鎖吳宮恨。輕披越國羅。
浮杯一繾綣。況復有清歌。

其五。

無意逢佳麗。風情動我多。
軟腰欺嫩柳。柔體怯輕羅。
玉指挑新調。朱唇吐艷歌。
花魁應避步。何必在秋波。此想更深一層。謂有如此見識。何必用目也。有眼而不識人。又要之奚益哉。

寫畢。梅生接過來朗誦一遍。贊道。兄之佳唱。精工敏捷。雖青蓮復生。不

能居兄之右。非兄不能有此咏。然非錢娘亦不能當此贊也。絕色高才。可稱二美。眞是千秋佳話。小弟有幸得預斯會。錢貴聽了。忙出席深深拜謝。命代目斟上二卮。自己雙手奉一卮與鍾生。道。賤妾慕才如命。今幸得遇相公。乃前緣所致。（語中已含深意。）但蒙過奬垂憐。妾不能當此耳。謹敬一觥拜謝。又奉一卮□（與）梅生。道。承相公不棄。同鍾相公來賜顧。遂妾數載之願。薦引之恩。亦當拜謝。梅生道。此係鍾兄與錢娘宿緣所致耳。我不過偶介紹乎其間。何足居功。焉敢當謝。鍾生亦回敬錢貴一卮。道。小生乃貧寒下士。親友皆所不齒。今錢娘見愛若此。可謂生我者父母。愛我者錢姑也。（鍾生初遇錢貴。不覺其鄙薄貧寒。便告以心腹實話。錢貴即知其爲誠實君子矣。焉得不願托終身。）敢不爲知己謝。錢貴道。相公是何言也。韓夫子豈長貧賤者哉。妾得遇相公。實出萬幸。彼此遜謝一番。大家飲畢。錢貴叫代目取出一方新紬帕。將扇子包好。收入匣內。（鄭重之至。）他先聽得代目說。鍾生果然容貌無雙。（過（果）然兩字。看者極容易忽略過去。謂當日之是耳聞其美。或其未必眞。今

經代目見之。果然是實耳。與向來所聞無異。今覿面又見他才美若此。不勝心折。就存了一點要托終身之意。此時從良之心方十分決定。先雖有七八分相愛。因未晤其才。尚未敢決。寫他心事深淺都有層次。只是一時不便開口。而那一番綢繆之意。甚是慇懃。梅生見了。笑道。我聞得錢娘數年來無一人得其歡心。今遇鍾兄即相愛若此。眞是姻緣宿定。非人力所能強。錢貴道。妾何人斯。敢雌黃人物。但從幼有誓。願得遇一個才貌兼全的情郎。今遇鍾相公已符宿願。敢不致敬。梅生道。鍾兄。我看錢娘可謂愛兄已至。兄今在此留宿何如。眞好撮合山。鍾生道。小弟寒酸體態。怎敢仵天上姮娥。今承錢娘不棄。只可做詩酒交。安敢結鸞鳳侶。古謂聆音識意。今鍾生數語。已滿心願留。但自鄙形穢。不知錢貴心內如何。故語謙而不決烈。然而好色人之所慕。況係煙花。鍾生雖少年老成。而心非木石。豈能不稍動也哉。錢貴滿心要留他。不好驟然啓齒。今聽見梅生相勸。心喜非常。見鍾生推辭。忙道。妾乃娼門下賤。怎敢汚相公玉體。但得侍一宵衾枕。雖於九泉亦無遺恨。至情語。說了。面有慘(慚)色。梅生道。錢娘之言若此。吾兄若要推辭。豈不辜錢娘一團美

意。倘再拘泥。不但殺風景。就覺太不情了。弟且告辭。明早再來扶頭。因起身作別。鍾生見他二人如此說。也就立住。道。人非草木。孰能無情。非弟推辭。但只恐無福消受耳。說完。與梅生作別。送了出門。隨與錢貴攜手進房。見房中焚蘭爇麝。幽雅非常。繡帳錦衾。又富麗至極。鍾生雖是一個才子。却是一個寒儒。每常住的是衡門茅屋。睡的是紙帳梅花。今到此溫柔鄉。如登仙界。他此時眞是。

身雖未到蟾宮裡。　如在瑤臺瓊室中。

錢貴又叫代目烹了一壺好茶。各吃了兩鍾。說了些久聞未會的知心話。鍾生在明晃晃銀蠟下重新把錢貴細細一看。燈下看佳人。分外嬌嬈。眞美麗也。

鬒髮如雲。髮。黑臻臻挽一個時樣梳粧。柔軀似柳。軀。嬌滴滴着大套細輕衣服。眉彎新月。眉。淡淡掃兩道春山。牙排嫩玉。

牙。齊齊露兩行瓠子。雙眸似睡。眸。如未醒之楊妃。嬌面不勻。面。似嫌涴之虢國。鼻若垂珠。鼻。臉同瓜子。臉。口中香氣氤氳。口。唇上殘脂腹(馥)郁。唇。十指尖尖。手。眞如玉筍。雙彎窄窄。足。實賽金蓮。錢貴之美。豈獨鍾生今日始見之。數年來他人皆無目者耶。要知他人眼中見錢貴如此。不足盡錢貴之美。鍾生雖是男子。猶勝婦人。他見錢貴何美如此。可謂美之至矣。此不但贊錢貴。連鍾生都贊在內中也。

相攜上床。脫衣共寢。鍾生又將他遍身細細撫摩。眞是。

體滑如脂。骨溫如玉。上口似櫻桃。下口包含紅芍藥。喻其色。橫唇如赤豆。直唇微露紫雞冠。喻其形。乳頭新剝雞頭肉。捏着己足魂消。牝户劈開菡萏瓣。摸到勃然興發。自頂至踵。無不贊到。獨於此處却不曾十分大贊。妙極。更有妙者。鍾生摸着此物如此。便以爲婦人如此皆是。並不知未破瓜之處女却非如此也。是寫一個乍近女色的少年。

情致如火。雲雨起來。一個初嘗滋味。一個久慕丰標。一個憐才。一個愛色。他兩個彼此相愛之情。一番綢繆之態。雖浴水鴛鴦。穿花鸞鳳。猶不

足以喻也。事竣就枕。錢貴枕鍾生之臂。悄語道。妾有心腹一言。欲君見憐。君肯垂聽否。鍾生道。卿之深情。沁我肺腑。有何見教。敢不勉從。錢貴道。妾乃錢家親女。不淫(想)隸在樂籍。這接客迎人。原非妾之本意。奈迫於父母之命耳。妾今雖倚門獻笑。然自幼曾立一誓。願得遇才貌郎君。定以終身相許。妾今虛度十九齡矣。數載做這風中柳絮。也因是未得其人。今遇郎君。妾心已足。若徒效露水之歡。非妾之願。必以此身相托。誓死不移。倘鄙妾下賤煙花。留爲妾婢。亦所甘心。君若不從。妾當以一死。自矢此志。決不他移。君能憐念妾否。言畢。不覺嗚嗚咽咽。哭將起來。有八句道他二人。男貪女色。女慕郎才。道。

爲雲復爲雨。　相愛又相憐。
美配當良夜。　佳期正妙年。
撫郎郎似玉。撫字妙。眼看不見其貌。但用手摸。　覷女女偏妍。

更有銷魂處。　低低枕畔言。

鍾生聽了。惻然道。卿可謂交淺言深。但我自幼父母雙亡。爲兄所棄。家徒壁立。親友皆疏。向來幾次求婚。人皆鄙我寒賤。故年已二十。尚無室家。鍾生錢貴是一部書中之正生正旦。故寫他二人獨詳。前寫錢貴自生時至襁褓便有人寶愛。後七八歲上學攻書。十齡損目。十二歲爲鐵化椟籠。今十九歲得遇鍾生。鍾生也是自生時至五歲便能識字。七八歲就便爲(會)作文。九歲喪父。十一歲喪母。十五歲自外祖家出來另住。十七歲進學。今二十歲得遇錢貴。何以(似)太史公之年月表。自他二人之外。再無第一人費老許筆墨者。我因想書中自有黃金屋。書中有女顏如玉。故立志芸窗。矢心發憤。錢貴矢心擇配。鍾生矢心發憤。二人皆得如願所爲。有志者事竟成也。或皇天不負苦心。倘獲徵倖。再尋配偶。今幸得遇芳卿。承你百般垂愛。我心已醉。感你以終身相托。何幸如之。本擬如命。但我一介寒儒。恐負你終身結局。二則我囊罄如洗。焉能爲子贖身。三則你係他親生愛女。安肯輕易配人。四則我原說徵倖之後。方可畢婚。今豈有出乎反乎之理。且我一個薄命寒儒。焉有福配你這天姿國色。因此數種。故難從命。賢卿請自細思。錢貴道。以郎君之才。蛟龍豈池中之物。不日升騰。這

何足慮。破其寒儒句。至於贖身一事。妾係他親生之女。安得論價。破其贖身句。且妾數年來替母親所掙不下千金。若定要身價。妾當自辦。不用君費心。若說親女不肯捨輕易嫁人。當初妾原不肯接客。是我母親苦勸。原訂過得遇才郎許我自嫁。向有斯言。我方依允。今若萬不肯從。妾當誓以一死。破其親女不捨配人句。今日既已侍君。此身決不再辱。妾心已死於君。自茲以後。生爲君家之身。死則君門之鬼矣。君所說脫却藍衫。方纔納偶。今日我不過欲爲君妾足矣。豈敢望與君作配。破其徼倖後方娶句。數語釋破鍾生前數語之疑。何妨今且歸君。爲君權主中饋。亦可免分君讀書之心。俟君捷後再覓夫人未遲。妾籌之熟矣。君能憐念妾否。此數語非本心。不過謂此身卽爲小星亦願。一以明己志之堅。一欲感鍾生之心不能復萌巨負誓心。鍾生感激不盡。道。子言至此。可謂深心。我尚有何推阻。但你說今且相從。倘我僥倖。再尋匹配。此言非知心人當出口。我有何能。承你這般厚情。誠令我感激泣下。我自然以你爲室。豈有列做小星之理。先破他這一句。妙。不但謂你不當說。且我不願聽也。愈覺情深。但

今日若與你老母言之。他見我一介寒儒。未免有許多張致。洞見小人肺腑。你且不必露於辭色。俟今秋大比。或上天憐我一人情癡。稍得寸進。然後娶卿爲室。不幸即落孫山。又當設法別議。勿謂鍾生情癡。那鐵石人見錢貴如此一番恩愛亦不忍辭。然此一語娶之之心亦決。錢貴道。聆君之言。妾之深願。況數月光陰亦容易過。但恐君高中後。那豪門閨秀。富室嬌娃。誰不願得此風流佳壻。恐致妾有白頭之嘆耳。雖未必疑鍾生是此等人。然不得不慮及於此。不若先說破之爲妙也。鍾生長嘆了一聲。道。我命名鍾情。豈肯作薄倖人。況女子中尚有多情美麗如子者耶。若異日負卿。我終身前程不吉。此數語破他另娶之疑。又自明決非負情者。錢貴聽了。忙欲披衣起謝。鍾生摟住道。你我何須乃爾。但你此後仍如昔日承順母意。俟到我家。再守婦道未遲。錢貴道。君此言視妾同畜類矣。我既以此身許君。此身乃君之身矣。敢有辱君之理。若母親不念天倫。或行威逼。妾九死弗移。以此報君。只見錢貴一志之堅。伏後姚澤民來訪時。鍾生道。我正恐如此。故爾勸你。我二人既已定盟。便是終身夫婦。倘你不堪受凌

辱。如此豈不使我抱一世鼓盆之嘆。況你之心跡。我豈不知。倘出火坑。再做良家腔調未晚。此數文（語）鍾生之情更深一層，可以死錢貴之心。錢貴道。君情至此。妾雖死九泉。亦含笑矣。因笑道。我錢貴好造化也。得此多情多義才郎。終身之願已足。又對鍾生道。目今郎君請寬住數日。聊盡微忱。此後無事望常來看。免妾身記懷。鍾生道。我豈忍瞞卿。我家一貧如洗。此地豈能常到。且大比在邇。還要用功。若有稍暇。自來看你。不必注念。錢貴道。君高志若此。妾豈敢擾亂君心。今求寬住數日。稍伸繾綣。若忽然別去。情何以堪。鍾生應允。二人相敍到親厚之際。情興復萌。重又春風一度。正在綢繆之時。不覺天色已曙。日映紗窗矣。二人起身下床。鍾生將他一看。真個消魂。但見。

雙眸雖緊閉。　顏色勝芙蓉。
月掃娥眉淡。　雲偏寶髻鬆。

又看着錢貴梳洗。親爲之掠鬢。代爲之畫眉。一種親愛之情。不能言盡。梳洗方畢。只聽得梅生一路叫進來。道。鍾兄起來不曾。小弟來扶頭了。鍾生忙迎出來。道。吾兄來何早也。梅生笑道。弟恐兄乍入陽臺。好夢不能即醒。特早來驚夢耳。相視大笑。到堂屋中坐下。代目捧出兩盞茶來。二人吃了。梅生攜了昨夜嫖金。今日東道。交與代目。代目進房對錢貴說。錢貴不肯收。叫代目定還了梅生。此一事決不可少。不然鍾生白嫖固不可。自出嫖金又不能。昨日是梅生勸他留宿。今日代出。方是知己。錢貴不受。他二人私下定盟。則非梅生所料矣。梅生只得收回。少頃。錢貴出來同坐。早飯畢。談了一會。又拿出酒肴來。三人入席而飲。無非說些新詩。行個妙令。且說郝氏昨日見了鍾生。看他衣衫襤褸。甚不慊意。因女兒叫備酒飯。少不得整理送出。後接了梅生東道之費。也還不十分着惱。以爲他到晚就去。不想女兒竟留下了他。不見一文宿錢。滿肚忿氣。正是。

未曾見慣奇嫖客。　惱斷虔婆愛鈔腸。實在未曾見慣。怪他不得。

今日又見女兒自己拿出私囊製東。越發氣得了不得。因看女兒面上。不好發話。惱得只在他自己臥室坐着。總不來瞅睬。一應都叫代目財香料理。不在話下。（描寫盡鴇兒愛鈔。小娘愛俏兩種心事。）他三人飲過數巡。梅生問道。兄今日可回府麼。鍾生道。小弟也要回去。蒙錢娘苦苦相留。不忍拂其雅情。還住一日。梅生笑道。諺云。得魚豈可忘筌。你二位如此相親。何以謝我這月下老。他二人同應道。多感厚德。容圖後報。決不敢忘。今且以一卮爲壽。二人起身。各斟一卮。奉與梅生。梅生笑着立飲了。又皆回敬坐下。梅生又問道。鍾兄遇錢娘。昨已有新詩相贈。錢娘可有佳章酬答否。錢貴微笑道。鍾相公佳作。陽春白雪在前。妾巴人下俚之言。豈敢相和。因鍾相公說自幼貧寒。爲親友所不齒。妾見世態炎涼。人情冷暖。不勝慨嘆。謅得一調木蘭花慢。不敢獻醜。恐相公噴飯。梅生道。錢娘不必太謙。就請賜教。錢貴遂念道。

想人生貴賤。皆前定。有何妨。嘆人盡欺貧。衆咸趨富。出醜張狂。思量從來世事。儘多更何必恁匆忙。富貴焉知不敗。貧窮豈便無昌。

悽惶。有限幾時光。誰弱又誰強。復何須乃爾。千般醜態。萬種無良。推詳事多反覆。況人生怎定得滄桑。堪笑人皆睡夢。安能先盡汚揚。

梅生聽了。道。妙極妙極。罵盡世情。錢娘眞鍾兄之知己矣。又向鍾生道。錢娘既有佳作贈兄。吾兄不可無答。或詩或詞。也請教一首。鍾生道。既承兄命。敢不呈醜。弟荷錢娘厚愛。亦有數言以謝之。故美其名曰意難忘。鄙言誌意而已。幸勿大噱。遂念道。

漂母流芳。憫王孫進食。義俠充腸。章臺英俊眼。貧賤識韓郎。紅拂伎。目非常。奔李靖歸唐。適蘄王。梁妃顯達。千載稱揚。負羈哲婦無雙。識文公終復。傑士從亡。逃吳胥乞食。浣女獻壺

漿。豪傑事。屬閨房。試說姓名香。到今朝。垂青顧我。又有錢娘。
錢貴道。妾何人斯。何敢當郎君如此高比。所謂投之以木桃。報之以瓊瑤了。叫代目取出筆硯。並一幅白綾。請鍾生寫。鍾生將錢貴之詞寫於前。他自己的寫在後。寫畢。梅生接過。念了一遍。贊之不已。錢貴道。以妾之俚語與鍾相公尊作同書。眞正是精金配頑鐵。美玉並瓦礫了。梅生道。你二位都不必謙。兩調佳章。若傳出去。都可紙貴洛城。錢娘何不以此兩調被之新聲。長歌一番。我們洗耳靜聽。何如。錢貴欣然應允。各送巨觥。先將鍾生的詞歌了。二人飲畢。梅生酬了一杯。歇息了一會。又各送上酒。錢貴又將他的詞歌了。二生大喜。彼此歡飲酬酢。飲至天晚。梅生別去。鍾生錢貴二人。如並蒂芙蕖。穿花蛺蝶。百般恩愛。又住了一日。苦辭要回。錢貴知不可留。遂在篋中取出銀一封。道。此內約有三十餘金。係妾向來所積。今贈君權爲燈火之費。若有不敷。將來再取。妾倘有

衷腸欲訴。托人請君。望君即至。鍾生道。卿若見招。我必就到。但你之情愛。我已難當。此贈如何好受。錢貴道。君何外妾。妾身既已屬君。況此身外之物。妾之所有。皆君之所有也。鍾生感其言。也就收下。二人依依不捨。攜手流淚。錢貴又道。郎君萬分自愛。秋闈後妾當洗耳以聽佳音。鍾生道。卿亦當自愛。前言須緊記。萬不可因我而受辱。使我愈不自安。彼此鄭重而別。正是。

無眸瞽妓。勝於有眼男兒。

鬚眉丈夫。不若巾幗女子。大書特書。此二句是一部書大主意。

且說鍾生到了家中。開門進去。他這間房子。原是那老先生眞佳訓的書室。這眞家訓後出了貢。選了教官。一家數口俱帶去上任。此房典與鍾生。其價甚廉。只當替他看房子一樣。雖然是間斗室。四面俱有小院。院中還有幾棵綠蕚西府。碧桃紅杏之類。他室中竹床木几。紙帳布衾。

裡外倒也還收拾得十分乾淨。鍾生素常在家時。因貧窮特甚。三旬九食。也是他的常事。但無長遠枵腹之理。少不得終日要去奔波柴米回來。又要親躬汲爨。做那竈州府的炊官。還要掃地澆花。一日中只好半日讀書。今日錢貴贈了他一封銀子。他就坐下來。打開一看。都是上好錠兒。不覺墮下淚來。道。我自幼椿萱見背。兄嫂將家私變賣。不知何往。依傍了外祖數載。後外祖先逝。虧得與我些私蓄。纔覓了這間房子棲身。並盤纏了兩年。數載來。多承梅兄間有所贈。以佐薪水。纔苟延到了今日。（此處提明。後日千金之報方不爲過也。）其餘骨肉至親。盡同陌路。不意今日與錢姑無心之遇。不但贈我若許之資。且以終身相托。此情此德。沒齒難忘。我趁此有餘之時。可以苦攻。今秋倘百尺竿頭。得進一步。完他終身大事。就是報德了。次日到書鋪廊買了許多墨卷表論策判之類回來。又製了幾件隨身的衣履。（此句伏得好。不然後來那得一衫一襪贈郗氏。）備了數月的柴米。恐自己炊爨。誤了讀書

之功。雇了一個江北小廝。叫做用兒。來家使喚。（即當出鍾用。妙。）每日工價一星。他然後自己擬了些題目。選了些文章。足跡總不履戶。只有會文之期纔出去。閒常只埋頭潛讀。眞是雞鳴而起。三鼓方歇。以俟秋闈鏖戰。權且住筆。鍾生前日在書坊中見一冊新書。名曰峒谿備錄。翻開一看。係本京新安人姓童名自宏●近日的著述。他也買回來閒閱。你道這童自宏是誰。他就是童自大的胞兄。與他乃弟的胸襟大不相同。滿腹文章。却不願出仕。一意陶情山水。愛閱歷名山大川。民風土俗。他家中也是巨富。將家事付與兒子主持。只在外邊遊覽。有人勸他道。何不在家享用。常常奔波道路。何苦乃爾。他道。大丈夫志在四方。豈有個做看財奴。守這故園空老。（此等財主。吾見其語矣。未見其人也。）一日想道。東西兩粵。吳楚秦蜀。我都曾遊過。只不曾到過滇黔。我聞得苗蠻之地雖近中原。而人畏其險峻。細探之者甚少。我何不一遊。把蠻中風景紀出一段故事來。不但自己豁了

心胸。也可留爲後人長些見識。決意要去。親友咸勸阻道。苗蠻煙瘴之地。何可因遊觀之小事而輕萬金之軀。寧不聞千金之子。立(坐)不垂堂乎。他笑道。如諸君之言。床榻之上。屋宇之中。皆不死人者耶。達者之見。遂帶了數個家人。攜了若干途費。到了南京。在童自大家只住了一日。見兄弟那鄙嗇的樣子。十分難看。遂遷到朝天宮道士房中作寓。那時應天府學教授姓廣。第九回內廣教官薦干生到李太家。此處已伏其人。祖籍徽州。與童自宏原是社友。當日在家時甚是契合。今到此處。次日即去拜訪。廣教官聽得他來。忙倒屣迎入。敍了許多久別渴想的話。又閒談了一會。童自宏見他的學署牆欹壁塌。甚是不堪。說道。社兄在此爲一方之師範。怎魔(麼)貴署傾圮至此。也不申呈府縣修理一修理。廣官嘆了一口氣。道。豈但弟之敝署。連聖人的大成殿同兩廡都有倒漏處。曾呈稟過數次。皆置若罔聞。奈何。昨日正有一個笑談。弟與兩位敝同僚在那裡同閱諸生的月課。

門斗進來說道。外面牌坊上那個掉下來了。弟不懂所謂。問他掉下的是甚麼東西。他說。就是那個了。我知道叫甚麼。弟還罵他道。死蠢材。必定有個名色。甚麼那個那個的。遂出去一看。原來是牌坊柱子上那瓦套兒。因柱頭朽了掉了下來。弟也不知叫做甚麼。只得解嘲。向門斗道。這個掉下來就是了。儘着那個那個的。我如何知道。後來各書去查。始知名叫護朽。老社翁請想。一個文廟大門外的牌坊。乃衆人觀瞻之地。而(尚)且如此。又何況於他。童自宏顧家人道。拿五十兩銀子送廣師爺收拾房子。家人取出送上。廣教官道。老社翁駕臨。弟連一杯薄酒還不曾奉敬。怎敢當此厚賜。然不敢過却。有負雅愛。此屋雖弟居。乃官舍也。弟定將老社翁這·番義舉申報上臺。童自宏道。此萬不可。弟非沽名者。不過贈故人稍加修葺。以蔽風雨耳。廣教官領諾。作謝收了。童自宏別了回寓。廣教官即刻回拜。次日設席奉請。他自知童自宏尙樸素。

不喜虛華的人。請了兩三個得意的窮門生相陪。彼此談講。甚是相投。童自宏寓中無伴。約他們常去。以消寂寞。這兩三個秀才知他是好客的富翁。何樂而不往。便日日到他寓中陪談。大嚼豪飲。那是不消說的。（到聽日日到朝天宮陪那道士。這兩個秀才日日到朝天宮陪童自宏。惡惡一對。）一日。童自宏同他們到三山街承恩寺閒步。見許多的骨董鋪。遂挨着家看去。並無一件好物。看到一家。還有幾件看得的東西。他衆人中有一個朋友。見一個匣內放着一隻玉椀。便伸手取過來看。那開鋪子的。先見他們幾個都是酸丁打扮。料非售主。坐着揚揚不睬。此時見他拿椀。忙站起來說道。哎呵呀。看仔細。好閒賤手。遠遠的看看罷了。一下失錯打掉。你還賠得起麼。便伸手來奪。童自宏見他小量那朋友。心中暗怒。便一手接過來。問道。你這椀值多少銀子。就敢量人賠不起。那人見童自宏說這話。估了他兩眼。見他穿着也甚是平常。料不是主顧。遂冷笑了一聲。道。要是別人買。一百八十的要。相

公你若要。讓你些。〔買賣人人量。人錢可恕。稱呼這幾個你字。則可惡難忍。寫盡小人勢利的心腸。〕稱二十兩現銀子。拿去了罷。童自宏聽了這話。拿着向街中石上儘力一下。攢得粉碎。〔陳子昂摔胡琴是博名童自宏攢玉碗是出氣。然而兩件事都暢快。〕吩咐家人道。稱二十兩銀給他。〔余有一李姓長(輩)。新任江陰副總。新歲到省謁制臺。因往許事街燈市看燈。裝束如兵丁形當(象)見一家列紗屏。一架花梨架甚精工。問道。這架屏要賣多少銀子。那賣燈的道。你料道買不起。問他做什麼。又一個笑道。便白送你。恐你家還沒處放。你若愛。稱二十兩銀子。擡了去罷。李公家即在省城。回來差四名軍卒。拿了二十兩銀去擡屏。吩咐云。他若不肯。可將兩個掌櫃的拿來軍牢。到彼言其故。二人自悔無及。只得將屏付與。一事相同。故並及之。以快人心。〕那人爭道。這是人的寄賣的。定要五十兩。昨日人還到四十兩。尚不曾賣。如何攢碎了他的。先那朋友被他譏誚了兩句。一肚暗氣發洩不出。今見童自宏攢碎了。心中暗喜。便說道。你要二十兩。他就給你二十兩。還有甚麼說的。你先貶淺我罷了。他是徽州有名的百萬童老爺。像你這樣的鋪子開得起幾萬個呢。你也小量他。這條街是極熱鬧的所在。此時圍着許多人看。這朋友向衆人細說了其故。衆人一來也惱他眇(渺)視人。二來人情所使。自然要奉承富翁。都說開鋪子的不是。他方忍氣吞聲。沒得話說。童

自宏同衆人談笑着踱出聚寶門外。到了報恩寺。走乏了。投知客寮去。只見那一個大胖和尚。肥頭大臉。穿着一身紬緞僧衣。光着頭。坐在一張大圈椅上。見了他們。屁股略擡了擡。道。請坐。他衆人也都坐下。那和尚毫不瞅睬。也不叫茶。童自宏見他那樣子可惡。笑問道。老師就是知客麼。那和尚帶答不答的道。正是。童自宏道。請問這報恩寺以前是甚麼寺來。知客道。以前是長干寺。童自宏道。長干寺以前呢。那和尚忙(茫)然了一會。道。這却不知。童自宏笑道。寶刹也算南京第一大寺了。無限的貴官財主來往。像我輩窮酸不足論了。倘遇了那種人盤問起來。連本寺的來歷都不知道。不但於寶刹削色。就是有願布施的也不肯出手了。那和尚問道。相公可知道麼。童自宏道。我安得不知。那和尚忙立起。滿臉陪笑。足恭問訊道。適纔着實得罪。小僧以爲是等閒人。不知是廣見博識的老先生。叫小和尚送茶。茶罷。就叫擺果碟子上來。一

十六樣上色果品細點。再三讓着。吃了一會。又叫備齋。頃刻撤下果碟去。送來十二碗豐盛素菜。包子雲捲。南鄉米飯。細粉鮮湯。吃飯畢。又叫烹了一壺好毛尖茶來。漱了口。那和尚笑吟吟躬身問道。請問老先生。敝寺長干寺以前端的是甚麼寺。童自宏道。當年梁武帝要建長干寺。特選了這一塊地基起蓋的。長干寺以前是一塊大空地了。這有甚麼難解處。衆朋友先也以爲童自宏必知其詳。都側着耳朶聽。見他說這話。都忍不住的哈哈大笑。那和尚先當童自宏是實話。陪了無限的小心奉承。備茶果。備湯飯。盛款了要請教。此時方知是要他。又說不出口。心中暗急。光頭上的汗珠有指頂大。順着往下滴。寫和尚一路屁滾尿流的奉承請教。原來是這句話。寫得不急。偶憶一笑談。一個僧冒雪歸家。到屋內。雪花頭上滴水。徒弟問道。師傅頭上是那裡的水。師云。是雪洩了。此僧頭上大約也是洩了。童自宏笑着起身一拱。道。多擾了。笑着同衆人別處去隨喜。吩咐家人道。稱一兩香資送這師傅。那家人便向身邊取出一包銀子來稱。那和尚見給了一兩銀子。除茶飯

之費。還多餘兩數。方纔暗喜不急。因見他這樣出手。不像個窮酸。問那家人道。你們這位相公姓甚麼。在那裡住。口聲不是我們本地人。那家人道。我家老爺是徽州有名的童大百萬。你們這城裡住的童百萬就是他的親兄弟了。那家人也惱他出家人先那大樣。說他道。他先來時。你不那大模大樣。奉承得他快活。要化他一千五百。只當氈子上去了一根毛。說着。連忙趕主人去了。那和尚後悔無及。後來倒也教乖了他許多。再不敢以衣帽相人。不論貧富人來。都以禮相待。按下不表。那童自宏在城裡城外各僧房道院遊了月餘。買舟而去。或水或旱。到了貴州雲南一帶。住了年餘回來。果然紀了一冊手抄。名爲峒谿備錄。遂命匠人刻了絕精的板刷印。傳到各書坊中都有。腹中稍有文墨者。無不喜閱。獨他乃弟不善。他令兄帶了數十本來與他。童自大翻開一看。大笑道。花花綠。綠綠花。一個字。兩個叉。他認得我。我不認得他。人生在世。要認得銀

子足矣。何必要認此。又笑道。有用有用。付與一個管賬目的小廝。叫做美郎。道。留着覆醬瓶蓋醋甕。也省幾文錢買紙。不要可惜拋撒了。你道端的這本書上紀的是些甚麼。聽我細細述來。上面道。

峒谿種類不一。聞見同異各殊。余係目覩。辭雖簡而事詳。

苗人。盤瓠之種也。盡夜郎境多有之。有白苗。花苗。青苗。黑苗。紅苗。其衣各別以色。散處山谷。聚而成寨。睚眦❸殺人。仇報不已。故諺云。苗家仇。九世休。近爲熟苗。遠爲生苗。熟苗傜役之苦。勞同牛馬。男子椎髻當前。髻纏錦帨。織布爲衣。竅以納首。婦人以海肥銅鈴❹結纓絡爲飾。耳環盈寸。髻簪幾尺。以十月朔爲歲首。揉魚肉於木槽祭盤瓠。羣號以爲禮。見流官。無論尊卑。皆稱曰老皇帝。稱內地人曰漢人。以漢始通西南故耳。 九股苗在興隆凱里二界。以十一月爲歲首。 楚王

馬殷遣將鎮八番。遂成土著。多樓居。衣青衣。婦人被細摺裙。摺如蝶版。古致可觀。以六月六為正旦。其俗尚鬼。喜造蠱毒。身帶刀弩。多為盜賊。喪食魚蝦而禁禽獸之肉。葬則以傘蓋屍。期年發而火之。　宋家蔡家。春秋宋蔡二國之裔也。性樸不詐。衣冠盡廢。宛然苗類矣。　夭苗多周後。姓姬。尚行周禮。祭祖推其家長唱土語讚祝。　紫薑苗裝束與漢人同。多力善戰。亦曉讀書。嗜殺尤甚。得仇人。生啖其肉。夫死。妻先嫁而後葬。曰。喪有主矣。　賣爺苗在白納。賤老貴少。雖父老亦拽至他方賣之。（不知誰人買這老者何用。）　克孟牯羊二種。處於金筑。擇懸崖鑿竅而居。高百仞。●或垂竹梯。或緣藤上下。如同猿狖。　西苗尚勇好鬬。葬不用棺。不知拜掃。（此是效法上古所行。）飲醉相殺。醒復相好。（國中雖不至於殺。而醉後相打。醒後歡好者甚多。）　東苗性悍。衣藍短衣。婦着花衫。無袖。

遮覆前後而已。細摺裙僅蔽其膝。　驪氏之裔。死用棺。以石作墳。以七月七日祭先。甚敬。　四龍家衣尚白。（回回遺製。）喪服易之以青。（諺云。穿青衣戴孝。死鬼肚裡明白。大約因此而云。）有張劉趙三姓。一曰大頭龍家。男以馬牛尾鬣雜組髮中。盤之成蓋。覆以尖笠。一曰狗耳龍家。婦人作髻。狀如狗耳。（近日婦人挽長髻如驟髻。不知當作何呼。）一曰小頭龍家。一曰曾竹龍家。俗與龍家無異。　土人在新添司者。與衛人通婚姻。漸染漢俗。在施秉者。播入流裔。在邛水者。鬪狠輕生。　里人亦名夭苗。身衣木葉。（省了許多布帛。）新添丹行之間。蠻人性獷戾。以漁略（獵）爲生。衣簑衣。　峒人以苗爲姓。（好個大族。）性喜殺。片言不合。即起干戈。（尚強如中國人腹內之干戈也。）在石阡朗溪二司者。多類漢人。在永從者。居常負固在洪州。地頗膏腴。然不事耕作。惟喜剽掠。粵西有狪人者。好彈胡琴。吹六管。女善漢音楚歌。生女還之母

家。曰。一女來。一女去。　八番其俗。女勞男逸。夜則男勞女逸。晝可相均。勤[6]於耕織。長裙曳地。白布裹頭。以十月之望爲歲首。葬不當晝。必於靜夜。曰。不忍使親知之也。這纔[illegible]做[illegible]鬼。　犵兜衣青。身不離刀。　狆獚猍老叛[7]服不常。死則俯屍側葬。云。爲死者避壓也。　生理苟且。荊壁無門。出則以泥封户。何不憚煩。父母死。焚其衣冠。有如贈鬼。此俗近來盛興。　僰人號十二營長。玀鬼犵狫言語不通。僰人爲之傳譯。被氈衫。女吹箎。有凄楚聲。六月二十四日星回節。吃生肉。祭天過歲。朔望日不乞火。性悍好鬭。盧鹿同風。又好佛。手持數珠。善誦梵咒。有禱輒應。　玀。僰人後。住元謀。女負擔。男抱兒。[8]最潔。日杵米。不食宿糧。其人能咒咀（詛）變幻報仇家。又善變犬馬諸物。又有二形人。上半月爲男。下半月爲女。近日中華國少年。晝則爲男。夜則爲女。甚多。　犵狫其種不一。有花犵狫。紅犵狫。

赤脚善奔。不知惜命。此則不止於犵狫。天下多有之。布圍下體。謂之桶裙。善造毒箭。當之立死。受其氣者亦死。死則有棺而不葬。置之崖穴。或臨大河。剪頭犵狫者。男女剪髮。僅留寸許。犵狫物置之無用矣。豬屎犵狫者。喜不潔。與犬豕同食。　豎眼犵狫。蠻人之尤怪者。兩目直生。惡人衣青。●云。遇之有禍。去麻陽百餘里。亦不常見。播州。古夜郎地。其苗信鬼好詛。射獵爲業。衣用虎皮。以虎尾插首爲飾。　黎州蠻。白馬氐●之遺種。其類凡十一。曰。西箐蠻。三王蠻。邛部蠻。風琶蠻。保塞蠻。淨浪蠻。阿宗蠻。烏蠻。白蠻。兩林蠻。山後蠻。交易不用銀錢。漢以絹帛茶布。蠻以鹽馬紅椒。其俗尚鬼。稱其長曰都鬼主。●　建昌。俗陋性剛。與黎州相似。　松潘。古冉駹地。積雪凝寒。盛夏不解。人居累石爲室。高者至十餘丈。危矣哉。較立危牆之下者何如。名曰碉房。名甚新雅。親死。斬衰布衣。強於遼俗遠矣。

五年不浴。這却是驕東強。有終身不浴者。奸淫事。輸金請和而棄其妻。金多者樂甚。惟處女嫠婦勿禁。有罪者。樹一長●木。擊鼓聚衆而殺之。較依律問斷者甚覺爽快。富者貰死。有錢人到處得便宜。燒其室。奪其田畜。部落甚衆。無總屬。各推一人以爲長。　麥坌住白沙。牝午聘婦。吹笙飲酒。刻木人祀祖。負薪荷蕢。治生辛苦。　玀玀本名盧鹿。有黑白二種。黑爲大族。深目長身。面黑齒白。故名玀鬼。其人佩刀挾弩。左肩背脊拖羊皮一方。兵爲諸苗之冠。諺云。水西玀（玀）鬼。斷頭掉尾。男女貴者。寢不同席。至夜半密通之。俗謂。妻不如妓。妓不如偷。此玀鬼大約於此數語中悟出者。男去鬚。一老童應試。將鬚剃盡。其友驚問之。答曰。時人不識愁苦。將謂偷閒學少年。玀鬼豈亦學少年耶。女●辮髮。省了許多妝飾。氈衫爲禮。雞骨占年。死不用棺。同回回教。招魂以葬。女以善淫名者。人爭取之以爲美。這眞是尋忘八當當。白猓●玀住麻地。迎春邛州府。吹笙跣足而賀。　猓蘇居茂連山。種菽而食。　玀猫在鏞西硝井

等處。採薪拾菌。擕柴棍乞醴酒。醉臥中途。可供一笑。（中國此等可笑者亦不少。）金齒。古哀牢國。其苗人皆九隆之後也。其裔蕃衍。散處荒域。●其人有數種。有以金裹兩齒者。曰金齒。有漆其兩齒者。曰漆齒。有刺面者。曰繡面蠻。有刺足者。曰花腳蠻。以綵繩撮髻者。曰花角蠻。惟居諸葛營者。衣冠禮儀。悉如中上。 八百媳婦。其人性緩。刺花鳥於眉目之間以爲飾。俗同緬甸。相見把手以爲禮。 木邦亦名孟邦。其人多幻●術。能以木換人手足。又能置污穢於途。人觸之者。變爲羊豕。以錢贖之。復變爲人。有知之者。易置污穢於他方。則其人反變爲異類。其俗男衣白。文身髡髮截髭。女飾金圈象鐲。居皆竹樓。男貴女賤。民皆奴視其妻。（此風較中國大佳。定無怕婆者矣。）役之耕織。 老撾。其民性悍。徧體花繡。（水滸之燕青不能獨擅於前矣。）居高樓。其上寬廣。 猺一名犛客。其種有

八。曰天竺。咳首。僬僥。跛踵。穿胸。儋耳。狗軹。旁脊。又有飛頭蠻。鑿齒。鼻飲。花面。白衫。赤褌之類。猺俗童時燒鐵烙足心。沁以蠟油。重趼如鞹。易登險峻。婦人黥面成花。嫁則荷傘懸草履。歸於夫家。此禮在六禮之外加設。好劫掠。然信鬼畏誓。可以要結。較中土強多矣。當面設誓。轉背即忘。外有打寮山猺。杝親山猺。　獞人。居五嶺之南。冬綴鵝毛木葉爲衣。能用毒矢。中之者。肌骨立盡。劍仙以藥化人頭如水。大約亦是此藥。雖猺人亦畏之。　苗人欲舉兵攻殺。先期集衆。插牌於山。兵不厭詐。並讓道與人。全用不着。不意此猺竟是堂堂正正之師。偵知得以預備。　峒苗仇殺之後。漢官爲之講歹。兩造各積草爲籌。每講一事舉一籌。理詘者棄其籌。籌多者勝。負者以牛馬歸勝者。即彼此殺人。亦較其人數多寡而以牛馬賠償之。紛乃解。　講歹之時。兩造苗民各踞兩山之上。而立牛於其中。講既明矣。一苗持刃從牛頸下。於是兩山

之苗呼噪而集。各割牛肉一塊。歸而祭祖。若相誓。曰。有負論者●如此牛。 鑾獠●有事爭辯不明。則對神祠爇油鼎。謂理直者探滾油手無恙。愚人憤激。信以爲然。往往焦潰其膚。莫能白其意者。 各峒歃血誓約。緩急相救。名曰門款。 戰鬪進止。以發喊助威。曰鷓鴣號。 朱柰牛支以護頭頸。名曰固項。（若遇利刃。恐項難固。） 六月二十四日名火把節。苗相聚。生啖牛豕。苗人把忌。以元日爲始。二七而解。狰獚以三月爲忌。二十五日而解。俱不容人犯忌。午日。苗盡閉門把忌。先二日鎖鈕所擄之人。善逸者於是日走。苗不敢追。追懼不吉。 鬼方之民信鬼。椎牛而祭。謂之做鬼。（眞是活見鬼。） 初夏徙居數日。讓鬼居之。（奇想。豈春秋冬二季無鬼耶。） 謂之走鬼。平居寢不解裙。亦恐犯鬼故也。（豈彼地皆淫鬼。專犯入裙內耶。眞可笑。） 犵狫謂席地而居則近鬼矣。爲屋宇。必去地數尺。架

以巨木上覆杉葉。有如羊柵。故名羊棲。　獞人之室。緝茅衡板。下畜牛羊。謂之麻欄。　苗童之未娶者曰羅漢。苗女之未嫁者曰觀音。皆髻插雞翎。於二月羣聚歌舞。自相擇配。心許目成。即諧好合。（視六禮爲多事。）　苗人之婚禮曰跳月。跳月者。及春月而跳舞求偶也。其父母各率子女擇佳地而相爲跳月之會。父母羣處於平原之上。子與子左。女與女右。分別於原隰之下。原之上。相讌樂。燒生肉而啖焉。操匕不以箸也。漉咂酒而飲焉。吸管不以杯也。原之下。男女皆艷粧盛飾。男反褌不裙。女反裙不褌。（聚其意、負去時以便相合也。）　男執蘆笙。笙六管。長有二尺。女執繡籠。繡籠者。編竹爲之。飾以繒。即綵毬也。原上語女歌則皆歌。語男吹則皆吹。其歌哀艷。每盡一韻三疊。曼音以繚繞之。而笙節參差。與爲縹緲。吹歌之時。手翔足揚。睞轉肢迴。首旋神

蕩。是時有男近女而女去者。有女近男而男去者。又數女爭近一男而男不知所擇。有數男競近一女而女不知所避者。有相近復相捨。相捨仍相盼者。心許目成。籠來笙往。忽焉挽結。於是妍者負妍者。媸者負媸者。媸與媸不爲人負。不得已而後相負者。有終無所負。羞愧夾涕以歸者。彼負而去者。渡溪越澗。選幽而合。反裙不擇者便於此。解錦帶互繫。相攜還於跳月之所。各隨父母以返。而後議聘。聘以牛必雙。以羊必偶。先野合而後儷。苗之俗如此。此俗或不止於苗。　猺人夫妻異宿。晴晝牽臂入山爲樂。於路口插松枝以斷往來。謂之插青。見者即避。如或誤入。刀斧相加。　谿峒●男女相歌於正月朔。三月三。八月十五。而三月謂之浪花。歌尤無禁忌。　龍家苗立木於野。謂之鬼竿。春時男女旋躍其●下。以擇配偶。　玀鬼之俗。新婦見

舅姑不拜。裸而進盥。（進盥則古禮。裸則甚不雅觀。）謂之曰奉堂。　苗人取雞卵畫墨。祝而煮之。剖視吉凶。又有將葬其親。以雞卵擲地。●視卵不碎之處。即以為吉。於為卜兆者。　苗人臘祭曰報草。祭用巫。設女媧伏羲位。　苗祀神多書孔明天子之位。　苗人親死則聚親族笑呼歌舞。謂之鬧屍。（中國更有唱戲者。大約是染苗之俗。）又曰唱齋。至明年春月。聞杜鵑聲。比戶而號。曰。鳥有一歲一來。吾親不復至矣。（孝哉此苗。近日詩禮之家。親柩有在室而不悲號者多矣。）　苗人每遇令節。男子吹笙撞鼓。婦隨男後。婆娑進退。舉手頓足。疾徐可觀。名曰踹堂之舞。（禮失而求諸野。夫妻唱隨之樂。不意反在於苗。）　八番之蠻臨炊始舂稻。不宿舂。宿舂則頭痛。臼深數尺。相杵而下。其聲叮咚。抑揚可聽。名曰椎堂。　苗人醉後以長柄木杴躍舞。名曰舞杴。　獞人遠歸。止三十里外。家遣巫師提竹籃貯其裡衣前導而還。謂之收魂。　獞人

親死。慟哭水濱。投錢於河。汲水而返。用之浴屍。謂之買水。否則爲不孝。余聞此不禁傷心。苗獞猺獠。猶知慟哭其親。尚懼爲不孝。而近日簪纓世族。詩禮名家。親死不葬者甚多。聖經云。喪與其易也寧戚。有幾人哉。 播州苗所歌。十數輩連重袂而舞。以足頓地節歌。名曰水曲。

葫蘆笙大如盂。止六管。韻頗悠揚。 猺人之樂狀如簫。縱八管。橫一管以貫之。即古鳳簫之製。 銅鼓多馬伏波及武侯所製。故稱曰諸葛鼓。大苗峒方能有之。 琵琶只二絃。彈之應律。 苗人合樂。衆音競發。擊竹筒以爲節。 峒民爲筆用雞毛。彼蟲鳥之文。非此不可。 苗錦大似苧布。巾帨尤佳。藻彩雲霞。悉非近致。謂之花練。土俗珍之。 南蠻豪家以鵝毳毛爲被。溫麗勝於純錦。犵狫諸種則以茅花爲被。 苗人年十六無不帶刀。其鐵自始生時煉至成童。故最銛利。以黑漆雜皮爲鞘。●能者擲刀空中。接之以手。曰跳雞模。 苗人之

弩名曰偏架。以毒塗矢鏃。中者必死。掉鎗長餘二丈。用以護弩。戰則一弩一鎗。相依成對。苗人火器有過山鳥者。能打越重山。絕無障礙。蠻地多楠木。刳以爲舟。有絕大者。猺人截大竹筒煮食物。而竹不燃。亦異製也。（鍋到彼處亦無用矣。）猺獠睡無床褥。以三木支板。燃火炙背。板焦則易。（較睡炕者尤暖。）名曰骨●浪。處以瓦屋。居之溫室。則病而不安。溪洞收蟻卵。淘汰爲醬。非尊客不以供饌。粥雜魚肉蛆蟲。叢嘬●以爲珍美。謂之曰醅。苗之矜富者。則曰。其家蓄●醅幾世。咂酒一名鈎藤酒。或有以鼻飲者。謂由鼻入喉。更有異趣。富峒以九月一飲羣苗。謂之大設。（中國却無此等慷慨富翁。）牛羊腸臟略一擺洗。（近日人吃羊腸。尚有不擺洗者。）煮以饗客。臭不可近。必欲客盡之乃喜。曰不乃羹。凡殺牛。以骨浸於淵泉之中。歷久乃酥。取出食之。以爲至美。殺牛多者。

將牛角掛之屋上。以矜豪富。　苗人請客。先到者上坐。子先赴席。子居父上。到遲者立飲。（有一種大老富翁故做身分。遲延後到者。皆當以此禮待之。）　苗人渠帥謂之精夫。其相呼謂之妹徒。　獠人尊有力者謂之火郞。獠人之百姓謂之提陀。　洞酋妻皆稱媚娘。　苗人同類稱彐司年。　苗人幼稚謂之馬郞。　能通苗漢語者謂之客語。　爲苗人判論是非者謂之鄉公。　漢人潛入苗洞者謂之漢奸。●熟洞溪文移者謂之專事。　犵狫之隨行者謂之隊小。　犸(犵)狫之爲傭者謂之奴狗。　苗人買●人。量人以拳。一拳價一金。（防風氏身長二丈。若在彼處。值許多銀子。）　諸苗負物不以肩。用木爲半枷之狀。箝其項。繫帶於額。背籠以行。　猾苗坐茂草中。見孤客過。暗鈎曳入。綁之貨販。　苗人得漢人。恐其逃逸。以木靴着之而墩鎖。終身莫能出。有逃走拿回者。用板一片。以

釘釘於足上。墩鎖之外。六月曝日中曰曬日。冬月去衣使露處。曰曬霜。

其事甚多。不能盡錄。擇其異者載之。其全部則書房中有之。鍾生細閱了一遍。倒也胸目爲之一新。按過一邊。且說竹思寬那日別了鐵化。揣着他所贈的那一封銀子到錢家來。恰好大門開着。走進內中。悄悄躡足走到錢貴房門口。伸頭一張。見鍾生已去。錢貴靠着桌子。手托着香腮。一隻手做着手勢。虛空模擬。面孔上笑吟吟。不知心內想些甚麼。活畫出一個瞽女來。竹思寬見了這個樣子。不由得骨軟筋酥。忙到郝氏房中。郝氏正在床上睡着。上前抱着親了個嘴。就伸手到他褲襠內。摸那大而且癟的朽牝。牝字之上加此數字。聽乎其爲牝矣。一笑。笑着道。你這件寶貝東西。比當日更肥範有趣了。故說違心之言。故未語先笑。善奉承者連此物也奉承到。郝氏笑道。知道不堪。不勞你假奉承。郝氏竟有自知之明。你昨夜爲甚麼不來。想是那裡又敘上新人了。你此時有這些假親熱。竹思寬

道。也沒甚麼新人。一來我前晚在你這裡弄了一夜。不曾合眼。（接前不漏。）昨日乏了。去歇息歇息。二來我如今不敢常常到你家來。心裡有些過不得。郝氏道。我同你相與了這幾年。今日重新講這句鬼話。有甚麼過不得。是甚麼緣故。竹思寬親了他個嘴。道。不瞞你說。你的那個女兒是個狐狸變的。會懾人的魂魄。我一瞥見了他。就掉了魂。你要叫我同他沾一沾身。我睛(情)願死在你肚子上。在你家替你當個老烏龜。你就拿棍也攆不出我去。郝氏含笑把他打了一個嘴巴。道。我同你相厚了這些年。我一心還想要嫁你。他也算你的一半女兒了。你還想做這樣的事。況且你想想你這東西。可是輕易近得人的。我那嬌滴滴的女兒。不要說弄。他要摸着。（目不能見也。摸字妙。雖泛常語。亦不錯誤。）管就嚇死了。竹思寬道。你這些話說的一點也不相干。難道雞巴硬了不認親。況外國的風俗說。生我者不淫我。生者不淫。除了自己的親娘同親生的女兒。別的一概混弄。像這樣

的女兒。十個指頭扯扯。關着那一條筋。你若肯容情。我把你娘兒兩個當做素珠。一串兒穿起來。你說我的東西怕他禁不得。我想有其母必有其女。你的這件寶貨難道生成的這樣大。也不過是我揎開了的。你恐我吃白食。故有這些推托。遂在腰間掏出那封銀子。打開道。五十兩細絲相送。你總成我一總成。我後來還重重的謝你。豈不強似他前日接那窮鬼。郝氏道。還提他呢。我只接了梅相公的一兩東道銀子。被他吃了兩日去還不打緊。女兒白白的陪他睡了兩三夜。一個錢也不見。竹思寬道。可又來。只許他白接人。難道你就叫他留不得我。郝氏道。這丫頭情性古怪。只好等他那一日歡喜的時候。我慢慢的對他說。他若肯依。就是你的造化。極寫老鴇之醜惡。見了銀子。連親生女子都不惜了。有一句先要斷過。這不過只許你嘗嘗滋味。不要說得了甜頭。戀着他。撇了老娘。我把你的肉零碎咬了下來。身上的肉零碎啐(咬)下來還罷了。若將陽物也零碎咬下。何處再覓此如驢之具。竹思寬道。我原不過想嘗嘗。怎敢得

新忘故。你但請放心。竹思寬昨夜同火氏未曾盡興。方纔又張見錢貴
那番舉動。此時手摸着郝氏的老陰。說了這一會話。總未離手。摳摳挖
挖。滿手淋淋漓漓。動火之甚。抱住了郝氏。道。承你慨諾。我且先謝謝媒
著。郝氏被他挖得難過。也正想他這種謝儀。同脫光了。架起兩足。弄將
起來。他二人一個是驢腎般的陽物。一個是皮袋樣的陰門。這一場非
同小可。那樣結實的金漆楡木床。還搖得格支支亂響。兩個帳勾叮叮
咚咚。一個陰戶搗得瓜瓜答答。財香在隔壁房中聽得好生難過。走到
窗下。張見他床上枕頭推在半邊。郝氏平平仰臥。像是渾身被他搗酥
了。四肢張開。宛然是一個大字。奇想。像形。竹思寬還橫舂豎搗。財香見他兩
個的那様子。笑得肚疼。他二人要夠兩個時辰。方纔歇手。竹思寬要求
他做媒。把吃奶的力氣都拿出來奉承了。他這一下。叫他把銀子收了。
又懇求他去看看緣法。郝氏得了他的銀子。又被他弄得渾身痛快。推

辭不得。叫他坐聽佳音。遂走到錢貴房中。那錢貴因與鍾生訂了終身之約。心中歡喜。蔵於中。形於外。未免那喜色就露於面上。郝氏見他喜氣洋洋。心中也暗喜。便道。兒呀。我看你一臉的喜色。大約是有喜事臨門了。錢貴道。兒處在這活地獄中。有何喜事。郝氏道。事到有一件。你若肯依從了。也是件小喜。遂將竹思寬送了五十兩銀子。要請他歇一夜的話說出。錢貴不等他說完。大怒道。這奴才。連畜生都不如了。他與母親相處了多年。怎麼又想起我來。這豬狗不如的下流。該拿驢糞塞他的嘴。我自幼見他是個舔癰舐痔。不端的小人。（此一句是暗含着撥成蠢化家詩。）屢屢要辱罵他。因他係母親相知。我看母親面上。容忍多次。他今日反這等無知妄想。放這屁起來。我當與他性命相搏。我雖眼睛看不見。我若聽得他聲音。遇着這大膽的豬狗。與他誓不俱生。千小人。萬匪類。罵不絕口。那郝氏恐竹思寬聽得。惱了不來怎處。便道。你不肯便罷了。何必這等破

言。忙抽身出來。原來竹思寬正在房門外。一團高興來聽好消息。誰知被他罵得狗血噴頭。郝氏怕他羞怒。忙拉他到房中陪話。道。那丫頭嬌養壞了。嘴不値錢。你宰相肚裡好撐船。（他肚裡未必能撐船。膀下倒有一個大篙攪。）看我薄面。不要記懷。我替你陪禮。叫財香收拾酒肴來與他消氣。又將銀子還他。道。你請收回罷。我沒福要你的。那竹思寬如何捨得撇了郝氏這個對子。便道。你女兒不肯。你是肯的。銀子就送了你罷。叫我拿了那裡去。郝氏也就笑納。二人吃到天晚。上床。竹思寬道。你女兒的惡口罵我。我且拿你的屄出出氣着。使出蠻力。足足拿郝氏出了半夜的氣。搗了個無數。郝氏心中暗暗感激女兒了不得。竹思寬把力氣也費盡了。睡下想道。婦人中賢慧的太賢慧。潑賴的太潑賴。鐵家娘子那樣溫柔嬌媚。（以偷漢婦人為賢慧。為溫柔。非此等下流人無此異想。）這妮子看他也還好。誰知這樣可惡。眞是。

鼠狼未獲得。　空惹一身騷。

我還是串通了老屠。把小鐵卦(引)了出來。同他娘子去親熱是正經。想了一會。一覺睡到日出起來。別了郝氏。往屠家去了。此後錢貴但是聽得竹思寬來。便在房中大罵。你道錢貴果是爲要來嫖他的仇恨麼。自從竹思寬打合了鐵化來梳籠了他。直恨至今。礙着母親發洩不出。恰遇有這個因頭。把這數年的鬱氣都發了出來。且他要杜門守貞。先撒個潑樣與郝氏看看。後來竹思寬要來看郝氏。悄悄的瞞着他。郝氏又囑代目。但是竹思寬來。不要告訴他。錢貴見他許久不至。纔氣撇了。所以後來錢貴嫁了鍾生。郝氏招了竹思寬。竹思寬再不敢上他家的門。就是此時結下的仇恨。這是後話。再說那火氏自經了賽敖曹之後。雖弄得陰門腫裂。他不以爲苦。反心中私喜道。因今日不爲苦而反喜。所以後來方死於此也。不意天地間生此異物。若陰門不痛。內中之樂自然不可言盡。過了數日。腫消痂退。依然好好的一個妙牝。恐未必似當日之妙矣。心中想道。雖然不腫痛了。若仍

然還弄不得。豈不枉受了這番苦楚。我何不去試他一試。纔可放心。遂走上樓去。將褲子脫下。睡在床上。用手指摳挖。竟是一個大窟窿。與當日那一條細縫大不相同。甚是得意。（犬氏雖得意。鐵化若試着甚不得意。）想道。局面有些好了。但得個甚麼試驗試驗纔妙。滿屋顧盼。忽見壁上掛着兩個搥癢的花梨棒槌。（第一回內敘樓上擺設之癢槌。此時纔用着。）有鵝蛋大小。比蛋略長些。一個大指粗的把兒。忙起身取下一個來。用手箍了箍。道。這個與他的差不多粗細。若這個弄得進去。他的也就弄得進去了。遂用許多的津唾。將棒槌潤濕自己的陰門。內外也用上許多。仰臥着。蹺着腿。揸得開開的。拿着往裡面塞。雖覺有些難入。却不甚痛。想道。料不妨事。手婉(腕)用力往內一送。一下攮了進去。似乎微有疼意。摸時已全然入內。只剩個把兒在外。大喜道。好了。這次却弄得了。復沈思道。寬處容下了。但他那長得利害。內中容不得怎處。又想了想道。有了。到臨弄時叫他放入。只儘我裡邊。到了

底。剩在外的。拿汗巾裹住。便無礙於事。悟性頗通。笑道。我的道場雖排下。不知幾時纔遇得這着和尚。竊道也只用個和尚。他擺弄了一會。有些火動。就拿那槌兒一出一進的抽。正弄得有些趣味。那狗在胯下搖着尾。將鼻子混拱。因棒槌塞在戶中。他尋不着門。在腿縫中舔幾下。又在糞門上舔幾下。或在手上也混舔舔。狗知之乎。汝之淫人將棄汝而取竹思寬也。礙着手。抽得不爽利。倒把棒槌拔出來。用兩手扳住腿彎。屁股疊起。托戶大張。叫那狗舔。舔了幾下。內中覺得比每常分外有趣。用手摸時。原來當初只一個小圓眼。狗但伸得舌頭進去。如今被大物搞開。此時又被棒槌撐得像鍾子口似的、個大洞。狗小嘴尖。聞見裡面腥氣。嘴拱進去有二寸許。舌頭入內深處。所以較常愈樂。舔狗多時。淫興已足。穿褲下樓歸房。他先那幾日因牝戶裂疼。知道行事不得。倒也不想去弄。此時好了。又試過無妨。可以大舉了。把那個粗大東西時刻在念。吃着飯拿着箸子。就想起他的長來。

想。吃茶掇着鍾子。就想起他的粗來。看見燈盞。就想起那夜用油。二想。（想心）又把那大而且粗的放在心上。連睡都睡不着了。每日叫巧兒來此想令人絕倒。回在外打聽。使得他如走馬燈兒一般。來來往往個不住。心裡一動就叫他去。一日何止百十次。到晚睡下。那丫頭出不去了。纔得少歇。把他的腿也走腫了。脚底心上泡都磨出。他要圖主母歡心。也顧不得勞頓。一日。忽見巧兒來說道。大爺今日又去賭錢。吩咐家人說今夜不回來了。火氏雖然歡喜。又愁着竹思寬不知可知道。如何望得他來。凝眸盼望。一刻三秋。比那秀才望報錄。與那農夫望歲。還着急幾分。正合了曲子上的兩句道。

望將穿。不見情人到。

將晚時。望得悶上心來。神思困倦。伏在桌上。不覺睡去。忽見竹思寬走進房中。慌忙爬起。笑逐顏開。上前一把拉着手。同在床沿上坐着。道。你

來得好。我望得眼睛幾乎滴出血來。你剛纔進來沒人看見麼。竹思寬摟着他。道。我也幾乎想殺了。恐你懸望。纔在外邊。見沒人。所以走了進來。忙去把房門關了。兩人攜手上床。不暇脫衣。只褪了褲子。二物相接。方要送入。正纔高興。忽被一推。猛然驚醒。掃興。昔有一人睡覺。爲妻呼醒。其人大怒。痛撻之。妻問其故。伊曰。人請我吃戲酒。方才上席。被你叫醒。豈不可惱。火氏將到妙境。被巧兒喚醒不恨者。竹思寬來強如做夢故耳。原來是夢。睜眼看時。却是巧兒笑嘻嘻站在床前推他。火氏因叫巧兒不住來回打聽竹思寬的消息。走到角門口看看。見門𨷲着縫。疑內中有人。走進去到北窗下一張。只見竹思寬在內獨坐。他忙進去道。你多昝來的。爺今日不在家。奶奶望你連眼都望穿了。叫我出來看了十數次。竹思寬笑道。我來了好一會了。就摟他在懷中。親了個嘴。巧兒笑道。那一夜我睡着了。你同奶奶可弄得。竹思寬道。你奶奶的那東西緊小得很。弄了一會。他怕疼。只得罷手。把我幾乎急死了呢。巧兒道。我聽見他們說你的有多粗多大。我就疑惑弄不得。

可應了我的話。既然這樣。他還想你來做甚麼。竹思寬道。那是頭一次纔試新。第二回自然就不妨了。巧兒笑道。我就不知道這件事有甚麼趣。甚麼好吃的餹棗兒。何苦這樣忍疼捱痛的還戀着他。是個未曾嘗過滋味的小丫頭說話。竹思寬笑道。你不曾嘗着味兒呢。後來嘗着了還更愛。你的雖然弄□□。□□你在門口晃晃。你看可有趣。就掀開衣服。扯他褲子。巧兒故意不肯。竹思寬強替他脫褲。就將他仰臥在椅子上。看他的囫圇美物。只條細縫。巧兒比火氏的又自不同。十分可愛。眞是生平頭一次纔乍見也。唾上一朶津唾。用手攥着陽物。將龜頭在他那縫上擦晃。巧兒被他擦得癢酥酥的。不住嘻嘻的笑。晃了一會。也有些清水流出。巧兒笑道。晃得不好過。你放我起來。我去對奶奶說。好出來同你做正經事。竹思寬放起他來。他穿了褲子。上來與火氏報信。見他醒了。附着耳道。原來竹相公來了。我方纔出去看看。前邊一個人也不見。書房院子門倒關

着。我先疑是家人們在裡面賭錢。我走到後邊角門口聽聽。門是虛掩着的。我進去看。只見竹相公自己一個坐在裡面呢。他說昨日串了開賭場的屠家。今日請了爺去要夜局。他知道不回來。故此傍晚來了。到了門上。不見一個人。想是知道爺不來家。都吃酒要錢去了。可謂上有好者。下必有甚焉者矣。他悄悄走進書房。倒關着門。開着角門等我。可可湊巧遇了我去。他見了我。歡喜得了不得。叫我拜上奶奶。請奶奶早些出去。火氏聽了。笑容滿面。精神頓長。那個喜那裡還說得出來。連忙爬起。一。忙忙下床來。二。忙忙到鏡臺前。三。忙把頭髮挽了個結實。兩鬢刷光。忙忙的勻了勻臉。四。忙點了點唇。忙拿出一條大紬汗巾。五。忙塞在褲帶上。正收拾着。見捧了晚飯來。他心忙意亂。也無心去吃。吩咐道。我心裡不自在。要早些睡。不吃飯了。你們都去快快的吃。吃了都早早的睡了罷。丫頭們拿去了。受用一飽。伸開鋪。倒頭而睡。覺得他們比火氏還快樂幾分。巧兒問道。奶奶怎

麼不吃飯。火氏笑着低聲道。他的那東西長得利害。吃飽了。怕頂斷了腸子。空着些肚子好。（奇想。）忙叫巧兒掇了一脚盆水來。（忙六。）熏水澡牝。忙拿了一雙大紅睡鞋。（忙七。）用塊綃帕包了。叫巧兒籠在袖中。外面有起更時分。丫頭們大約睡沈。恐書房中無燈。忙叫巧兒點了兩枝安息香。（忙八。）拿了兩枝燭並焠燈。然後忙忙出來。（忙九。）纔到角門口。那竹思寬正站在那裡潛潛等等。一見了面。也顧不得巧兒在傍。兩人忙摟抱着。（忙十。先是火氏獨忙。此是兩人同忙。）親嘴咂舌。親熱了一會。相攙進房。巧兒忙點上了燭。（忙十一。這是巧兒獨忙。）竹思寬見火氏比前夜愈加俏麗。等不得敘寒溫。情急如火。忙拉着火氏、同上床。（忙十二。這是竹思寬獨忙。）巧兒遞過那個包兒。火氏接過。放在枕傍。忙忙各自寬衣解帶。（忙十一。此是兩人同忙。）脫得精光。火氏忙把睡鞋換上。（忙十四。此又是火氏獨忙。）竹思寬見他一身雪白肌膚。燭下照耀。細膩如放光一般。兩隻小脚剛有三寸。穿着大紅平底睡鞋。神魂飄蕩。那陽具翹然直舉。忙叫火氏睡倒。（忙十五。）竹思

寬兩手捏着他兩隻金蓮。分得開開的。看他的牝物時。比前大了許多。兩瓣大張。中間一朵花心。碎糟糟如一個楊梅一般。微微紅紫。心愛極了。忙縮下身去。（忙十六。此又是竹思寬獨忙。）親嘴也似的連親了幾親。把舌尖將那花心舔了幾下。忙上身要弄。（忙十七。）火氏前次與他初會。那個大物雖然看見。却不曾細細賞鑒。此時要仔細領略一番。便道。你且住着。待我起來看看。遂爬起來。那話正猙獰跳躍。他一把攥住。仔細端詳。果然好個異物。

紫威威一個和尚光腦袋。鼓稜稜一枚頭陀大戒箍。粗將雙圍。長約一尺。青筋蟠繞。如皮繩亂纏鐵棒。黑鬚倒豎。似毛纓上托鋼鎗。若非那騷淫寬大之陰。怎容這堅粗長大之腎。

那火氏見了。眼中都爆出火來。心愛極了。縮下身子。也將嘴來含住。（是先竹思寬舔他的。此是他舔竹思寬的。可謂還禮。）他那一張未及三寸的櫻桃小口。只含了一個頂兒。就撐得嘴了。有些疼。笑道。好大東西。連嘴都含不進去。（喜殺。火氏之嘴反不如其陰矣。）他用

舌尖把那馬口挑弄了幾下。竹思寬筋骨皆酥。忙推他睡倒。忙十八。兩人都情急了。用上唾沫。一頂而入。毫無難苦。火氏心中之喜不消說的。把個竹思寬幾乎樂殺。問道。這次何如。火氏笑嘻嘻搖頭。道。不疼了。只有些脹脹的。竹思寬放了心。忙抽拽起來。忙十九。抽了有十數下。淫水滑溜。漸漸送入有多半截。還剩有三寸餘在外。伏此一句。爲後日死火氏之根。火氏覺得頂到底了。再入就受不得。忙伸手去攥住。道。忙二十。進不去了。就到這裡罷。竹思寬也覺龜頭頂在軟濃濃的肉上。甚是有趣。知道他的牝戶大而不深。也不敢再進。火氏用手捏住那則寸。叫他拔出來。起來拿過帶來那條汗巾。替他裹在根子上。先只疑是帶來做陳媽媽。不想是做如此用。忙將褶褲帶取過來。忙二十一。紮了個結實。然後臥下。忙蹺開兩足。忙二十二。竹思寬就勢扛在肩上。一挺而入。這回將弄起來。響聲震耳。好一番動作也。怎見得。

那火氏牝中與口內齊鳴。竹思寬陽物共腎囊亂撞。男子婦

人。上下並用。陰門厥物。兩件同忙。弄夠多時。抽扯半晌。火氏初經這番風雨。心窩內受用難當。竹絲(思)寬乍嘗這宗美物。遍身上酥麻樂極。有半個更次。將一個時辰。竹思寬情濃精洩。那火氏也興足火消。

兩人拭抹乾淨。這不知是用大汗巾。是用包鞋的帕。並肩疊股(臥)下。以上共寫十二個忙字。到此方忙畢。世間惟此事。雖極罷緩之人。到此事無有不忙者。偶意(憶)一笑談也。(夜遊神曾家訪察善惡。正值他夫婦行房。入問他家宅神。云他二人所作何事。答云。造人。神問年造得多少。答云。一年只造一個人。笑道。一年造一個。何須如此忙。附此。)竹思寬道。方纔若不戲(是)巧大姐出來。我幾乎空費了這場心。白等了這一夜。火氏道。這幾日我那一日不望你。時時刻刻叫巧兒出來打聽。那一日不走二三十次。今日也是他伶變。要不是到角門來看看。豈不悟(誤)了天大的事。竹思寬道。總有個緣法。應該我兩人姻緣湊合。所以他纔走了來。火氏道。你進便進來了。明日怎麼出去。竹思寬道。我想到了。明日約略有開大門的時候。我到廳上。只說來會鐵老爺的。說是不

在家。我就出去了。要是遇見鐵大爺回來。他也只當是我纔來找他。那裡疑心我在此過夜。你道這想頭好麼。火氏歡喜得了不得。摟緊了他。親了個嘴。道。親親。你眞好想頭。竹思寬道。我承你這樣深情。這幾日我的心思也費盡了。串了老屠。尋了幾個賭友誆了鐵大爺出去。我纔得來親近你。火氏緊緊的摟着他的脖子。道。覞覞的哥。你要留心想出個妙法兒來。常常把他弄在外邊去。（妙極。下句不曾說出。謂常常把他弄在外邊去。你的那個纔常常弄得我這裡邊來也。此一句。寫淫婦之淫。至於此極也。）我同你終日相親纔好。竹思寬道。我自然留神。何用你說。你那條有血的汗巾我帶在身上。簪子關在頭上。一日摸着一百遍。就想你一百回。連夜裡睡覺都是魂夢顚倒的。火氏道。可不是呢。我比你還利害。你的那幾根毛。我剪了幾根頭髮包在一處。（夫妻稱爲結髮恩愛。奸夫淫婦以毛髮相結。當作何稱。）我拿了幾個珠子石寶。一塊金子。一個銀錁兒。寶貝似的裝在花包裡。（自有毛以來。未有重之至此者。）掛在褲帶上。來（走）着坐着。但把我的腿挨一下。就想起你來。（若帶在褲內胯在（之）前。刻刻

（與陰戶相挨。豈不甚妙。）剛纔望你不來。纔閉上眼。就夢見你來了。正講得親熱。被巧兒推醒。說是你來了。又摟着親了個嘴。道。親親。我看這個樣子。同你今生今世同生同死。（將來之讖。）再拆不開的了。說着話。竹思寬看那火氏兩隻眼已乜斜着。一點點個鮮紅嘴兒微綻。似笑非笑。兩個眼眶通紅。兩隻手不住的捏弄陽物。知他又有些情動。看了他這騷態。心愛不過。又堅(昂)然直豎。兩人這一場潑戰。非同小可。火氏竟自輕車熟路。越覺有味。交溝(媾)多時。竹思寬雖把筋力費完。那火氏也算飽其所欲。事畢之後。竹思寬伏在火氏肚子●上。咂口調笑說道。俗語說。婦人嘴小。陰戶也小。我看你這樣一張櫻桃小口。不意你下邊的。竟可容得一個大秋(約)半斤的桃子。好像開棺材鋪的招牌。外面放着小棺材做樣子。裡邊的却大得放樣。火氏笑着道。要不虧我這大棺材。你這東西裝在那裡。竹思寬笑道。可是人罵的。我竟是短棺材厥的了。火氏道。這是怎

麼說。竹思寬抽了兩下。你不見只裝了多半截。還剩這些在外面麼。笑

說了一會。又抽一陣。竹思寬將陽物拔出。縮下身子。再看火氏的陰戶

時。有幾句比方道。

牝戶大張。如喜極人裂開笑口。花心外吐。似饞勞鬼牙縫流

涎。又如那善說人臨死一言難吐。唯張嘴而似嘆似語。又像

那啞巴子欲說無聲。只吐舌而或閉或張。從前細細一紅溝。

今此寬寬一黑洞。

二人又頑笑了一會。都乏困了。並枕而臥。只苦了巧兒。聽了半夜梆聲。

那小牝中也點點滴滴流了好些清水。有打油四句道他三人。

覆雨翻雲錦被中。漏聲短促興匆匆。

獨憐識趣知情婢。聽得淫腔一夜風。

他熬困了。以椅代榻而睡。一覺醒來。出去溺尿。見天色將明。忙推醒了

火氏。穿衣而别。古人有兩句道得好。

最是五更留不住。 喚人枕畔着衣裳。

正是這個光景。那竹思寬穿衣起來。也不敢復睡。見紅日將出。開了院子門出來。往外一看。大門已開。家人知主人不在家。尚都酣睡。管門的開了大門。大清早料無客來。且回房中高坐。竹思寬滿心歡喜。忙忙趨步而去。看官且住。前說竹思寬的這根孽且(具)只有一個郝氏是他的老對子。除他之外。老娼淫妓遇着他。肉綻皮開。今這火氏是良家少年嫩婦。且又是一個嬌怯怯的身軀。如何倒反弄得。要知事有不然理無足異。竹思寬當日嫖妓時。有一個妓字在心中。以爲他老的少的。村的俏的。見過了千萬。此窽何所不容。況嫖妓可還有用唾沫的理。爬上身。猛然一下。自然弄得狼狽而走也。未必幾千百個妓女都受不得他的。也不過遇了幾人受了他的虧苦。互相傳說。人就不肯招惹他了。他

後來遇了郝氏。正是棋逢敵手。心滿意足。已出望外。也就不想去再尋別人。今遇火氏這一番下愛。眞是夢想不到的美事。可還有推辭之理。見了他這樣個青年嬌嫩的人兒。不敢像當日冒失。去下辣手。唾而油。油而破。兩次三番。用了多少水磨工夫。纔得漸入佳境。且男人的陽物既有大小不同。婦人陰戶豈無濶窄之異。奇矮極小之男子有極大極粗子(之)壯陽。何見得嬌怯秀美之婦人而無深鬆濶大之牝物乎。俗謂觀婦人之面色。可以知陰好歹。黃鬆黑緊白邋遢。大約火氏之面皮是個黃白淨了。閒話不必多言。且看正傳。那(錢)貴自從與鍾生定盟之後。私心竊喜。以爲終身有托。遂吟一詩以誌意云。

半生心願一朝酬。　意蜜情殷不自由。
何日桂香來枕畔。　夢魂先到曲江頭。

叫代目代他寫下收貯。錢貴因代目一見鍾生。便識他是個佳客。慫恿他相會。得遂了生平之願。越發待他親厚。暗對他道。●此事只你知我

知。不可再傳六耳。異日我此身有歸。決不使你失所。代目感之不盡。暗暗也自歡喜。且說這代目之父姓戴名遷。戴遷之父親名叫戴善。他家祖上也還是書香一脈。到了戴善。讀書不成。因而學賈。他雖非絕頂的好人。還是個一邦之善士。四十無兒。他的妻房氏屢屢的勸他娶妾。戴善不肯。道。我若命中無。雖娶十妾奚益。應不絕嗣。焉知你就不生育。何必又多做這番事。誤了人家的兒女。房氏見丈夫執意如此。也無可奈何。光陰迅駛。歲月如流。不覺又是十載。他夫妻二人同到了五十歲上。房氏道。我年已五旬。是萬萬不能生育的了。你娶妾一事。似不可緩。戴善還不肯意。房氏道。不孝有三。無後爲大。凡事要盡人事以聽天命。你娶了妾。若再不能生子。這就是命了。況且你一生並無惡過。未必就到絕嗣的地位。前日二叔帶了信來。他尚無子。你再又無子。將來戴門宗祀豈不斬絕了。戴善見房氏說得大義凜然。便道。你這樣賢德的話。我

安得不聽。但我今娶妾是爲生子。非圖慕色也。不必拘定要少年標致處子。就是中年略像樣的寡婦。可以生育的就罷了。房氏聽得這話也甚有理。托媒人去訪。不拘女孩寡婦。只要沒殘疾宿病。遇巧便成。過了幾日。媒人打聽着了一個小寡婦。來說道。這個寡婦二十歲了。先守着個小兒子。不幸死了。公婆憐他青年。叫他改嫁。他娘家姓繆。（他姓繆。生得乃郎雖不甚妙。孫女幸而還妙。）人物生得也好。我們提起府上要尋一房。他素常知道府上是良善人家。也竟願意。房氏大喜。一應禮物俱全。擇日娶了進門。就在西屋內住。房氏見這繆氏生得端莊穩重。心中甚喜。如姊妹一般相待。過了一年多些。就生了一個兒子。這老兩口歡喜無限。只生過這一胎。以後雖也還常常下種。總不見收成。（這纔妙。再生一個便不妙了。）這核（孩）子他也無病無災。易長易大。到了八九歲。送入學堂。起名戴遷。他這讀書不過應卯而已。讀書幾年。虧他聰明。竟可上上賬目。寫寫包皮。到了十六七歲。老婦人

望孫子心盛。就替他娶了一個那氏爲媳。頭胎生了一個女兒。就是代目了。後來又生了二個兒子。這戴遷到了二十多歲。他父母相繼告終。都是七旬外的人了。五十無子。方纔娶妾。竟還得見孫子。這也就是天眷善人。（看官當於此等處着眼。）他老夫妻也自瞑目了。他生母繆氏也將五旬。這戴遷自幼因他嫡母房氏姑息太過。嬌縱得他無所不爲。他家與竹思寬昔年准與人的舊宅比鄰相接。竹思寬久已看上了他的家私。因他父母在堂。不敢動意。他父母死後。喪事完畢。被竹思寬輕輕一鈎。就鈎到賭場上去。下了場鍋。這個昏頭昏腦的少年。乍見了一個雪白碗中裝着紅紅黑黑。金晃晃的六塊骨頭。以爲是天地間第一種高貴上流有趣的美事。死命貪住。人先哄他上鈎。小小的輸兩場與他。他便欣欣得意。道。我的本事高強。纔初上場。就把多年耍錢的老把勢都被我贏了。若再頑熟些。我定是頭一把交椅無移。（疑）那裡知道是別人下的香

餌。這一件事原來也有些邪處。初去學他。心中何嘗不懷着個我是初學。恐怕耍輸。若果然一上手輸上幾場。也就興致索然了。惟獨這一毫不知的雛兒。不要講甚麼岔口。連叉快還認不清。自己擲了兩個六。兩個三。兩個二的三三靠六六的快。不會贏人。反被人擲了四個六。兩個二的黑隔子眼。假說快。倒贏了錢去。豈不可笑。他這樣被人弄去哄了。手起就該背了。竟大不然。混擲瞎擲。滿手楞裡都是。明明五個骰子坐着是個臭了。那一個還滾出一個快來。譬如坐三個六。一個金么。一個白么。那一個看着是個二四的樣子。他一陣跳。不是么就是三。反贏五注。諸如此類。定要與他贏過幾場。夢魂中都想着這個甜頭。但是略知道了些。這就拾着倒運的票子了。便一日一日的輸將下去。因戀着先贏的那幾場。決乎不肯放手。到後來大輸過三場。他心中不服。道我前幾次怎麼贏來。這輸不過是手氣不順。故此偶然失利也。並不知是入

了人的圈套。再要想去翻本。越翻越輸。間或僥倖贏得一場。貪心不足。又想去贏第二場。不但不能贏來。反將前次贏的貼了利錢送去。這些孟浪不知死活的小夥計們賭錢。更有可笑之處。譬如那人來賭。只有十兩銀子。把他贏到了九兩九錢還不肯歇。定還要想贏他二十兩。就不知那人輸到十兩零一錢。連那一錢都沒有。設或那人色子順了些。翻回一二錢。越發不肯住。道。他十兩銀我先贏到差一錢。尚不肯饒他。何況此時反又少了一二錢。安肯心死。一時被那人手快起來。不但十兩翻回。倒反贏幾兩去。那人先已輸到將盡。此時翻本。而且又贏。焉有不歇之理。到了這個時候。睜着眼。張着嘴。纔嘆氣後悔。他心中何嘗不想剛纔休說贏了九兩九錢。就是贏四五兩也是個采興。就該歇了。萬不然被他翻了本去也就罷了。決不該反輸了自己的。及此時懊悔。那雪白的細絲錠兒已被他捲而懷之。倒不出來了。還有一種可笑的人。

一上場去。色子又順。手氣又好。三文五文。一吊兩吊的贏了幾拾兩。心猶未足。竟像在這幾塊骨頭上要贏出個大財主來的樣子。拿在手中。總不肯歇。人擲這件東西。一日到晚。若手氣不改。俗語說得好。這叫做十回九不遇的事。那裡拿得穩。後來手氣一敗。被人幾擲翻了過去。只剩得不過些須。他倒反歇了。豈不可笑。而且可嘆。這是說那不肯歇的。還有一種不但可笑可嘆而又可憐者。這是什麼緣故。可憐他抱着個色盆不放。連死活都不知的人。還要貪着頑錢。他擲色的時候。別人擲擲是快。他像個悶昏雞也是(似)的。可是人說的歇後話。瞎老婆奶孩子。混乳。還趕着下注。自己擲擲是臭。一個快星兒也沒有。他還大着膽袋混擲混下。裡外盆被人贏得死死的。十擲中還強(不)過一擲來。他還強着色色去下。並不知說。我今日的手氣不好。歇了罷。斷然不肯。只等贏家贏足了。見他輸得可憐。歇了。他倒還急怒道。爲何歇了。不容

我翻本。就不知這件邪物順起來却也爽神。從心所欲。想快就快。叫叉就叉。至於要輸起來了。下了注。人的手快。單捏就擄。人的手略皮。自己就擲臭送去。任你甚麼能幹老手。不急不熱忍得。（諺云。少輸更是贏。此一字眞是賭中妙訣。惜乎此輩不解耳。）這上面占些應想。拗相是再拗不過來的。這些初出世要錢的少年輸大了頭。那裡知道這些奧妙。這說的是那個不肯結的。所以賭局中有一句話。道。贏不歇。輸不結。眞是個呆賭。南京賭場中有個市語。送了這種人一個暗號。名之曰酒。雖不知他的深意。大約說一個人全成了酒。昏沈沈。連死活都不知的意思。更有一件。人在賭場中每一場輸贏都算十兩。若十場中贏得七場。就算極好的時運了。他自己也說。我贏的次數多。別人看見這人場場贏。拈飛的。打算的。不計其數。他以爲這何足惜。不過五個指頭動了動就贏了來。費了我甚麼力氣。及至輸了之時。並沒人幫出一文。少不得自家全全拿出。他就不曾細算。這贏了七

次。名雖得了七十兩。是不心疼的錢。三文不值二文的花銷了。傍人拈飛。自己浪費。實在收入囊中之物。未必有二十多兩。到了輸上三次。這二十兩雪花銀却要自家拿出。究竟還要倒貼出己囊。贏的却在何處。有錢的人還罷了。沒有錢的有得當賣。還算體面。竟有偷人之物。騙人之物。以還賭賬。百醜俱備。這是何苦。惟有這些些●無知少年。見了色盆。心都死透。再勸不醒。此一段不是霹空撰出。非久歷於此中者。不能知內中到(利)害若是之詳也。好賭之人。將此一段當細細讀之。戴遷是個乍出來賭錢的酒。全犯了這些些病症。所以不幾年。把產業家私。被這六塊骨頭送去。他心還不死。猶想去翻本。一日。輸了鐵化的三十兩銀子。無可償還。被他辱罵打鬧了幾次。受氣不過。只得把女兒准了與他為婢。這種好賭錢人的心腸。情(竟)有一件奇處。令人猜測不出。他雖該〈他雖該〉了私錢官債。被打被罵。情願領受。却捨不得還。到賭輸了。還得也沒有這樣爽利。還有家中無衣無食的人。寧可死捱。及到場上

輸時。鑽頭覓縫。弄來塡還他。美其辭曰。這是好漢錢。要還人的。這種人眞不可解。更有異處。人有極剛拗的性氣。閒常他人或有無心一語之失。他便攘袂奮衿。怒目切齒。恨恨不休。到該了賭博賬。或被人辱罵。或以拳脚相加。不但一點氣星兒也沒有。還滿臉陪笑。直受之而不辭。這戴遷自從把女兒准了賭賬。他母親繆氏。妻子那氏。終日啼啼哭哭的咒罵。家中又穿吃俱無。方纔後悔。痛恨既往之非。已是遲了。（能知悔恨。還算良心未死盡者。）（予見今日至死無悔者多多矣。）他祖父都是正經人家。自從把他女兒輸了與人。不知被親友談論笑罵了多少。人都不理他。下眼看成。他自知做得不是。也沒有顏面見人。躲了三幾年。全靠婆媳二人針指度日。月月還要出租房錢。戴遷一來躲着不是常法。二來家中供個日食還不敷。一寸布也添不上。一口氣瞞着母妻。雇與船上做縴夫。往北京投奔他叔叔戴良去了。他叔叔在北京張家灣住。家開了個雇船的埠頭老行。甚是興旺。也

是六十多歲了。他先也無子。因戴善夫妻七十歲時。他把店托了夥計照看。他到南京來替哥哥拜壽。一則別久了。都有年紀。來會一會。見了戴遷。說道。●兄弟一人有人接讀(續)香煙的了。心中歡喜無限。這一段寫得好。不然戴遷如何說得去投奔也。戴善又勸他娶小。道。你嫂子勸我多次。我先不肯。到五十歲。纔娶了繆氏。今年也就有了十九歲的兒子。且又有了孫女。你今也纔五十多歲。回去也趕着娶一個。焉知不生兒子。戴良見哥哥娶妾得子。他住了些時。辭了回去。也娶了個妾。也竟生了個兒子。方得七八歲。他恐自己年老了。草霜風燭。一時或有不虞。這幾千金家業。兒子幼小。如何承管。知哥嫂已歿。正要想帶信叫姪兒來同居料理。今見他到了。心中甚喜。見他襤褸不堪。問其所以。他哭訴自己不知事。爲人所誘。花費了家私。把女兒都准了與人家。直言無隱。全全說出。並說如今雖悔心改過。已是無及。無顏見家中親友。故遠來投奔叔父。〈見〉戴良見姪

兒這個樣子。心甚不忍。說道。書上說。過則勿憚改。你若能改過。我叔叔家產也還夠你們穿吃。再要賭錢。這就不可定了。戴遷道。姪兒此後若不改過學好。再要做這一件下流的事。不要說將來死後不能見祖宗父母於地下。今日就狗彘不食其餘了。戴良連連點頭道。好好。你若能改悔自新。就是我戴門之幸了。戴良的原配顧氏已故五載有餘。現今就是生子的這個妾蕭氏當家。戴良遂領着戴遷進去相見了。他的兒子也來拜了哥哥。隨叫他換了衣服。留住了十數日。戴良對他道。你只顧你來了。家中母親妻子靠誰養活照看。你可去接了他們搭船到這裡來同住。你那裡既無家業。我又年老。你兄弟幼小。你可來幫着照料家務。再者我們雖不是甚麼仕宦之家。也還是有些臉面的。怎麼把女兒與人爲婢。你可贖了他來。就加些利錢也說不得。但速去速來。免我老人家懸望。他家現當埠頭。搭船是極易的事。恰有一個苑寺少卿。姓

侯。在他行裡。寫了兩隻官座往雲南去。戴良就叫戴遷跟着船同往。預先擇着個出行的黃道日子。打點了行囊。取出・百銀子交與他。道。這個做來的盤纏。並替他們做兩件衣服好上路。又付五十兩道。這個千萬贖了孫女兒來。教他都打在腰中。叮囑再三。然後分手。上船等候着侯少卿一同起身。他這・番氣象。與前番來時那個光景大不相同。・日。到了家。見了母妻。他母親見了兒子衣服光鮮。心中甚喜。看至此一句。不禁淚落如豆。人家母親未有不望兒子光鮮者。柰兒子不能光鮮以副母父之望何。復又悲道。寫盡慈母。你去了數月。我倒當你流落到那裡去了。同媳婦眼淚不知流了多少。你在那裡來。怎得這樣光鮮回家。戴遷詳細把叔父的話說了。・家大喜。他把銀子取出交與母親。次日拿了五十兩銀到鐵家去贖女兒。鐵花(化)道。幾年不見你來贖。陪了舍妹到童百萬家去了。戴遷疑他說謊。又到童家門口來探問眞假。却剛剛問着了賣仙桃的那個家人童佐弼。他聽說是仙桃的父親來贖

女兒。暗吃了一驚。答道。你這個女兒。我們奶奶疼他得很。不見你來贖。恐誤了他的青春。打去年已嫁了人家去了。戴遷見他說嫁了人。知不可贖。便問。嫁了甚麼人。家在那裡住。我好去看看。他怎肯說是現在錢貴家。答道。這就不知道。聽得說是個外路人。不在本地的。戴遷不放心。又面見了童自大根問詳細。童自大當日聽得家人說是嫁往外路。也就是這話答他。戴遷無可奈何了。只得回家復了母親妻子。那婆媳二人又哭了一二日。他家收拾了衣服行李停當。上了墳。就一家搭船上北京去了。他父女祖孫可還有相會之期否。後來便見端的。你道戴遷搭他船來南京的侯少卿是何出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正是。

欲知侯姓人詳細。　再接來文仔細看。

姑妄言四卷終

校記

❶「財香」原作「香財」，據第三回及下文改。

❷「自宏」原作「士宏」，下文多作「自宏」，今予統一。

❸「眦」原作「皆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上卷改。

❹「鈴」原作「鈐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上卷改。

❺「仞」原作「忍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上卷改。

❻「勤」原作「勸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上卷改。

❼「叛」原作「判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上卷改。

❽「抱兒」原作「胞兒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上卷改。

❾「衣青」原作「青衣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上卷改。

❿「氐」原作「氏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上卷改。

⓫「主」原作「王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上卷改。

●「長」原作「丈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上卷改。

●「女」原作「友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上卷改。

●「猓」原作「玀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上卷改。

●「域」原作「或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上卷改。

●「幻」原作「幼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上卷改。

●「者」原作「有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中卷改。

●「獠」原作「撩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中卷改。

●「峒」原作「同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中卷改。

●「其」原作「以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中卷改。

●「地」原作「之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中卷改。

●「鞨」原作「銷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中卷改。

●「骨」原作「滑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中卷改。

●「嘬」原作「撮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中卷改。

●「蓄」原作「畜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中卷改。

●「奸」原作「汗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中卷改。

●「買」原作「賣」，據陸次雲《峒谿纖志》中卷改。

●「火氏肚子」原作「肚子火氏」，據文義改。

●「他道」原作「道他」，據文義改。

●「這些」原作「些這」，據文義改。

●「說道」原作「道說」，據文義改。

鈍翁曰。此一回寫宦蕚之愚蠢。亦可謂至矣盡矣。後來竟到了希聖希賢的地位。何始痛貶之而終過襃之也。古云。相逐心生。相隨心滅。此必至之理。即如一個人有一個上好品格。只往下流處一走。那相貌不因不由。全然改變。就是那下流的形狀。一個極醜惡的人。他一心向上。不知不覺。那醜惡之中就生出許多的慈祥和靄的樣子來。宦蕚之始貶終襃。同此一理。他起初是個癡頑公子。惟知驕矜使氣。那一種呆氣勃勃自然日盛一日。那呆就無所不至。與禽獸幾希。忽爾洗心改變。刻意要做好人。那呆便一日減似一日。久之純是一番仁慈愷惻的心腸。把那呆竟不知往何處去了。孟夫子云。雖有惡人。齋戒沐浴。亦可以祀上帝。何況他不止於齋戒沐浴而已哉。李笠翁奈何天傳奇中兩句說得好。世人莫道形難變。欲變形骸早變心。此之謂也。

此書中不堪之先生者。游系卜通是也。極好之先生者。眞佳訓。●廣德厚。劉太初是也。罵游系卜通之先生固然刻毒。獎那三位好先生亦不爲不重。或有先生見此而慍曰。先生與作書者何恨。罵至於此。噫嘻。先生誤矣。但學那三位好先生。自然一字罵不着。若竟要學游系卜通之先生。恐罵破多人口。又不止此書而已。

司富之與宦蕚。千古來兩個奇師生。一旦便豁然貫通。可入詼諧錄。

侯氏之貌之性。人人皆得而畏之。特宦蕚不幸遇之耳。○翁解嘲曰。我若遇之亦畏。不但宦蕚。

鄔合一段。勿謂其形容太過。孫癩舐痔之輩。衣冠中代不乏人。由竇尙書雞鳴京兆。拂鬚參政。嗅中丞之足香。嘗太尉之屎苦者。豈非其類耶。又何況於鄔合也。但恐世上更有過於鄔合者。若不自知。鄔合猶不足爲貶也。

姚廣孝之惡。但有知靖難時事者。人人無不痛恨之。今寫他這一番再世之淫惡。更彰其當日之凶毒。諒仁人君子見此一段。只有拍案稱快。決無爲之稱寃者。偶有其人。或亦是不以忠孝爲心。乃此秃之類歟。更有暢快者。姚澤民雖是烝他的繼母庶母。却是姚廣孝淫他的孫婦孫妾。姚華胄爲榮國公之孫。固可稱遙遙華胄。但所生一子民。一澤民。愚者不過只愚其身。賊者則今日辱及家庭。後來敗及王事。且又生一步武乃叔之賊孫。其覆宗滅族宜矣。

萬緣和尚非特寫他以見緇流之壞。借這現在的和尚。罵那過去的和尚。那再來的和尚烝繼母淫庶母。這現在的和尚就淫他的嬌妻艷婢。針針相對。毫釐不爽。

目錄云。現報嬌妻偷僧人淫姪男。此三字妙到至極。明是姚步武私偷桂氏。此不曰姪淫嬸。而曰嬸偷姪者。不如此寫。不見桂氏之淫。不彰姚

澤民醜惡之報也。盛旺之奸桂氏者。雖極寫桂氏之醜。然亦有深意。合而言之。姚澤民之腎不旺。裘氏諸妾不爲其淫。姚步武萬緣之腎不旺。桂氏諸婢亦不被其淫也。他二家皆吃了腎旺的虧。

姚澤民奸衆妾以蓮榴起者。二花開於炎天。故二人淫心較諸人更熱耳。後即接寫臘姨者。熱極而冷。時序之理然也。到了雪姐。則冷之至矣。臘盡又當春回。故即出丹姨芍姐矣。終於桂菊者。二花之後。冬即至矣。花俱盡矣。故以他二人收煞。此書雖係小說。作者胸中原有一番大見解。若大概一看。如何看得出。即此一段中。亦有剝復之理也。勿忽略看之。

素馨同姚步武成奸在佛堂。後同萬緣淫又在佛堂。人家修蓋佛堂。原來留作此用。笑笑。

此書寫各人小傳。無有重者。此寫侯宦兩家是夾敘法。先敘侯敏。次敘

宦蕚。正敘侯恭鳳。又接敘宦實。參差錯落得好。

姚澤民訪錢貴。不過替錢貴生色。是歇尾的後文。不可作正文看。

寫姚家諸婦。姚華胄之妻褚氏者。褚鼠同音。謂鼠乃世間第一可憎嫌厭惡之物。且又生下一蠢然之愚子。．狡猾之賊子。此物尚留之奚益。故寫其死去。更騰出此位以讓裘氏。其諸妾丹芍蓮榴桂菊臘雪。及諸婢夭桃紅杏碧梧翠竹紅葉雞冠水仙天竺多人。不過敘四時之景物。顯而易見。至於裘氏。裘者。繡毬也。繡毬係數十朶花攢成一毬。故以之居衆花之首。後始私姚澤民者。乃爲衆妾做總結也。素馨之氣極香。素馨香兒共係一花。故二人同爲姚澤民之婢。綠蕚。花也。青梅。子也。本係一物。故二人同爲桂氏之婢。桂氏者。桂花也。桂本極高極貴。古詩云。桂子月中落。天香雲外飄。今反寫他不堪者。桂至北地則不作花。不花之木。樗櫟等耳。賤之可也。故寫他淫其姪男。私及牧馬之圉夫。賤濫至極。

較之諸妾婢猶不及。又借之極罵姚澤民耳。裘氏之婢名春花秋月者。春花喻其時。謂繡毬及春即花也。秋月喻其形色。謂如中秋之月。圓而皎潔也。此等處若不細細指出。看者泛然閱過。豈不負作者之苦心。

姑妄言第五卷

第五回　諂脅小人承衣鉢爲衣食計　膏粱公子仗富勢覓富貴交

附　再來和尚忝繼母私父妾　現報孀妻偷僧人淫姪男

話說戴遷搭船南來的這少卿。他名字叫做甚麼。他單名一個敏字。他父親原任南京太常寺正卿。致仕歸家。父子別了多年。他告假回廣東省親。帶着家眷一同還鄉。他有一個妹夫。是個錢可欺人。勢可壓衆的呆公子。（嗟乎。有錢便可欺人。有勢便可壓衆。一語令人慟殺。）姓宦名蕚。表字盛之。現在南京居住。他到了南京。同妹夫妹子相會了。宦蕚接了舅姆來家。演戲掃塵。不用細說。住了數日。換船起身去了。且說這宦蕚。他父親名叫宦實。以科甲出身。歷仕多年。年年將耳順。先在陝西做了十年布政。後陞南京戶部侍郎。目下現任北京工部尚書。他不但官居八座。那家中之富也就不下數十萬

了。眞是庫有積金。廩有餘粟。富貴兩個字在南京他家也就要數一數二。後來見魏忠賢威權震主。舉朝文武皆爲之假子。他恐有差跌。也隨衆拜在他門下。做個乾兒。魏忠賢因他是齒爵俱尊的兒子。自然又格外垂青。伏後陳忠參本案。因此勢焰滔天。威名嚇衆。夫人艾氏。單只生得宦蕚・個。那宦蕚自幼生得性質粗頑。面皮醜陋。混混沌沌。就像不曾斵開七竅的頑石一般。他父母却十分珍愛。世間之父母。任兒子愚醜癡頑。未有不珍愛者。此所謂父母深恩。昊天罔極也。宦實任南〔京〕戶部侍郎。自幼就替兒子定了侯敏之父侯太常之女爲婦。這侯太常名恭鳳。是廣東南雄府人。家住梅嶺之下。是個猴族。曾中兩榜。先任南太常時。可謂沐猴而冠。正同宦實在一處。他夫人袁氏所生。二子一女。他長子侯敏。任北京苑馬寺少卿。次子侯捷。任太僕寺丞。一胞生兩個弼馬瘟。奇甚。他這位令愛。貌既不揚。生得尖嘴縮腮。揸耳短項。且是一雙痘風紅眼。是個猴面孔。喜得身肢還嬝娜。手足還纖細。是個猴形骸。却性氣甚潑。纔七八歲。人惱了他。他

力小不能打。拉住混咬。把他的乳媼並丫頭們。手上膀子上咬得都是連環血印。是個褻性情舉動。那袁夫人將週花甲。他是個老女兒。一心鍾愛。百般縱容。世間之婦皆母褻愛子更甚。侯太常生平雖不叫做懼內。却也不敢違拗夫人。此語大約天下皆是也。心中常想道。這女兒如此形狀。恁般性情。等大了。人若知道。那個富貴人家肯要這等媳婦。定成滯貨難嫁。不如小小的。趁我做着官。許下了一個女婿。後來就知他這般醜惡。諒也反悔不得。又想道。女兒這個樣子。要配個聰俊兒郎。不但誤了人家兒子。將來決不能相安。倒是覓一個癡癡蠢蠢的爲妙。侯太常此想。眞是擇壻良方。不但是想女配夫。且存了許多仁德之念。感應經云。人有善念。天必從之。他不但不曾誤了人家兒子。還成全了女兒一生享福。皆此念之所致也。他與宦實是會榜同年。往來契密。他每常也見過宦蕚。忽然想起。道。那孩兒眞是個蠢物了。況他父親既是年誼。且又是現任戶侍。恰是門當戶對。改日遇巧。須如此如此。不愁他不入我轂中。想定了主意。一日。他偶到宦實家來。對坐閒談。眞是個姻緣湊巧。宦蕚已八九歲

了。偶然出來頑耍。一個將三十來歲的僕婦背着他。（僕婦也。何必下一年紀。因後日敎導宦萼。故此處提明耳。）他手中拿着個播郎鼓兒。（學還不曾上。便知看數聲眞痴童。）幾個丫頭跟着。拿着銀盤子堆着果子的。拿着鬼臉竹馬兒的。還有一個拿着汗巾。貼身跟着。不住替他揩口水鼻涕。（今人笑倒。這個形狀畫也畫不出。）侯太常一見。便笑着對宦實道。（這一個笑字寫得入神入理。欲說違心之言。故忍不住先笑也。）弟看這位年姪生得着實敦厚有福。後來大有造化。不在老年臺之下。弟倒有個小女。但恨衙門冷淡。官閒俸薄。不敢攀結。當面失此佳婿爲可惜耳。古人說。知子者莫若父。那宦實豈不知兒子是個蠢蟲。但因是獨子。不得不疼。況家中富貴二字已將到了極處。只要他大了度得出種來。宗嗣不絕就罷了。心中也慮着。將來顯要人家誰肯把女兒配他。門戶低微的又不屑同他結親。正常常以此事躊躇。今聽見侯太常這話。心中甚喜。忙對道。老年臺尊見差了。弟與老年臺何等年誼。多年契厚。何出此言。弟雖知府上有一位閨秀。但恐老年臺將來要

回貴省。老年嫂不捨令愛遠留在此。二者因豚兒頑鈍。不足坦府上東床之腹。雖有兼葭倚玉之心。但不敢啓齒耳。倘蒙老年臺俯結絲蘿。說到這裡。深深一躬。道。愚夫婦感佩無盡。心中有掛人之念。故死又被人算。其宦實之罪歟。然而宦實還算好人。那侯太常忙還禮。道。既老年臺不棄。替女兒結此終身大事。是妙極的了。二人言下而定。宦實猶恐過後有變。就擇了吉期。煩相厚的當道做媒通信。到期拜謝。又擇日請酒。納采下聘。禮幣甚豐。定下了纔放了心。宦實以爲兒子攀了這樣一門好媳婦。那裡知是親家翁使的一肚子猴。祖晉朝阿智故事。這宦蕚到了十三四歲時方延師教訓。那先生姓游名系字混公。名與字俱佳。何今日此輩之多也。是在宦家一個顯要朋友處謀了薦書來的。宦實一來看情面。二來他原不望子成名。不過說我這樣大人家。且又是科甲門第。豈有不請先生教兒子之理。圖一個念書名色。故不計好歹。就留下他教子。那游混公是個捐納的秀才。要他的才學一二三萬萬不能。四五六

是考得起的。好秀才。自到了館中。見宦蕚是大老的公子。又是嬌縱慣了的。他雖名曰生員。乃畜生之生。圓活之圓。全沒有絲毫品行。把這位高徒只是一味奉承。不敢稍加拘管。那宦蕚在館中每日只好坐得一兩個時辰。這一兩個時辰之內還是吃果子打瞌睡而已。讀書不過是借他名色上的。一句人之初三個字。教上千遍。他只是不會。更有妙處。起先教着。他還跟着念。後來他聽厭煩了。任你怎麼教。他並不做聲。惟點頭而已。生公說法。頑石點頭。人以爲異聞。游混公竟教得宦蕚點頭。也算個異跡。游混公也沒法了。又不敢呵叱他。憑他讀也罷。不讀也罷。那宦實又是溺愛的人。以爲兒子是現成的恩廕。現成的紗帽。何必苦難去讀書。況古人說。何必讀書然後謂學。他縱一字不識。仗我的財勢。將來不愁不富貴。所以總不稽查。那游混公也自有個主意。說他父母既不嚴緊。我又何苦與他爲難。況我不過一年。只要束脩不少。每日只要酒食充腸。且我名雖秀才。不過名色而已。況這連

年替人做干證走衙門。拿轎馬折酒飯。把書本久已丟去。若忙忙把三字經教完了。教到了四書時。倘字眼難認。一時教不出來。公子倒也混過去了。若被傍人聽出。傳入東家耳中。我這肥館就有幾分不妥。況且如今做先生的有五字密訣。缺一不可。何不遵而行之。那密訣頭一個字就說道。

鬆。

我又何苦去緊他。倘得罪了學生。他望着父母說先生利害。父母心疼兒子。恐怕拘管壞了他。一時把二個山字磊將起來。這把館就像喇嘛的帽子。黃到頂了。非徒無益。反害之。這鬆字是第一件要遵的了。第二件兩個字道是。

撘鬔。

這兩個字妙絕。古今如今的人。不要說是做先生要穿得體體面面。以

起東家之敬。就是傍人看見這樣體面人。可是混學錢騙飯吃的人。定要揸揸鬘鬘。館纔得穩。就不是做先生。如今人眼皮很淺。勢利太重。見穿得略襤褸些。雖至親好友。他向着你只作半個揖。穿得華麗起來。人見了。躬到地。畏而敬之。況我這把持衙門。越要盛服。不但官府肯聽說話。人見我體面。他來尋我的更多。這一副齊整行頭萬萬少不得的了。我曾記得唐朝有一個人。不知叫甚名字。他曾有一首詩道。

而今不用好文章。只要鬍鬚及胖長。
更有一般堪羨處。衣裳漿得硬幫幫。千古同歎

當年已是如此。又何況於今日乎。第二件二個字是。

不要通。

這個不過說先生太通了。遇着愚鹵的學生。難以爲情。況且人太通了。滿腹珠璣。豈肯做無恥的勾當。去騙館穀篾東翁。館就有些不妥了。要

美館把穩。所以說不要通。但這三個字與我合拍之極。不用去學。此時拿了去上剮樁要我通起來也不能夠。可見我做先生。竟是秃子做和尚。天生成的。第四件道。

篾片東翁。

這四個字我更在行。不要說叫我奉承。雖使我舔癰舐痔。我的舌頭比別人伸得還長些。不但於此。就是叫我嘗糞。也只得就學勾踐了。第五件是。

小心待館童。

這有何難。我豈但館童而已哉。連闔府大叔。長於我者兄事之。倍於我者父事之。何愁不得其歡心哉。他有了這幾種密訣。熟習於胸。所以宦實宦尊暨闔家之人。莫一個不歡喜他。數年之中毫無閒言。他教那宦尊整整讀了三年。本三字經方完。完了從新又理。理了重復又念。又

讀了二年餘。尚猶不能記全。宦蕚讀了五年書。三字經不能全記。還算好資性。我見人讀了一生的書。連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個字全記不得者多甚。又將奈何。宦蕚自己以爲經已讀過數遍。普天下才子恐也無賽於我。因此再也不去念別書。那游混公也不敢勸他再念別書。因因循循。不覺宦蕚年已二十。雖然長成一條肥壯大漢。還是渾然天理。一毫人事不知。後之享福。焉知不因此。他丈人侯太常因年老了。無意功名。告了病要回故鄉。女兒也二十歲了。催宦家迎娶。宦實見兒子呆呆獃獃。穿衣吃飯還要因人。如何娶得媳婦。甚是着急。宦實尚有知子之明。過馬士英遠矣。沒奈何了。與夫人艾氏商議。叫自幼帶宦蕚的寡僕婦。名喚司富。名甚佳。有四十來歲了。即前背宦蕚將 十歲之婦也。宦蕚八九歲他將一十歲。今宦蕚 十歲他四十來歲。此等無關係處。一筆不錯。吩咐夜間教他成親的那種妙技。那司富一者不敢違主母之命。二者教會了小主。後來也有個依傍。與其做這不關痛癢之乾奶媽。不如做沾皮貼肉之實師傅。到晚同他上床。盡心傳授心訣。起初抱他上肚子時。唬得幾乎哭起來。虧那司富循循善誘。真虧他。先拉他的

手來摸陰戶。又替他捏弄陽物。弄了一會。竟硬了起來。哄着抱上肚子。教他弄了進去。又扶着他兩胯。叫他抽動。初次還不知道甚麼。做過了兩三次也就領了些。天下事都要學而知之。惟獨此事皆是生而知之。再沒有個學而不能的。這宦蕚人雖愚蠢。倒生得一根成文的好大陽具。又還堅久。

形骸固是同頑石。　腰下垂懸有異僧。

司富也是久渴了的。每夜定然教兩三次。雖是假公濟私。也虧他盡心訓導。不幾日。宦蕚竟豁然貫通。不但會而已矣。而且在其行也演習熟了。（好師傅。不但口傳心授。且推身置腹的教訓。焉得不通。）司富回覆了主母。宦實纔放心替他娶了媳婦來家。他自從娶過親之後。館中十日半月偶爾一到。到了坐下。不過彼此相混自去。又過了年餘。宦實陞了北京工部尚書。將先生辭了。帶他夫妻同往京中。住了幾年。宦實見兒子年將三十。想已老成。（想已二字妙。誰家父母不心中看着兒子

想已老成。殊不知他人見之甚不老成也。又見他比當日伶範(俐)了些。況因家資漸漸重了。故此打發兒子媳婦回家照看。那宦蕚不久到家。他因跟着父親在都。宦場中混了幾年。大非昔比。竟是心地如劍如槍。行徑似鬼似蜮。學問雖不曾長進分毫。只他眼眶越發大了。體統越發尊了。勢利越發重了。身軀越發胖了。活畫出個貴公子來。雖學了些文文縐縐半通不通的話語。卻面目生得甚是可笑。有一調西江月爲證。

團團一個肥臉。鬖鬖幾撮黃鬚。眉粗鼻大體如豬。雙眼微微近覷。
腹内空空無物。言談字字粗疏。不知何物是詩書。使勢横行到處。

他這妻子侯氏。自幼嬌養。惡性成習。就有河東獅之風。具鳩盤荼之貌。宦蕚這人連天也不怕。父母也不畏的。但是見了他。不由得心中就畏懼幾分。他也常自己想。他一個瘦弱婦人。我這樣一條壯漢。打也打得

過他。罵也罵得過他。怕的是甚麼。想到了此處。膽子就壯了起來。走進房去試試。不想一見了面。侯氏把眼一看。他渾身便打一個寒噤。心裡劈劈的跳起來。不知不覺四肢都軟了。（上床後禁不得再看一眼。便不妙了。）問一句話。那顙（嗓）子不知甚麼堵住。連應都應不出來了。若再三追問來說甚麼。臉脖子都掙紅了纔答應得出兩個字。我不不。試了幾次俱是如此。知道這個硬漢做不成。躲避着些爲妙。喜得腰中有一副爭氣的好本錢。夜裡還可以博他一個歡心。日間輕易不敢入內。只在外廂起坐。他終日在家無事。飲酒食肉之暇。（這也是此輩的兩件正事。）或欺凌里巷。或唬嚇善良。或嬉戲梨園。或遨遊妓館。（眞是貴公子的要務。）至於親戚朋友長親父執。一概不相往來。只有一個篾片。姓鄔名合。祖代以幫閒爲事。傳到了他。越覺精妙。那諂笑脅肩。攝臀捧屁的身段。（諂笑脅肩攝臀則知之。但屁不知如何捧法。大約非此幫閒世家。他人不能也。）是他衣鉢。自不必說。更有一種能識人意的聰明。湊趣奉承的話語。人卻難及。也有一個西江月

贊他的。

撮屁捧臀箴片。伸頭縮頸如龜。假裝一臉笑容堆。舐痔吮癰慣會。　在座惟聞贊好。出門時刻相隨。呼來喝去疾如飛。若論幫閒無對。

因他有這些妙處。那宦蕚十分喜他。一刻也離他不得。宦蕚雖是個目無親友、一毛不拔的主兒。與他倒相合得來。却常常得他的資助。餂他的酒食。有一首醜奴兒令說他二人道。

脅肩諂笑世皆然。鄔合何尤。更有當羞。今日衣冠盡效尤。
驕頑公子癡愚性。衣食無憂。酒色爲謀。說道詩書勝似仇。

宦蕚家中有一座花園。他父親曾請了個文人起個園名。那人取綠竹猗猗有斐君子的意思。題曰斐園。果然山石玲瓏。樹木掩映。樓閣參差。池沼婉曲。十分富麗。一日。初夏天氣。百花盡謝。蓮葉初舒。他斐園中有

一個啖蚊軒。面向蓮池。四圍有數十棵榴樹。前後翠竹參天。桐陰匝地。四面皆窗。一望無際。眞好一個涼爽的去處。你道何謂啖蚊軒。（啖蚊者。何物也耶罵）（齧頭公子太毒。）因取古時齊景公的一個故事。說當年齊景公天暑獨臥。聽得帳外蚊聲喧然。景公道。白鳥營營。是以飢耳。開帳放入任意恣啖。此軒是他避暑之所。取其豪邁之意。故命此美名。一日。那宦蕚坐在上面一張大涼床上。垂頭喪氣。滿臉愧懼之色。你道他爲何這個樣子。原來侯氏有兩個貼身丫鬟。是他在北京時買了帶來的。一名嬌花。一曰嫩蕊。嫩蕊還小。嬌花有十五六歲了。生得甚是妖嬈。惟獨那一雙眼睛更是動人。竟是一泓秋水。但他斜溜一眼。由不得身上就一麻。他又是北京生長。說話❷嬌聲嫩氣。身段柔浪風騷。有四句贊他道。

梨影拖肩柳折腰。綠羅裙子繫紅綃。
雖然不比嬋娟貴。亦有婀娜一種嬌。

宦蕚久已垂涎。想採他的那一點花心。只因畏懼侯氏。不敢放肆。間或背了侯氏的眼。或望他笑笑。或撂句把邪話勾引。他也不答。只把眼睛斜瞟一下。宦蕚渾身就酥一下。（侯氏看一眼便打一個寒噤。嬌花瞟〈瞟〉眼便渾身一酥。前後對。然與其寒噤也寧酥。）也不知酥過幾千百遍了。這丫頭更有一樁妖樣。宦蕚或向他做醜臉調笑時。他便正顏厲色。竟像不可犯的樣子。及至宦蕚不敢惹他。他又做出那嬌態。扭頭捏項。抿嘴咬唇。或斜溜一眼。或微微一笑。（此所謂撩漢的班頭也。）把個宦蕚引得魂都不在身上。急得不死不活。這日起來。嬌花服侍侯氏梳洗了一早晨方完。急急的往外走。宦蕚也要往外邊去。一眼瞥見他忙忙向後園裡走。宦蕚悄悄跟到北窗下。往來一張。原來那丫頭一時尿急。到園中蹶着個白屁股正在那裡。

衝破綠苔痕。　遍地珍珠濺。

看得好不動火。不想侯氏正走了出來。一眼早已看見。正值傍邊放着

個棒槌。拿在手中。輕輕走到宦蕚身後。夾肩一連兩下。那宦蕚。

窗隙始張嫩股。　棒槌已及肩頭。

幸喜侯氏力弱。不曾打折了肩骨。疼得呰(呲)牙咧嘴。慌忙躲避。侯氏罵道。沒廉恥的。那丫頭溺尿。你偷看的甚麼。宦蕚一手揉着肩頭。掙紅了臉道。我我何嘗看丫頭來。我來看看院子裡可有甚麼花。採些來送你戴戴。如何寃賴我。(該打。丫頭胯下之花固可愛。可是奶奶頭上戴得的。)侯氏把兩隻紅眼一瞪。道。你明明在此偷看。還敢強嘴。你懷的是甚麼心腸。舉起棒槌又要打下。嚇得他一溜煙跑了出去。被門檻絆得往前．失(交)幾乎跌倒。又吃了一驚。跑到啖蚊軒。坐了一會。又氣又疼。看見兩邊僮僕林立。又羞又惱。甚覺無聊。因命取酒來吃。左右答應了一聲。不一時。海錯山珍。嘉肴異果。羅列滿案。家人將一個蓮蓬頭的紫金鍾。篩了一杯驢精粉調的補腎酒奉上。(是呆公子享用之物。宦蕚改過之後。不復再見用此。)他獨飲了幾杯。(此可謂堅驚酒。)愈覺悶將起來。叫過．個

家人宦英。吩咐道。你到老鄔家去。說他爲何幾日不來找老爺。（近日如此自呼者甚多。）今有要緊話對他說。叫他就來。宦英領命就跑。又叫他回來。說道。你說我老爺在園中吃着酒等他。快來纔妙。宦英道。小的只說老爺吩咐。他若來遲了。下次不許他上門。他若聽得這鈎語。自然如飛就到。宦蕚喜道。你好想頭。停當用得。宦英見主人贊他。一團高興而去。須臾。宦英來稟道。鄔相公來了。宦蕚道。叫他進來。原來那鄔合已在槅扇外站着。聽得他叫來二字。就忙忙曲着腰跨進門檻。便一揖到地。道。門下晚生連日未得趨侍。有罪有罪。宦蕚也不起身。只把手略擧了一擧。（是個大老官樣子。）叫看坐。從人早將一張杌子在桌横頭放下。鄔合謙遜一番。方敢就坐。宦蕚命斟酒。左右斟上送來。鄔合忙立起身接在手中。滿面假堆一個笑容。說道。連日不曾侍奉大老爺。罪已擢髮難數。怎敢反蒙賜酒。宦蕚道。便酒不必過謙。你且乾過。鄔合深深一恭謝了。然後一飲而盡。方纔

坐下。宦尊道。你連日不來。使我悶極。你在家做些甚麼事。鄔合嘻嘻的笑道。以晚生不曾服事。致大老爺抱悶。門下該萬死。又深深一恭。道。因舍下有些俗冗。幸求寬恕。宦尊道。你家有甚麼事。鄔合道。因小人終日在家侍奉。那一日傍晚回去。賤內在家。不知何故被人拐去了。因在兵馬司投狀。求他緝捕。故此忙了數日。未曾得覲尊顏。宦尊道。你這樣一個趣人。怎麼娶這不才的妻子。你也不防範他。被他逃走了。鄔合道。小人妻子平素極貞靜的。終日關門獨坐。從來足不履戶。毫無苟且。街鄰都稱贊他賢淑。焉肯背夫逃走。這是壞人引誘了他去。與小人妻子毫不相干。他雖走了出去。必定還是守節不二的。所以小人急急尋他。不忍捨這樣良婦。宦尊道。既然如此。你何不來稟我。我老爺差人去傳諭兵馬司替你拿捕。他難道敢不遵奉麼。鄔合道。若大老爺傳諭他。他奉命不暇。焉敢不遵。但只是晚生妻子未事。不敢干瀆天聽。宦尊大笑道。

說得好。說得好。又問道。你妻子姓甚麼。鄔合道。山妻姓嬴。宦蕚訝道。這怪不得他。一個婦人家姓淫。自然就會跟人走了。怎麼他起這麼個姓。奇談。姓都是起的。非呆公子不能出口。鄔合道。這個姓從古來就有。秦始皇就姓嬴。宦蕚笑道。我前日聽鼓兒詞。秦始皇的媽就會偷漢。這是他家祖代傳流下來的了。又道。你只管放心。我差人拿帖子對知縣處去說。叫他上緊去拿。必定就得。你補個失呈進去。這不強似兵馬司麼。鄔合忙起身拜謝。道。這更妙了。叩大老爺天恩。宦蕚便吩咐長班拿帖子到縣中去說。鄔合立起身來。道。小人同去遞了失呈。就來報(服)事。宦蕚道。不消你去。又吩咐長班道。你到縣門口雇人替他寫了。同帖子傳進去。長班應諾。向鄔合問了姓氏居址。鄔合詳細說明。又向他謝了。長班要了帖子而去。鄔合方坐下。宦蕚笑着說道。你妻子既有人誘他逃走。必定有些姿色。往常怎麼就不與我見一見。況且我待你又不薄。就叫他同我相與相與。我

老爺也未必就玷辱了他。（此等語。非此類人不能道。）鄔合道。小人蒙恩若此。巴不得獻妻出子。惟慚裙布荊釵。上汚了大老爺龍睛鳳目。且恐寒貧粗陋之軀。有玷富貴金玉之體耳。今後倘蒙若獲着。大老爺若不見棄。留爲外宅。小人叨光多矣。（賤片固不足齒。然而罵之太刻。）縱他貞烈不從。小人定然勸他依順。以盡野人獻芹之意。宦蕚被他奉承得滿胸快活。摩着大屎肚皮。大笑了一回。因問道。你家離我府中甚遠。今日怎麼來得這等快。鄔合道。晚生昨夜夢見祖父說道。宦大老爺天恩如此。你雖有事。明日可去請安。若是宦大老爺一惱。連我們在陰司都有罪犯。晚生今日清早就來的。因途中遇見了兵馬司差人。同他到茶館中說了一會話。問他賤內可有些影響。然後急急趕來。路上遇着英大叔。聽得說大老爺呼喚。小人恨不得連手放在地下。如狗一般擺着撅子跑來。宦蕚笑道。你家好在行的祖宗。纔生下你這樣知趣的人來。可愛可愛。鄔合忙躬腰足恭道。不敢當。

大老爺過獎。宦蕚道。我終日獨坐。除你之外。再沒第二個人可對。故此少你不得。鄔合道。晚學生蒙大老爺天高地厚。自恨無可奉承。但學生聽得人說。當日有個甚麼孟嘗君。門下有三千客。他不過是個公第。尚還如此。何況今日大老爺一位貴公子。要三萬客也有。何不待鄔合去尋些人來趨侍左右。如何。宦蕚道。你雖說得是。但你那裡知道我的心事。你看我何等門第。可是輕與人下交得的。除非與我勢利相當的兒孫。有錢八座的弟子。纔可交往。可謂善於擇交。何今日此等心腸之多也。你想合城中你(那)裡還有像我的第二家。只因你知心識趣。故與你杯酒往來。不然。我這潭府中可是你此輩人到得的。我若泛然混與人相交起來。豈不辱朝廷而羞當士乎。鄔合道。大老爺這段想頭。非天聽天明不能及此。豈晚學生下愚可到。因打一恭道。承教。又道。古人說。聰明不過帝王。伶俐不過大公子。果然不謬。但晚學生想來大老爺這樣抱悶。晚學生恨不欲捐軀。

但恐死而無補耳。以小人一人之便嬖。既不足使令於前。（有人看至此。謂篾片雖然無恥。未必至於此極。然而說無恥者。雖形容太甚。亦不爲過。）而外邊這些王孫公子。或八座而不富。或金多而位不顯。實在也不屑同他相與。萬不得已而思其次。或大老爺族黨中的叔叔兄弟。揀幾個知竅些些的。從新交友起來。（千古奇談。）朝夕盤桓。他同於祖宗一脈。或還不致於有玷。宦蕚聽了。勃然變色。大怒道。不通。可惡。放狗屁而胡說者也。可惱可惱。鄔合不知是爲甚麼。嚇得戰戰兢兢。忙出位跪在地下。自己打了幾個嘴巴。哀告道。小人失言。不識忌諱。死罪非輕。小人情願領死。萬不可氣了大老爺玉體。連連叩頭不止。宦蕚見他如此。便道。你起來坐了。我不罪你。那鄔合那裡敢起來。叫了數次。方站起侍立。神色猶自未定。宦蕚叫他坐下。說道。你罪坐不知。尚猶可恕。但你草茅下士。那裡知道我閥閱朱門內中的一團大道理。（可佇目看他說這一團大道理。）你就說這些窮族間可是招惹得的。就有幾個匪長輩百般會奉承我。（長輩而下匪長輩奇）

（觸然而只覺若孝承晚輩。何一毀字。方所當然者。）我不過不好意思同他鬼混。我豈屑睬他。至於說起祖宗二字。我正在此恨他如醋。一者他當日不能掙一個大大的官做。今日叫我一個八座公子。逢年遇忌替他叩頭。已是氣得發昏。（這想頭奇甚。）這還情有可恕。還有一件。你當日代代單傳。只生我家父老先生一個。（這也是奇稱。）今受誥贈敕命。就夠你榮耀得很了。又無緣故生出許多沒要緊的兒女來。（這更奇。）（想）若都做八座的官。都像我家的富。不丟我臉面。不來沾染我。不辱沒我。也還罷了。却又有窮的窮。賤的賤。不是來呵我寫字與老爹去照看他們。就是來擾我要吃我的東西。就把我的脬呵腫了。我只是不快活。我如今疏遠他們。還怕人知道。說此人是宦太老爺房分中的兄弟。或是宦大老爺隔從的叔叔。使我羞臉難當。我不理他們。他還無恥常來纏擾。我避之猶恐不及。若再與他往來起來。我在這世上一刻也存站不住。你知道的。我那姑父劉太初。一個大窮秀才。教書餬

口的人。他見了我。不自己害羞。還要做那姑爹的身分。我氣得要死。總不理他。他倒還知機。總不到我家來纏擾。你想我一個萬人之上三人之下的一個人。怎肯下氣在這些窮骨肉跟前。豈不懼哉識者所笑。你道我說得是〈甚〉麼。（原來是這一團大道理。眞高出於古聖先賢之上，使人耳目一新。不愧爲賈公子。）鄔合此時魂纔返舍。見他說得如此稀奇。又不敢笑。忙道。大老爺金語。誰敢道半個不字。但小人井底之蛙也。焉能識此深奧之理。無知冒犯。幸蒙寬恕。粉身碎骨。難報厚恩。但適纔大老爺說。萬人之上。三人之下。所謂謙謙君子。只是未免太謙。據晚學生看起來。今日大老爺可謂萬人之上。無人之下的了。宦蕚道。你所說固是。但只是如今上有皇帝。有魏上公。有老爹先生。我豈非三人之下乎。鄔合聽了。咂着嘴道。是呀是呀。小人愚鹵。見不及此。又出了一會神。笑起來道。晚生蒙恩。無可爲報。今想了一策。爲大老爺高陞一級。竟做二人之下。如何。宦蕚喜道。你必有妙論。快快說來。鄔合

道。大老爺所說。只讓皇帝魏上公並太老爺三個。晚學生細想。皇帝魏上公是再大不去的了。只有令尊這一位。雖不能居之在上。還可以與之爭衡。只是晚學生覺得言重礙口。不好說得。宦蕚道。你不要拿班做勢。若果然眞有妙計。我自重重賞你。鄔合道。如今令尊是魏上公的令郎。大老爺何不備一分厚禮。也去拜在魏公的門下。認他做個老子。那時與令尊雁行比肩。序起兄弟來。不認父子。無所統屬。豈非只在二人之下乎。宦蕚歡喜得倒在涼榻上。大笑道。哈哈哈。哎呀。妙呀。好奇想。好算計。起來向着他道。雖封神記上的姜子牙。三國志中的諸葛亮。鋒劍春秋的孫伯齡。也沒有你這樣的妙計學問。我同你相識多時。竟不知你有這樣大才學。可敬可愛。鄔合笑道。小人當日原極愚蠢。蒙大老爺培植得福至心靈。連學問計策都有了。此皆大老爺之賜也。二人說得投機。從新添上精肴異饌。美酒佳釀。吃了一會。宦蕚道。吃酒須要。定要

三四個人纔有趣。你的學問高。見識廣。還想個妙策。訪得一兩個絕頂富貴的朋友方妙。鄔合一面吃着菜。呷着酒。一面說道。適間得罪大老爺。雖蒙寬恕。至此時猶悚懼不安。如何還敢多嘴。宦萼道。我不過是一時雷霆之怒。過後即休。你看我此時還有一毫惱你的氣兒麼。你不過不肯上心。故以此推托。鄔合假做吃驚。把脖子縮了兩縮。道。大老爺如此說。小人就當不起了。況大老爺之事即晚生之事。且糾合得幾位大老官來。小人也多幾碗酒喝。於此賤腹。豈無小補之云哉。敢不上心。今晚生雖大啖大嚼。而此事未嘗一刻去懷也。晚生倒想起一家來。不知可敢說麼。宦萼道。你且說了看。鄔合一手執杯。一手持箸。嘴合在酒杯上。眼釘在菜碗內。不住亂吃。那裡還顧得答應。宦萼道。你把杯箸權且放下。我同你商議正經話。你若有富貴好人薦了我。（嗟乎此語令人傷心。富貴便是好人。貧窮自然都是不好者矣。）我們結了酒肉社。那時日日有得你吃。何必此時這等着急。鄔合見

說。沒奈何。只得將杯箸放下。袖中掏出塊帕兒來擦了擦嘴。說道。城中有一個富翁。叫做童百萬。大老爺可曾問(聞)名麼。宦蕚道。我也知道此人。却不曾會過。不知果是如何。鄔合道。那童百萬名自大。今日何此名之多也。晚生也認得他。他家裡眞是豪富。金銀滿庫。米豆千倉。圓的是珠。光的是寶。犀牛頭上角。大象口中牙。十數座當鋪。千百間佃房。南鄉的田。江北的洲。山中的大木。江裡的魚套。都是有的。雖比不得老爺府上奢華。在南京也還頗充得第一。晚生愚意。像這樣人家。將就同他相與也罷了。宦蕚搖着頭道。他錢倒也罷了。只是沒有官勢。如何好同他往來。鄔合道。他近日大非昔比。也爲人欺他沒勢。他去年拿了好些銀子。納了一個甚麼團于藍的頭一名監生。他自己說大得很呢。自己說。妙。人無有不自己說大者。不知他人見之。其小無比。不過四五十年就要選州左堂。還是欺人的大話。大約四五十年尚未必選得着。比本縣大爺還大一級。這是眞。這州左堂不知是件甚麼東西。大約大得很了。他還嫌官小。要

到黃河裡去效用。據晚生揣度。他這一到河裡。大約鱉都司的前程。他自然有的。昨日回來。竟擡了一頂比四(人)轎還大的二人轎。〈夫〉四名轎夫輪班擡着走。那轎衣都是北京屯絹做的。五岳朝天時樣的大銀頂。耀眼爭光。跟着一陣家人。穿得好不體面。都是馬尾織的瓦楞帽兒。一色油青布直裰。淨鞋淨襪。夾着一個描金護書。說是外國獅子皮做的。裡面放着許多灑金硃砂箋拜帖。又有一把大銀頂雨傘。說是高麗紙裱的。蘇合油搓的。偶然撐將起來。眞是遮得天沒日頭呢。還有一張交床。上面放着一個像小孩墊底尿褥子。灰灰的顏色面。就不曾細看是甚麼做的。大約也自然是件寶貝了。晚間打着一對大纏燈。一邊寫着候選州左堂。一邊是通紅的童銜二個大字。好不官樣。一個長班在前喝道。竟同那些街道巡廳坊官捕衙衆位當道老爺們來往。街上人看見。都吱(咬)指側目。遇見他是猶恐避之不及。懼其勢耶。畏其臭耶。誰敢不

叫他一聲老爺。借鄔合口中。極力貶江南暴發戶之援例輩耳。看者勿責作書人嚼舌。鬧熱得緊。晚生曾聽得人說。他七八代前的祖宗。在古時也曾做過八座的。這才眞是遙遙華胄。據晚學生看來。除了大老爺。也就要數他呢。宦蕚道。你說得如此動火。姑算一個。怎麼再得一個纔妙。你再想一想。正說着。長班來回話。說帖子同呈子都送到縣裡了。縣大爺說知道了。自然領命。鄔合又向宦蕚道謝。望長班說了動勞。好。必有之事。必至之理。坐下。忙忙喝了幾杯酒。吃了幾箸菜。又想了一會。道。又有一家。是前科發甲的賈老先生諱文物的。他令先尊賈翰林名播一城。他令先岳富戶部富聞四處。他家中房子住着有幾十進。門面漆得雪亮。彩畫得光燦陸離。正中懸着個伽楠香的匾。斗大進士第三個石青地的金字。外面豎着四根沈香旗杆。刷得通紅。下邊白玉石雕花鼓子。這個體面豪富。在城中也就要算第三家了。至於他肚子裡。晚生粗人。雖不能窺其際。但聽他說一句話。就文縐縐得可愛。眞是出口成章。

間或腆着肚子搖擺起來。果然是那名公的體態。比那俗人大不相同。若除了他。再遍尋也沒有了。宦蕚皺着眉。道。罷。倒也罷了。只是聽得他的舉人進士來得有些不明白。恐人譏誚我這樣一個大公子眼中不識人。鄔合道。大老爺又來。言中截話妙甚。本要駁他說得不是。却不敢出口。連忙縮住接下語。他雖有些不明白。如今公然說是科甲。誰敢說他是假的。他又拜在魏上公門下做了親孫子。誰不尊敬他。親孫子強於假進士多矣。敢道半個不字。況他連詩都會作的。若同他相與了。哏。人還要誇大老爺有眼力呢。宦蕚道。何以見得。鄔合拿個指頭在桌子上儘(畫)着圈。道。人都讚大老爺是富貴才子。所以纔相與這樣富貴文人。有此美名。誰不欽仰。豈不妙哉。宦蕚道。我倒不管他才與不才。既有財勢。你明日就去對他兩人說。我大老爺從不屑下交的。因慕他的豪富。要同他做個朋友。看他們意思何如。說明白了。就來覆我。我明日下午等你的回話。鄔合道。他二人聽見是大老爺要相與。自然

欽此欽遵。敢不從命。晚生明日去說明白了。定來回覆。說了。又連吃了十數杯。酒已大醺。日將云暮。起身作了八九個揖。作別而去。眞是。

朱門諂骨人無數。茅户親朋半個無。

將此後文權且按住。再說錢貴自從遇了鍾生。立誓潔身以待。正想尋個由頭。做個下馬威。恰巧竹思寬要想嫖他。被他一場撒潑。罵了幾日。郝氏也覺得沒趣。過了些時。見他氣性癱了些。又勸他接客。他決意不從。又過了些時。北京來了一位貴公子。拿了五十兩銀子來。要嫖兩夜。鴇兒愛鈔的心腸又動。先好勸他依從。錢貴誓死不依。後便加之凌迫。錢貴幾幾乎喪了性命。郝氏雖愛錢心盛。到底是他親生之女。恐當眞弄出把戲來怎處。只得再三婉求。辭那貴公子去了。你道這個公子何方人氏。姓甚名（姓）誰。聽我慢慢敷演出。便知詳細。當日嘉靖皇帝時。偶然想起昔年隨太祖平定天下的這些功臣。後因永樂篡奪了建

文。有不肯依附者。盡皆削奪世襲。嘉靖不忍負他們的功蹟。皆繼絕世。命查他們嫡派子孫。承襲封爵。劉誠意徐中山常開平等子孫都襲了公侯伯之爵。又想起少師榮國公姚廣孝。永樂篡奪之力。全是他功爲第一。他雖是個和尚。必定兄弟叔姪還有宗支。奉旨到無錫縣查訪。那時有個姓姚的。名字叫做姚華胄。家私富貴。人也不是個一絲無能的。不論九流三教。諸子百家。他雖未必件件精通。却也無一不曉。且那一張利嘴。談兵說劍。論古敲今。口若懸河。容易人也說他不過。正在英年。生得好個齊整相貌。姚華胄此時聞了這個旨意。到縣中具訴。說他③是姚廣孝嫡派子孫。應當承襲。知縣駁道。榮國公應當襲爵。僧綱司何由有孫。姚華胄初意說是榮國公的親孫。萬無不准。就不曾想到他一個和尚如何有兒子傳代。見知縣這一駁。着了急。暗饋了知縣一分厚禮。改報係姚廣孝胞弟姚廣忠子孫。自來相傳。只聞得姚廣孝有一位

賢姐。並不曾說他有兄弟。你道這姚華胄到底是誰的子孫。這姚廣孝本醫家之子。他父親精於岐黃。生性佞佛。只生一子、一女。他那女兒眞是個女中丈夫。識字知文。深明大義。夫死守節。教子成人。他雖是個女流。強似那鐵錚錚的漢子。自從姚廣孝助燕王篡逆。他知道了。恨入骨髓。後來姚廣孝封了國公。衣錦榮歸。那時他父母已歿。來見賢姐姐。他賢姐姐閉門不納。隔籬道。我家從無此貴人。姚廣孝識其意。變僧服而往。姐猶不與見。家人勸之再三。其姐不得已開門。自立於中堂。姚廣孝入。拜謁甚謹。姐怒道。世上做和尚不到底的可是好人。便抽身而入。姚廣孝愧赧而出。姚廣孝固乃姐之罪人。然尚有人心。若今之今（人）少得微名。即伯叔亦藐視之矣。何况於姐也。這樣婦人與狄梁公姊爲再見耳。千古何可多得。且說姚廣孝因何幼時出了家。他自幼聰明狡獪。那時神相袁珙見了。向他父親道。此兒目生三角。形如病虎。其劉秉忠之流亞歟。若令習儒。恐其不壽。若使之爲僧。將來貴爲帝師。他父

親遂送他(去)一個素常相與的和尙法號圓通的庵中出了家。他並不是自己願去苦修。是沒奈何做了和尙的。他那師父圓通〈庵〉也是那時有名的才僧。他愛姚廣孝聰明清秀。日間盡心敎他經典並詩詞之類。夜間便同他成了夫婦。這是和尙傳家。留得衣鉢。原不足爲異的事。他到大來。雖有過人之才。却有兼人之惡。且素行不端。無恥特甚。他私偷着一個姑子。生下一兒。他不好認得。他有個族弟叫做姚廣忠。瞞着姚廣孝與這姑子也有相知之雅。姚廣忠無子。姚廣孝就把這孩子與了他做兒子。就算了姚廣忠之後。姚華胄就是此兒的子孫。論起來。却實在是姚廣孝的嫡嗣。姚廣孝當年久而久之。醜名漸張。鄕站不住了。遂到南京投拜太祖信愛的一個和尙。叫做宗泐。宗泐却不知他的壞處。見他相貌才學都好。甚是愛他。替他起個法名道衍。法號斯道。那時有一個王行。看透他的心述(術)說道。斯道非若他人事佛奉

師碌碌久做沙門者也。宗泐將姚廣孝薦與太祖。後來每個親王賜一員僧綱司。就把姚廣孝分與了燕王。太祖上賓之後。太孫建文繼統。他一來見朝廷年幼。二來想做佐命功臣。力勸燕王謀反。篡奪了建文的天下。改元永樂。算他功居第一。遂封了他少師榮國公。永樂賜了他幾個宮女。他此時要假裝活佛一般。不肯拜賜。況且又有小沙彌做了內眷。何須要此。永樂越重他的德行。後來人都說姚少師是位眞僧。不貪女色。那裡知他因位尊了。要博虛名。就不知他少年的醜行。他位至國公。歷蒙恩賜。不下數萬。都給了姚廣忠。以貽他所生之兒。傳流了將二百年。到了姚華胄。尙然巨富。姚華胄起先報是姚廣孝嫡孫。見知縣一駁。故此又報是姚廣孝胞弟姚廣忠之後。只把胞字換了個族字。那縣官得了他一分重禮。竟據他的話呈報上去。上司難辨眞僞。輕易不敢啓奏。又仰縣細細淸查。古人說。有錢十萬。可以通神。縣官受了他的重

賄。如何銷繳。況且又沒處查證。竟具了印結。說查係姚少師胞弟嫡派子孫是實。上司據文題請了姚華胄。又關通了嚴嵩父子。雖假亦眞。奉旨召他進京陛見。他到面聖之時。應答如流。嘉靖大喜。以爲非姚少師族裔。焉能有此文武全才的英物。遂准襲封了侯爵。那時天下太平。他談天說地。佈陣排兵。每每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爲恨。這些朝中臣也有信以爲實的。着實敬他。都誇是武侯再世。留侯復生。爲朝廷欣慶得人。也有惱他大言不慚的。却不好同他辯駁。他歷過了隆慶萬曆泰昌三朝。也享用了五十餘年。他生了二子。長子姚予民。是個蠢然一物。食粟而已。次子姚澤民。他妻子褚氏生姚澤民的那一夜。姚華胄夢見一個和尚直到內室來。心中大怒。道。何物奸僧。輒敢到我內中。那和尚愀然道。我是你始祖姚廣孝。生前殺孽太重。冥冥之中受罪二百餘年了。你今又無故受朝廷重爵。明朝氣數將盡。天帝敕旨。命我來與你爲子。以

完前孽。結此一段公案。說完。往褚氏胯下一鑽。就不見了。姚華胄驚醒。正值褚氏腹痛。須臾生下一兒。姚華胄雖知他是祖宗轉世。却不解他完前孽的話。遂起個乳名。叫做祖官。說他大了就學祖爺平定天下。澤及生民。故此命名爲姚澤民。褚氏生他的那一夜。正朦朧睡着。也見一個精赤條條的和尚爬上床來。褚氏又驚又喜。（喜耳。何驚之有。）正要問他那裡來的。不想那和尚將光頭向他陰門裡就鑽。褚氏驚道。哎呀。這和尚好呆。這個大頭如何鑽得進去。正要用手來推時。不想一下已全身鑽入。（是極。）（小頭鑽可。大頭如何用得鑽。不知竟鑽了進去。夢中之事可知一字。）只覺陰門一脹。小腹微有些些痛。驚醒來已要分娩。這和尚進去既易。出來更是順溜。褚氏毫不費煩難。就生下一個兒子。好生歡喜。褚氏將所夢對姚華胄說了。姚華胄也將夢告訴他。夫妻深以爲異。姚華胄平生酷信佛法。家中蓋了一所佛堂。請了他素常相與的一個和尚。法號萬緣。是報國寺的住持。纔二十來歲。來家中供養。這

萬緣諸般經典皆能。又生得面白頂圓。身長軀大。好一個相貌。有幾句贊他道。

青旋旋一具光頭。（夫頭也而以具稱。奇甚。）白晃晃一枚大臉。兩隻眼半睜半閉。假裝出慈悲面孔。一張嘴一合一開。真講得天花亂墜。素珠百八。時掛胸前。佛法三千。全拋腦後。口中阿彌陀佛。句嘗住聲。心內窈窕佳人。未曾斷想。姚華胄當他是現在菩薩。誰知他是個色中餓鬼。

他且又善說。華胄敬他如活佛一般。闔家都尊稱他爲大師傅。姚華胄就把祖官寄名與他做了徒弟。這祖官生得胖壯標致。夫婦心愛異常。買了個奶娘帶乳。又撥了個十來歲的小丫頭素馨相幫抱持。祖官到了七八歲。生得嬌皮嫩肉。肥頭大臉。心雖聰明。性情狡獪。（前說姚廣孝也是此四字。先後一應。）他雖這樣大。還是乳母每夜帶他同臥。那乳母同丈夫在被窩中再沒

有不做些正經生活的。他夜間偶然醒來。見他二人亂動。還不知道是做甚麼事。到了暑天。二人精光的高興。他纔見是奶公的這件東西鑽入他乳母胯下那洞中去。二人就動起來。方悟向來之故。他那小㞗子也竟知硬幫幫的亂跳。他十歲那一年。那乳母一病而亡。夜間沒人帶他睡。夜中啼哭。褚氏親帶他睡也不肯。因素馨自幼背抱他。他要跟素馨睡。此時素馨二十歲了。已配了漢子。名喚吳實。二年有餘。又另撥了個小丫頭香兒服事他。褚氏便叫素馨帶他睡。他此時又大了〈有〉些。知識大開。常見素馨兩口子也如他乳母夫婦在被中亂動。却動不多幾下就住。知是那件事了。好不難過。一日。吳實奉差他出。素馨同他睡着。天明時。祖官醒了。見素馨不曾盖被。赤身仰臥。兩腿大揸。他悄悄起來。爬到脚頭。向他胯下一看。方知這件美物是如此形狀。他那㞗子也竟有三寸多長。不覺大硬起來。也竟公然爬上肚子。對了門戶。弄將

進去。一抽一抽的動。素馨驚醒。見是他。笑道。這點個人兒也學幹這事。還不下去呢。那祖官將他的腰一把緊緊抱住了。抱住了腰。活是個小孩子。勾不着肩背。自然是抱住腰了。連忙亂抽亂扯。原來素馨的男人吳實。雖然二十多歲。此道與祖官的相彷彿。而且甚快。雖配了二三年。素馨還不曾知道丟過。尚不知其中滋味。此時祖官尚小。無精可洩。儘着抽個不歇。素馨覺勝似吳實許多。見他年小力弱。雙手抱緊他小屁股。往下舂搗了好一會。竟被祖官將他弄丟了一次。他愛祖官了不得。祖官初嘗這件異味。一上床。就在他肚子上不肯下來。素馨因他身子輕小。馱着也不費力。任他壓在肚皮上。一時間抽動起來。素馨乍得樂境。便有許多淫聲浪氣。祖官更覺有趣。兩人也盤桓了十多日。吳實回來了。他兩下便阻了佳期。心中好不難過。一日。吳實隨姚華胄出門赴席。祖官得了這個空。要同素馨敘敘。素馨何樂不爲。但那香兒丫頭隨在身畔。祖官支他道。你到上邊要些點

心來我吃。香兒去了。二人忙上床。解帶脫衣。就弄起來。他兩個別了好幾日了。彼此不肯便歇。弄個不休。不防香兒要了一盤點心來。不見祖官。只說他在床上睡覺。掀開帳子。見他兩個。光肚子壓着光肚子動呢。香兒也十四歲了。雖不曾嘗過。豈不知道。便將盤子放下。笑嘻嘻避了出去。素馨覺得有些不好意思。向祖官道。這丫頭被他看見。恐一時傳將出去。老爺夫人知道了。你便不妨。我就不好了。就是我男人知道也不好。你須把他也弄一下。纔禁得住口風。祖官道。你放心。在我。二人穿起衣服來。祖官走到堂屋裡。那香兒望着他笑。他見沒人。上前摟着親了一個嘴。就去扯他褲子。那香兒推着他的手。說道。大青天白日。人來來往往的。你這做甚麼。還不放手。祖官也怕人撞見。只隔着褲子將他胯襠摳了幾下纔放了。兩人笑個不住。那日天氣甚熱。下晚素馨在房中洗了個澡。香兒就接着水洗。却好祖官走來。素馨道。香兒洗澡呢。你

快去。祖官忙脫光了。推開門。跑進房中。香兒正坐在澡盆裡。不防一下被他推倒。撲上身。分開兩腿就戳。香兒雖是個處子。下身被水浸得濕瀋瀋。一下攮了進去。香兒哎呀了一聲。已被他抽將起來。祖官覺他的比素馨味更緊美。抽了幾下。香兒推他道。你起去罷。看有人來。祖官已得了趣。也就起來。揩了身上。叫素馨拿衣服進來替他穿了。三人你望我笑。我望你笑。此後打成一家。混弄了幾年。他那陽物竟長得

量去長將六寸。粗圍一虎餘零。衾中偶爾一交兵。抽送千回猶勁。

祖官十五歲上。姚華胄替他娶了個錦衣衛姓桂的女兒爲媳。明季錦衣衛與東廠表裡爲惡。故罵之。生此淫賤不堪之女耳。粧奩甚富。陪了兩個丫頭。一名青梅。一名綠萼。不到一個月。姚澤民將他主婢三人都受用過了。他貪淫無比。雖有妻婢三人。連香兒四個了。那素馨他還不肯放過。常同他在西間屋裡行樂。那素馨

的男人是有名無實的。他時常假說上邊叫他上夜。每每的來就教。那桂氏也纔十四五歲的小女子。並不知吃醋撚酸。倒過得和美。姚澤民到十八歲上。他母親褚氏死了。姚華冑大兒子姚予民送回故土祖塋安葬。這姚華冑天性有些懼內。那褚氏雖不撒潑降夫。但姚華冑想要娶妾置婢。雖有此心。却也不敢出之於口。姚華冑曾試探過他的意思。一日。夫妻閒話。姚華冑笑說道。人但開口。便說妻妾。此二字相連。可見妾之一物。人家亦不可少者。不過要他來侍奉夫人之意耳。這些做夫人的都錯會其意。以爲是丈夫圖取樂。每每不容。豈不可笑。褚氏冷笑道。古云。四十無兒。方纔娶妾。妻已生子。那妾之一字也就可以不必。人開口也就說婢妾兩個字。可見婢是人家不可少者。那妾在婢之次。是可無之物了。至於說要侍奉夫人。愈覺可笑。豈婢不可侍奉而必欲倩妾耶。那都是沒良心男人之飾辭耳。說得姚華冑閉口無言。只得息了

此念。今見褚氏死了。他年將望七。不肯自量。把這數十年的豪興發將起來。娶了二十歲的女子爲繼夫人。是個已故光祿寺裘家的女兒。十分標致。他家中後園內原有春夏秋冬四景。都有房屋樓閣。向來只得幾個蠢丫鬟打掃看守。以備他老夫妻遊玩。如今沒有管頭了。他差人回南京。在應天揚州蘇州杭州買了四個美妾。每人各置一艷婢。又在北京山西也買了四妾。婢亦如之。兩妾二婢同住一室。只供宴樂。其灑掃支使。自有當日的粗蠢丫頭。他那春景有牡丹臺芍藥欄。四週桃杏梅李圍繞。花開時却也芬芳馥郁。燦爛如錦。命二妾一正一副之。一個稱丹姨。一個叫芍姐。夏景四面一池蓮花。池中有水閣。池畔數株石榴垂楊掩映前後碧梧翠竹。薰風徐來。蓮香撲鼻。也着二妾主之。一個叫蓮姨。一個叫榴姐。秋景有幾棵老桂。一片菊圃。海棠玉簪雞冠紅葉之類相襯着。甚是幽雅。到芙蓉半吐。菊英大綻之時。一片鋪如錦繡。桂花到京不花。

亦異事。故不題。也着一妾。一喚桂姨。一喚菊姐主之。冬景有許多臘梅。高矮參差。雜着數叢天竺。紅綠相間。屋角又有許多迎春探春忍冬諸類。室內列數盆水仙。玉玲瓏。早梅。大盤香櫞。佛手。香氣氤氳。頗覺不俗。也命一妾主之。一個叫臘姨。一個叫雪姐。他雖有這些嬌妻美妾豔婢。但將七旬的老漢。精力有限。雖然個個都曾開闢過。要想時常點綴。雖有此雄心。却無此健力。只好把這些婦人做個擺設的肉玩器而已。奇語。要個個鑽研却不能夠。這些少年婦女如何貞靜得住。但他的家法頗嚴。三尺之童不許入內。雖他長子姚予民。孫子姚步武。也不敢擅入。惟這姚澤民是他的愛子。又見他年幼。只容他一人不時出入。這些妖精般女子守着個髮如彭祖。鬚似李聃的老叟。已是憎嫌。況且又是上面皤然一公。底下公然一婆。廣西獠人稱老漢曰婆。想亦是此意。但稱老婦曰公。不知何謂。沒用的厭物。一月中還不能領教他一次。即有一次。皮條般陽物。屢屢中止。一毫樂境也無。反引得淫情

似火。叫這些人如何過得。見姚澤民這樣精壯少年。年紀又不相上下。眼中都冒出火來。恨不得拿水將他一口嚥下肚去。但一見了他。說也有。笑也有。姚澤民先還不敢放肆。後來日近日親。况他又有淫癖。字新奇就想要替他令尊代起勞來。也就同衆人打牙犯嘴的說笑。他因有意於衆人。這些妾婢也沒一個不注意於他。皆因未得其便。故此不曾上手。一日。那蓮姨同榴姐乘着涼。兩人說笑了一會。偶然講到夫妻行樂之處。蓮姨忽然長吁了一口氣。道。我在家做女兒時。我的臥房同哥嫂房中隔着一層籬笆。每夜聽得他們歡笑。我間或張張。見他二人那調笑快活。眞有登天之樂。也不枉叫做夫妻。如今我們不幸跟了個老頭子。雖不愁吃愁穿。却守了活寡。不如嫁個窮漢。一夫一妻還得受用。榴姐道。這是各人的命數。事已至此。怨也沒用了。何不自去苦中尋出樂境。爲甚麼癡癡的枉躭誤了青春。蓮姨道。我何嘗不想到這裡。但此處

除二公子之外。再沒有第二人進來。要敢來尋樂境。除非就他身上。榴姐微笑道。我也正是此意。但不知姐姐心下如何。既有同心。事不宜緩。始於他二人者。一花炎天大茂。故淫心更熱耳。我冷眼見衆姊妹都有心到他。若不先下手爲強。恐被別人占了先去。我們去雌着。人就沒趣了。蓮姨道。既安心做這事。丫頭們眼多。瞞不得他們的。倒替他們說明了做。纔可行得。遂叫那兩個丫頭。一個名碧梧。一個名翠竹。到跟前。說道。你兩個在我們身邊。我們待你如姊妹一般。我有句心腹話對你二人說。你若同心協力。包你也有好處。兩個丫頭道。我們蒙姨娘姐姐擡舉。難道是死了心的不成。豈不知道。姨娘有話。只管請說。蓮姨榴姐同聲道。老爺有年紀了。我們都青春年少。白白的躭誤着。守的是甚麼貞節。我們意思要相與個趣人兒。以消寂寞。你們怎麼說。那兩個丫頭道。這却難。外邊的人如何進得來。我們又出不去。勸姨娘姐姐打掉這念頭罷。蓮姨笑道。癡丫頭。難道我

不知道。眼面前現放着有一個。何必要你去尋。碧梧道。要是眼面前的。無非就是二爺。蓮姨笑道。你好猜。就是他。碧梧也笑道。要說他。倒容易。不敢瞞蓮姨說。前日姨娘姐姐到夫人上邊去。翠姐也跟去了。只我在家。他忽然走了來。見沒有人。生生被他把我強奸了。我又強不過他。只得憑他弄了一會。（許多人。起手第一個是碧梧者。有深意也。琴皆以桐爲之。古謂琴心相挑。借此意耳。）他求我做個媒。要同姨娘姐姐相與。他說不知二位心中如何。不敢自己開口。托我探探口氣。我辭他不敢。未曾應允。若姨娘姐姐有意。這事手到擒來。蓮姨滿心歡喜。笑道。不想你這丫頭倒得丫頭籌。你覺他比老爺如何。碧梧道。大着呢。他那件東西像生鐵一般。那裡像老爺那樣軟叮噹的。況且又長大了好些。工夫又久。把我弄得酥了好一會纔醒過來。那蓮姨榴姐聽得臉上一陣陣火發。商議道。他雖時常相見。怎好就幹這事的。對碧梧道。我假裝睡。你去約了他來。叫他偷我。（眞是掩耳偷鈴。）等他弄上。就不覺羞了。等他弄

着。榴姐來衝破。大家一齊上手。榴姐笑道。既安心做這樣的事。還怕甚麼羞。我是不怕的。（更老辣、）就依着姐姐這樣來。向碧梧道。你快些去看他在那裡。約了他來。碧梧纔走出門。遠遠見他來了。忙進來道。來了。蓮姨忙到房中。脫了小衣。只着單裙。在床上假裝睡着。故意蹺着一隻腿。裙幅掀開些。陰門微露。榴姐也躲過。碧梧將出來。姚澤民走到跟前。見沒人。摟了親了個嘴。問道。我托你的事怎樣的了。碧梧道。我怎麼好開口的。他此時正在房中睡覺。你何不去偷他一偷。料道不得變卦。若弄上了。不強如我說麼。姚澤民滿心歡喜。輕輕走進房來。揭開帳子一看。見他上身雪白露着。只穿豆綠廣紗抹胸。下着大紅縐紗單裙。此道微露細細一條紅溝。不覺陽物大舉。脫了衫褲。上得床來。爬上身。看準一攮。就送了進去。抽了十多抽。便送到了根。大動起來。蓮姨假睡不來了。睜眼笑道。活強盜。大白日裡怎跑來奸我。看有人來。還不下去呢。姚澤民

摟住笑道。強盜到人家。可有肯空回去的。人來不過是榴姐。我正要搗他的花心呢。遂大抽大弄起來。蓮姨初嘗滋味。覺比那老兒大不相同。聳身上迎。姚澤民、一面弄着。一面端詳。眞好、個美婦。有幾句贊他道。

臉如蓮蕊。粉濃濃兩朶蓮腮。體透蓮香。撲香馨一身蓮氣。牝似紅蓮微綻。直搗得蓮瓣大張。足如金蓮高擧。眞像那蓮花挺立。揮(渾)身顫顫。猶蓮葉翻風。嫩牝津津。若蓮房滴露。不愧稱做蓮姨。眞堪居住蓮室。

二人風流一度。姚澤民歇了一歇。又復大戰。原來榴姐見他兩個弄時。已在床側張聽。隔着紗帳。看得明明白白。又聽得蓮姨那些聲息。他忍不得了。走來掀開帳子。笑道。姐姐的蓮花心這、會好被你揉碎了。也該略歇歇。你兩個不要太享過了福。蓮姨笑道。讓你也來享享。把榴花心也叫他揉一揉。姚澤民把他、把抱上床。掀開紗裙。見他不曾穿褲。

扶起他兩腿看時。鮮紅的一朶花心。眞像紅榴的一個骨朶。就弄將起來。一面抽着。方替他脫得精光。一身白肉。軟𡂿得可愛。姚澤民低頭看那出進。他的此竅比蓮姨又緊小些。那一朶花心被陽物帶得吐出吞入。翻覆有趣。鼓起勇來一陣亂搗。弄得他嬌聲婉轉。星眼矇矓。多時方纔住手。姚澤民又同蓮姨來弄。他正看得興致大濃。聳身疊股。竭立(力)迎送。榴姐坐起。彎倒腰。低頭笑着看那出入之勢。蓮姨道。妹子你好死相。你幫他在脊梁後邊推推。他也好用力。你看的有甚麼趣。榴姐笑道。你圖受用。熱巴巴的。我不怕費力麼。蓮姨道。你這人好毒。你費力推了。少刻我也幫你。榴姐笑着到姚澤民背後。雙手抱着屁股。替他推送了一會。又放倒榴姐。蓮姨推着。兩人弄了一陣。都洩了。三人摟抱着親嘴咂舌。摸乳撫陰。頑戲了一會。蓮姨說道。你我有緣。今日相遇。後來却要情長。無事我叫碧梧來約你。你此時去罷。恐有人來。那姚澤民還

依依不捨。攥攥這個的乳。捏捏那個的陰。方纔穿衣起身出來了。他二人乍經爽活。渾身通泰。一同小憩。姚澤民到堂屋內。只見碧梧翠竹攔住笑道。我兩個替你做了媒。看你拿甚麼謝我們。碧梧道。我先領過你的情還罷了。指翠竹道。這是新稅官。要上鈔的。你如何越得過去。那翠竹嘻嘻的笑。姚澤民知他們是索謝的意思。後來用他處多。不敢薄待。況他在此道中也還是無厭足的。一手拉了一個。笑道。別的謝儀你們也不稀罕。我有一個金剛鑽送你們去去。我替他把竹子節通一通。梧桐上鑽個眼去。三人同到西屋床上。着着實實每人分惠了一下。把竹瀝同梧洞淚都弄出許多來。（二語巧而趣。）纔出去了。他五人時常相聚。蓮姨的兩片菡萏已弄成了一朵大開蓮花。榴姐一朵半吐嬌姿也揉成一枝翻花石榴。不用細說。一日。姚澤民正同蓮榴二人在房中高興。碧梧翠竹聽了一會。那梧桐瓢中。竹子節內的水。不住滴將起來。心中難過。他

互相摳挖了一會。慾火更炎。悄悄商議兩句。同到西間床上。脫了褲子。兩件光撻撻的東西。一上一下的搧打。笑個不住。不想鸝姨走了來。要向蓮榴二人說話。忽聽得房中笑聲。向窗內一張。見兩個丫頭磨鏡子呢。笑着想道。他主人那裡去了。兩個丫頭這樣騷發。走到堂屋。不見有人。疑他二人睡覺。悄悄走到房中。覺得床上聲息甚異。也當是他二人做那事。笑嘻嘻雙手把帳子一掀。見蓮姨兩足直豎。姚澤民俯身下搗。榴姐在他背後推呢。抽身就往外走。他三人吃了一驚。蓮姨把嘴一努。姚澤民會意。赤身跳下床來趕上。一把抱了進來。說道。好姨娘。千萬不要聲張。那蓮榴二人赤着身子。也下床來央道。我們好姊妹一場。好姐姐千萬隱瞞着些。原來鸝姨也久有心看上了姚澤民。因無其便。今見了他們如此。雖有醋意。却發不出。正要借此相交起。便道。各家門各家戶。你們是有造化的。相與了知心的人。干我甚事。我聲張的是甚麼。快

放了我去。讓你們做正經事。姚澤民抱住不放。道。好姨娘。旣承你美情。我謝謝你再去。臘姨道。我是來雌你的麼。我難道沒有家。要在這裡。姚澤民知他是要到他家裡去的意思。便放了。道。你請先去。我穿了衣服。隨後就來。那臘姨徜徉❶去了。姚澤民同蓮榴商議道。旣被他撞破。不得不去。若不堵了他的嘴。這事就不好了。他二人知道這一去。又有四人纏住。分去了一半恩愛。心雖不捨。不得不放他去。那姚澤民忙穿了衣服到臘姨處。來到他房中。見他獨自一個坐在椅子上。看見他來也不理。姚澤民笑着。忙上前抱住就親嘴。他推開道。你同你心上人樂去。我是不要的。姚澤民道。我想你久了。不敢來親近。今日有緣。特特的同你來相交。你怎這樣冷臉待我。臘姨道。你這樣的鬼話哄誰。你的兩個眼睛好不識貨。他兩個生得標致。你自然該去親近他。我生得醜。不要你違着心到我這裡來。要不是我今日撞見。你肯捨正眼看我一看麼。

姚澤民道。寃屈死人。你比他兩個不還標致些。怎說這話。我雖有心要來。不知你心裡如何。不敢造次。承他兩個見愛。所以就同他先相與了。你不過怪我來遲的意思。此後我來勤些。補上前欠就是了。驪姨雖不做聲。却還不動。姚澤民忙脫光。要抱他上床。他扳住椅子道。我是不的。免勞下顧。姚澤民急得跪在他面前道。我替你告罪。求你上床去罷。不要躭誤了工夫。那驪姨何嘗不愛。這一番做作。因蓮鎦二人占了先去。他洩洩醋氣。二來急他一急。好儘力以補前之不逮。見他光身跪着。那陽物又粗又長。不住亂跳。做作不得了。評云。不看僧面看佛面。驪姨則是不看姚澤民之面而看小僧之面。笑着立起扶他。道。我依了你。看你後來有良心沒良心。姚澤民把他抱到床上。替他脫光。要圖他歡喜。儘力大弄。不多時。他就丟了兩度。姚澤民還要弄。他道。我夠了。雪姐同在一處。偏不得他。等我叫他來。你也同他弄弄。遂叫。雪妹子你來。那雪姐先姚澤民來時他就見了。躲在窗下張看了那

些光景。好不動火。他是山西人。纔十六歲。年小害羞。不好進來就教。諒着臘姨。不好偏他。耐着心等。聽得叫他。故做不知。走進來道。叫我說甚麼。不曾說完。被姚澤民跳下。一把抱上床來。就扯褲子。他也不動。只是嘻嘻的笑。姚澤民看他桃紅紗褲襠上如雪消春水一般。(雋語)濕了好大一塊。脫去了。看他那牝戶。又小又嫩。水淋淋的。心愛得了不得。一下直攮到底。他嬌聲嫩氣的道。哎喲。你擣殺俺了。輕些是呢。姚澤民奮力直搗。他笑着。口中擣殺了擣殺了叫個不住(不)多時。兩下都弄丟了。姚澤民居中。一隻膀子摟着一個睡下。這個嘴上一親。那個腮上一咬。好生得意。臘姨道。有句話問你。不許瞞我。你同他兩個也相好有多少時了。姚澤民道。不過個把月。論實事只得六七次。臘姨道。我不信。姚澤民道。我要哄你。叫我發甚麼誓我就說。臘姨道。他們那四個。你同他可有私帳沒有。姚澤民道。不敢瞞你。我雖有此心。却無此事。臘姨道。你把

從前的數替我補足了着。我包你還有兩個到手。姚澤民道。是那兩個。朧姨道。你不要管。不過有兩個到你就是了。雪姐笑道。姐姐不要管他。他這樣伶俐的人。怕他自己不會去尋。稀罕我們總成他呢。姚澤民聽朧姨又說上興來。把雪姐的腮輕輕咬了一下。道。你也會這麼油嘴。翻上身。又弄了一陣。又向朧姨起媒。重重的抽了數百。然後纔歇。朧姨道。你明日來。把水仙天竺兩個丫頭。你也施點恩到他。纔好大家做事。姚澤民滿口喜諾。穿衣出去。次日進來。走到西邊屋裡。不見有人。聽得床後滴滴聲響。忙去、看。原來是天竺坐在淨桶上小解。見他走來。連忙站起。姚澤民一把抱住。也不容他拽褲。抱到床前。扯下他的褲子。天竺動也不動。聲也不噴。乜斜着眼微笑。姚澤民忙取出肉具。站在床前。扛起腿來大弄。弄得他哼聲不絕。誰知水仙在外邊進來。見他二人高興。悄悄走到姚澤民背後。看他兩個賣解。見那天竺的樣子。不由得笑了

一聲。姚澤民一回頭。見了他。撂了天竺。將他推到床上。把褲子扯下。也是一陣蠻舂混搗。弄得那丫頭的淫聲浪態比天竺還難聽。弄了一會。他要留些精神應付臘姨雪姐。便歇了。走過東屋。他二人昨日乍嘗甜頭。正在那裡談內中的趣味。見他走來。笑臉忙迎。不暇他言。即上床解衣。弄了一度。姚澤民把那兩個丫頭的事告訴他。二人齊贊道。當日只說你少年人。不過比老爺強些。誰知一個抵得七八個。若論起滋味來。你是山珍海錯。他竟是藜羹糲飯了。大家笑了一回。姚澤民來過了數次。一日。問臘姨道。你前日說等我補足了。還把我兩個。我的數也補過了。你不要失信。臘姨笑道。你這吃一看二的饞鬼。我總成了你。你不許戀了新人薄了我。雪姐笑道。據我說。姐姐不要管他的好。姚澤民把他摟着。咬他的脖子。道。你這壞人。專會調舌。我明日不弄癱了你報仇。也不算好漢。因向臘姨道。你不要聽他的話。你若成全了我的好事。我若

敢沒良心。不逢好死。臘姨笑道。你今日且把梅根澆透了着。明日包你得會新人。姚澤民興發如狂。把二人拉上床。同脫了衣服。欲得他的歡心。儘平生之力。却也把臘姨奉承了個飽足。然後按着雪姐弄將起來。自首至根。加勁搗有千餘。那雪姐年幼身怯。被他弄得氣都接不上來。掙着說道。爺喲。你你要擣擣殺俺麼。俺來來不得咧。你饒了俺罷。姚澤民笑道。你怕不怕。下次可還敢來多嘴了。他笑着哀告道。俺再不敢了。你饒了罷。好親爺。姚澤民也興足了。又愛他這嬌態了不得。又狠狠的幾抽。也就洩了。大家散去。原來臘姨同丹姨芎姐親厚得如嫡親姊妹一般。有心腹話彼此無隱。他們時常閒話。說起跟着個老兒。青春虛度。長吁短嘆。也都想到要借姚澤民的這一點甘露來澆滿腔慾火。兩下相約定。不拘誰先得手。不許相瞞。今被臘姨先得了。婦人中件件都可讓得人。惟獨這一件事。雖同胞姊妹嫁了一個丈夫。有些偏處也是不

憤的。臘姨因有前約。不忍瞞他二人。到底先偏了幾次。自己心足了。纔肯分惠。那日。他走到丹苟二人處坐下。丹姨道。今日姐姐滿臉喜氣。有甚麼好事。攜帶妹子也好。臘姨笑道。明日是妹妹華誕。我備了幾色薄禮。明午請你到我那裡去祝壽。有一個禮單在這裡。你請看。袖中取出一個紅單來。笑嘻嘻的遞過。丹姨忙接着一看。原來是一隻掛眞(枝)兒。上寫道。

賢妹妹。我是來與你上壽。禮匪薄。全望你一併都收。有一疋捲心紬。還有兩疋核桃綢。青棍子魚一隻。眼大蒸餚兒裂破了頭。送進了你的門兒也。外邊廂還倒提着一瓶酒。

丹姨看了。笑道。姐姐見賜。妹子敢不拜領。但不知姐姐怎樣得了這件寶貝。臘姨笑着將如何得遇姚澤民。不肯偏他姊妹。故此來約他同去賞鑒這肉骨董。苟姐笑道。姐姐請我家姐姐去上壽。我却不好去相擾

的。臘姨笑道。請你去做陪客。你可曾聽見人說麼。也不願人請我。也不願我請人。但願人請人。請我去陪人。做陪客是極便宜的事。三人大笑了一場。次日早飯後。丹姨芍姐老早就來等候。臘姨雪姐陪在房中閒話。無非誇他陽物有多粗多長。怎樣堅久勇猛。向來所嘗老兒之物。如飲村醪白酒。今他之此道。如飲醇釀美醞。令人骨軟筋酥。心魂皆醉。二人聽得心忙意亂。火氣直騰。望這救命王菩薩總不見來。儘着拿清茶澆那心火。將到午刻。方見姚澤民走來。臘姨笑道。你們新人相會。又向姚澤民道。他姊妹等你久了。你們敍敍罷。姚澤民道。我早要來了。偏生今日有個客來。就誤到這晉。臘姨笑道。你們請做正務。遂同雪姐走了出去。姚澤民忙扶着二人一同上床。便脫衣服。他兩個也等不得姚澤民替他脫。各自脫了。姚澤民見他二人又是一種丰韻。先將丹姨扛起腿來就弄。弄得他聲兒顫着。身子搖着。如弱柳迎風一般。好不動興。再

看那芍姐。兩腮紅暈。兩個眼圈被火攻得通紅。眶內水汪汪的。咬着裙帶格支支的響。（丹芍皆春花。故春心大盛也。）知他情動得很了。撇了丹姨。又同他弄起來。那芍姐將嫩股老高的亂疊。雙手儘力下扳。姚澤民見他騷得可憐。也奮力下杵。已將他弄丟了。他還摟住不肯放。那丹姨急得笑道。你陪客還讓讓正主兒是呢。伸手在他陰中將陽物生拉出來。塡入自己牝內。姚澤民見他兩個。算六人中騷極了。也竭力以事。輪流轉弄。自正午將及日西。還不肯歇。臘姨笑着進來道。也該歇歇了。不怕弄塌了皮(床)麼。丹姨也笑道。姐姐既請客。那裡有個主人催客起來的道理。臘姨笑道。客太爛板凳。也就怪不得主人呢。丹姨笑着。纔放了姚澤民起來。此後他六人倒都同心合意。議定一日輪到一家。週而復始。那姚澤民次日到丹芍二人處來。只見他二個丫頭夭桃紅杏。笑嘻嘻攔住道。不許進去。（此雖與碧梧翠竹小犯。却迥然各別。）人家各有地界。俗語說。管山吃山。管水吃水。管青山

吃碰嘴。我們這裡又不是你的屬下。許你直來直往。也說過四言八句。纔放你進去呢。姚澤民笑着。一手摟着一個。道。小由(油)嘴。你不過見姨娘姐姐同我相好了。不曾同你們親熱。你就吃醋。我怎肯偏你。此時特來尋你兩個的。三人笑着同到房中。姚澤民笑道。你兩個那一個先弄起。紅杏道。我杏花比桃花先開。自然是我先。夭桃道。我桃子比杏子大多。自然該是我。紅杏道。古人說。桃李春風牆外枝。到不得你。況且說。日邊紅杏倚雲栽。自然該我杏花先栽一栽。夭桃道。天上碧桃和露種。你栽得我也種得。又說。一枝紅杏出牆來。你在牆外隔着。輪不着你先呢。紅杏笑道。我一色杏花紅十里。比你那桃花富麗了多少。應該讓我。夭桃道。九重春色醉仙桃。豈不強似你。還不讓我麼。況詩經說。桃之夭夭。難道你不曾聽見。紅杏道。你的夭字原在底下。詞上說。紅杏枝頭春意鬧。劈頭就是紅杏兩個字。可見先是我的了。二人笑着你爭我奪。姚

澤民道。不〈不〉用爭。你兩個都脫光了睡着。我一個一陣的弄。就公平了。兩個丫頭忙笑嘻嘻睡倒。姚澤民笑道。但是人說話就稱桃杏。自然是桃貴似杏。該他占先。紅杏笑道。誰說。人開口便說驢馬呢。難道驢強似馬麼。我偏不讓他。夭桃笑道。急鬼。我就讓你先。只要二爺有個乘除加減。就在裡頭了。姚澤民笑着。就把紅杏弄起。弄得他丟了。然後弄夭桃。足弄了有二分工夫還久方歇。紅杏道。一樣的人。你怎麼偏心兩樣待。姚澤民笑道。一點不偏。你得頭籌。他得後趣。可不是一樣。紅杏道。既這樣說。下次再弄。我先讓桃姐。我也照樣要多弄一會的。夭桃笑道。你怎麼比得我。人說桃飽杏傷人。桃多些無妨。杏子自然該少些的。大家頑笑了多時。方纔散去。過後姚澤民想道。八人我已得六。那兩個可肯放過他。須得設一網打盡之計方妙。時常在秋院中去走趟。那桂姨菊姐也耳有所聞。知他姊妹皆已得了姚澤民。心中何嘗不急。要屈身

俯就。又恐被他看得下賤。要等他來垂青。又不見他動手動脚。猜測不知何意。疑道。定是我兩個容貌不如他們。所以他不來親近。不然八個人中爲何單棄我兩個。他既無心到我。我去就他也是無益。一腔醋氣塡塞在內。後來見了姚澤民。由不得怒氣勃勃。那臉上竟像刮得下霜來一般。姚澤民見他顏色正厲。越發連戲話都不敢說。孰不知他色厲而內荏。故此倒日遠日疏了。一日。姚澤民偶然到他那裡來。見紅葉丫頭在。張醉翁椅上睡覺。兩足擱在椅軸上。兩腿大揸。由不得失笑。左右張得沒人。輕輕上前。將他衣裙掀起。自己取出肉具。撲他在身上。一把抱住。將陽物隔着褲子混戳。紅葉驚醒。說道。還不放我起來。姨娘心裡不好。在屋裡睡着呢。看他起來看見。姚澤民那裡聽他。只是亂戳。那丫頭被他戳得春興大發。笑說道。冒失鬼。這隔着褲子也是弄得進去的麼。姚澤民也不暇替他脫褲。雙手將褲襠一斯。(撕)扯了一個大口

子。就弄起來。那丫頭摟着他的腰弄了一會。說道。你歇了罷。看菊姐回來撞見。不說你這沒廉恥的來尋我。還當我騷發了尋了你來的呢。正說着。那雞冠丫頭驀地走來看見。笑道。沒廉恥的。大白日裡。你兩個怎就鏈在一塊兒了。姚澤民連忙拔出。摟着雞冠親了個嘴。將他按在一張杌子上爬着。扯下褲子。露出光臀。就後邊弄了進去。不住亂搗。紅葉笑問道。菊姐呢。雞冠顫着聲兒道。菊菊姐還同夫夫人下棋棋呢。我我來家走走。不想遇了這活強盜。拿着我這樣。姚澤民笑道。不要屈着你。你既不願。就不弄罷。雞冠扭回頭笑道。（扭回頭。妙。是自後弄者。）你好自在話兒。我既被你強奸了。弄得我不受用。還不饒你呢。兩個笑着弄了好一會。方纔住了。又同紅葉復了一帳。恐菊姐回來。只得歇手。姚澤民悄悄問紅葉道。你姨娘害甚麼病。紅葉道。誰知道。他這兩日茶飯也不大吃。口裡只是嘆氣。夜裡叫我替他做伴。翻來覆去。總不肯睡。熬得我要死。你不見

我纔在這裡春睏麼。姚澤民道。大約是春心發了。想個人弄弄的意思。紅葉道。他雖說不出口。大約此時有個趣人兒。他也未必辭。你何不去替他醫醫病。姚澤民道。我何嘗不想他。他看見了我。那哭喪臉難看。不敢動手。紅葉笑道。你做夢呢。他知道你同那三個姨娘三個姐姐相厚久了。他惱你不來親近他。你若去陪個小心。包你成就好事了。（此處用紅葉提醒他。使二人成就好事者。取御溝紅葉爲媒之意耳。）姚澤民方纔恍然大悟。他向來因此而怒。雞冠道。你這沒良心的。也怪不得他們惱。我菊姐雖不曾同你有甚私事。他待你的情也算親厚得很了。你有了別人倒撇了他。他恨不得咬你的肉呢。我聽他的口聲。口中雖說恨。心裡還有幾分戀你。你若同姨娘上了手。他自然也是肯的。姚澤民心中暗喜。走進房中。到床前一看。見他面朝裡睡着。就坐在床沿上低低叫道。姨娘。你身上那裡不好。我來問安了。那桂姨明醒着。也不答應。姚澤民伸手去撫摸他身上。又問了一聲。他忽

然一個翻身。鼻中冷笑道。你到你那些心坎上的人跟前去罷了。你來問我的是甚麼。空勞了你的心。姚澤民道。我聽得你身上欠安。我心裡急得了不得。忙來問候。一團好意。有甚麼心上人心下人的。他又冷笑道。你當我不知道麼。他們六個都是你心上的人。我兩個你看不上眼。是你心下棄了的。你此時冷鍋裡豆兒炸。來說鬼話當甚麼。我幾次要來拿你們的奸。一來怕帶累你。一則見其愛心。一來姊姊(妹)一場。不好意思。他們雖瞞着我。寧叫他不仁。不可我無義。兩次三番。忍耐住了。一則顯其賢慧。此婦善說。論起來。都是一樣的人。磚兒何厚。瓦兒何薄。就是我生得醜些。也不到怎麼東施嫫母的樣子。你就這樣分得清。說着。就嗚嗚的哭起來了。姚澤民忙扯衫袖替他拭淚。他把臉又轉了過去。用手推道。你去罷。不稀罕你這虛情假意。姚澤民忙跪在床上叩頭。道。要有一點假心者。就天誅地滅。我巴不得來親近你。因見你見了我那氣狠狠的臉嘴。我不敢

放膽。若知你有這好情。我早來陪伴你了。是你自己躭誤了好事。如何反怪我。嘴裡說着。就伸手去扯他的褲子。他忙攥着。道。不要屈着你的心。你還去尋你的情人。姚澤民道。我的娘。我這樣說。你還不信。你若不肯。我今日死在這裡也不去了。一面說着。忙自己脫了褲子。強將雙手去解他褲帶。桂姨還要做作。被姚澤民一下將他身子扳正。就伏上身。將鐵硬的陽物向胯中亂搗。桂姨情動。不能自持。手由不得放鬆了些。被他乘勢脫下。弄了進去。抽扯起來。弄過一度之後。桂姨說道。你這壞人。我今日依了你。你後來定不稀罕我的。姚澤民道。我的娘。你不要講這句話。屈死了人。若論模樣。八個人中算你第一。要說風流。也算你第一。我心愛你久了。我要有一句謊言。促死促滅。桂姨此時方有了個笑臉。倏哭倏（倏）笑。活是婦人性情。摟着他道。你果有眞心到我。菊姐不消說是你受用。紅葉雞冠也憑你取樂。我們都是一樣的姊妹。我難道要搶他的先不成。要

你一個公平心就罷了。若偏了我。我打聽出來。却也不肯與你干休。姚澤民道。蒙你這樣見愛。我還敢欺你麼。他們六個派定一日一輪。今承你不棄。我若偏向你。怕他們爭講。也是挨此輪流就是了。說着。將他臂兒墊起。兩足挾於肋下。這一場弄。足有千餘。把桂姨弄得四肢癱軟。喘息了一會。笑說道。寃家。你有這樣本事。怪不得人人愛你。我雖來了這幾年。今日纔知這件東西有如此妙處。又笑道。他們姊妹是誰先得起。姚澤民將先後原委細細告訴他。桂姨笑道。好個穿花蛺蝶（蝶）衆人的花心都被你採了。二人正在說笑。聽得菊姐回來了。桂姨道。菊妹子你來。我同你說話。那菊姐走到床前。見姚澤民在床上。便道。這樣沒良心的人。姐姐容他來做甚麼。就要走。原來這菊姐更風流更騷浪。（伏後得病。）當日同姚澤民頑笑。把臂捏腕。摟頸接唇。都是有的。只不曾沾在一處。後來因聞他有了衆婦人。且又見桂姨正帥不能到手。那副將焉

能得。就漸漸疏淡。菊姐滿懷醋念。不得發洩。此時心中雖暗喜。但他醋意蓄久了。故有此話。桂姨拉他坐下。道。我方纔也罵他沒良心。他說因這些時你我見了他惱嘟嘟的。不知我們是甚麼意思。故此不敢放膽。是我們自己躭誤了好事。據我說。也怪不得他。原是我們多心自誤。自替姚澤民遊說了一番。纔勸他上床。菊姐也就半推半就。同他做了于飛之樂。自此以後。姚華胄的這八妾八婢。他虛躭其名。姚澤民實受其惠。一日。姚澤民想道。他們衆人都已到手了。料道不怕洩露。但常老婆他係夫人心愛的人。又在老爹跟前傳話。況他素常長舌。若露了風聲。如何了得。須得連他弄上。方纔妥當。每日留心看機會。一日。遠遠見常氏在牡丹臺畔小解。他悄悄走近前。一把抱住。他兩人時常也戲謔慣了的。常氏又是個極淫之物。竟逆來順受了。也就兩人見了一見大意。此後姚澤民方放了心。且擱過一邊。那時四海奠安。萬民樂業。治極生

亂。到了天啓三年。四川廣西就有些流賊勾引土苗倡亂。也不曾占據城池。只搶擄些人畜。殺了些老幼是有的。此時若有守城好將官領些兵去。這幾個毛賊也就可以殺跑了。只因承平日久。人不知兵。忽聞得這個信。州縣官驚得手足無措。便輕事重報。某處反了。凶猛異常。這些上司一見此報。生怕就殺到他跟前。功名性命還是小事。若把這些宦囊姬妾搶了去。將來兒子拿甚麼享用。也不查問有多少賊。據了何地方。便慌慌張張上本請兵。說得好不利害。天啓見了本章。也恐地方有失。着九卿科道會議。命將出師。衆人薦舉姚華胄老將知兵。推他去征勦。他此時已七十多歲了。他自己說了幾十年大話。今日如何推老了去不得。倒是天啓恐他年邁受不得這煙瘴地方的苦楚。疑問衆臣。衆臣奏道。昔日之廉頗班超趙充國郭子儀馬援皆係老將。故能成功。況且不遇盤根錯節。無以別利器。姚華胄雖過七旬。矍鑠猶如壯年。必能

平賊。天啓遂命他領了兵去。那兩處不過是些小土寇。聞得官兵到來。潛伏的潛伏。逃散的逃散了。兵不血刄。地方已靖。他也竟妄自居功。報說。到就烽煙盡滅。天啓大喜。大加賞賚。恐兵撤回。賊又復起。就封他爲鎭西將軍。駐鎭廣西。那姚華胄出兵去後。他這位繼夫人裘氏正在妙齡。嫁了恁個白頭皓鬚。軟如棉。濃如涕的老兒。心中之苦說不出來。每每見了姚澤民。便眼中冒火。想道。我正是他的對子。怎這月下老人錯把紅絲繫在他老子的足上。我一朶嫩蕊嬌花。怎被這枯藤老樹纏着。天公雖然錯配。人力尚可挽回。何不把這兒子設法弄來孝敬我。但有繼母之尊。難以開口。且這老兒日日守着。也無空隙可乘。沒奈何。只得忍住。無奈那不知趣的老兒還假賣風流。說情說趣。及至引得春心舉發起來。他又一點正事也幹不得。間或就強而後可。軟叮噹的一個物件。又沒處尋這麼個小篾片幫扶他進去。弄得不疼不癢。更覺難

過。往往慾火熾將起來。只好把那涼茶冷水往下嚥。靠他靈犀一點來澆息了這火。萬不能夠。倒巴不得離開了他。孤眠獨宿。眼不見爲淨。還略好捱些。死捱了幾年。見他去了。如拔了眼中釘一般。心下倒覺得一爽。無奈那姚澤民每日在眼皮子底下晃來晃去。見了他。心頭小鹿就亂跳。臍下那件作怪的東西不由得一吸一吸的難過。心中暗想。料道熬不過去。遲早總是放不掉他的。不如早一刻以救一刻之急。每每要算計同他比翼鶼鶼。共偕連理。做那風流樂事。一則不得其由。二則難以啓齒。那姚澤民雖有十分慕他的心。他有繼母之尊。比衆妾不同。連戲話也不敢亂說。怎敢輕易亂做。二人雖都有心。却不能覿面相訴。裘氏一日正在几坐躊躇。忽聽得兩個丫頭拌嘴。一個叫春花。一個名秋月。聽那秋月道。你說我浪。你同二爺調情親嘴。他伸手在你褲襠裡。是我親眼見的。那倒不是浪麼。春花道。你也撇不得清。也不是甚麼清淨

姑姑兒。我見他那一日沒捏着你的奶頭頑來。你還瞞我。我不說出來罷了。秋月大怒。罵道。沒廉恥的淫婦。他不過捏我的奶頭罷了。把你的褲子脫了。看那騷屄上的卵子印也有幾千了。（奇談。此處何得有印。）春花被他罵急了。說道。臭淫婦。你替我墊腰來麼。知道得這麼詳細。二人幾乎打起來。裘氏有心細聽。出來喝住了。少刻。叫了春花到屋裡。悄悄詐問他道。你同二爺兩個的事我也聽見久了。你可實說。我倒饒你。若要瞞我。我追問起來。你就了不成。那丫頭也只當夫人果然有些知覺。臉緋紅。跪下道。二爺時常望着我嘻皮笑臉的說笑。我也不理他。那日他強摟着我親嘴。我把臉扭着。他也沒有親着。就拉我的褲子。我把腿夾得緊緊的。他何嘗摸着甚麼來。我要叫喊。又怕羞。只得哄他說。你去着。等我有空再約你來。他纔放了我。不想被秋姐看見。他今日就罵我。我也看見他同二爺頑呢。那日二爺壓在他身上。摸他的奶頭。又親嘴。嘻嘻哈哈的

笑。他就不說了。裘氏又道。你當眞不曾同他沾身。春花道。我要敢瞞夫人。若看見二爺的東西是怎樣。就滴出眼珠子來。要同他沾了身。把下身爛個洞。連腸肚都掉了出來。他強抱着我親嘴是有的。那一日夫人不在屋裡。秋姐把夫人的睡鞋偷了給他看。二爺還聞了聞。看見了我。秋姐忙拿過去塞在床上褥子底下。還沒有告訴夫人呢。裘氏笑了笑。又想了一想。道。我有一件事叫你去做。你若做得來。我重重的擡舉你。饒你起來罷。春花站起。道。任憑夫人叫做甚麼。我還敢不去麼。裘氏笑着附在他耳上道。你去尋着二爺。悄悄對他說。只說你約他日落後叫他到百花樓上成就好事。我假冒了你去。同他試試何如。若成就了我。只有好處到你。你却不可洩露。春花道。這在我。包管成就。去了一會。回來道。約下他了。裘氏滿心暗喜。晚飯後。吩咐衆丫頭。我帶春花到百花樓上去乘涼。你們不必來。衆人誰敢不遵。他到了樓上。有現成床榻。就

到床上睡下。叫春花躲開。原來那春花同姚澤民偷弄過不計其次。已將裘氏假冒約他的話向他說了。姚澤民喜出望外。打點一片好精神要來孝敬繼母。巴到日落。潛身到百花樓下。輕輕上樓。到榻上一摸。見一個人睡着。還不知可果是裘氏。尚疑春花哄他。自己脫光上床。就去替他脫褲。裘氏等了一會。將要睡着。被他驚醒。不好做聲。任他脫去。姚澤民伸手將陰戸一摸。又肥又嫩。緊揪揪一條溝。指頂大一點花心。微微幾根毛。與春花大不相同。知是眞了。素常見裘氏的一雙小小金蓮尚不足三寸。也伸手捏了捏。心喜欲狂。縮下身子去。一口含住了花心。咂了一陣。又伸舌頭在他陰門中亂舔。舔得那裘氏春心繚亂。他從未經此。腰肢只是亂扭。嫩股往上一擡一擡的就。姚澤民興致大豪。爬上身。大弄起來。一氣抽了數百。裘氏樂所未樂。不好出聲。只將身子亂扭亂迎。姚澤民道。心肝。我同你弄過多次。你今日這樣高興有趣。幾日不

見。身子滑嫩了好些。屄又肥緊了好些。脚也小了些。風流也添了些。渾身又香了好些。我想夫人也不過如此。難道還有好似你的。我料道也沒福享用夫人的美物。今日同你弄。就把你當做夫人罷。心肝。你怎麼不做聲。遂將舌頭伸入他口中。又叫他伸過來。裘氏也只得伸出舌。被他含住。咂了一會。又自首至根的亂搗。裘氏先只說春花不曾同他沾身。故假冒了他來。今聽見說弄過多次。自然知道不是本人了。此時弄過一會。不覺羞了。且被他弄得忍聲不住。笑說道。短命的。不要拿着精神使胡塗。你明知是我。鬼張的是甚麼。姚澤民也笑道。原來果然是夫人。我說別人那裡有這樣好東西。我那親親的娘。兒子得罪你了。說着。越弄得利害。那裘氏口中心肝親哥無般不叫出來。姚澤民覺他比那八個妾還騷浪些。兩人足弄到將一鼓方住。裘氏心中快樂無比。緊緊的相摟着。喘息了一會。問道。我聽得傳話。說那八個妖精都纏着你。可

是眞麼。姚澤民道。怎敢瞞你老人家。是眞有的。裘氏笑道。你好本事。把你的力量勻些與你爹也好。今日的事。料道也瞞不得他們。你對他們說。我們也不論甚麼大小了。只要同心合意守着你過日子罷。姚澤民道。承你這樣厚恩。誰敢不尊讓你三分。裘氏又笑道。春花你也同他弄過麼。他日裡望着我賭誓發願說沒有。姚澤民道。這一家我只除了你一位不敢。你的兩個美婢被我都弄鉻了。裘氏道。倒便宜了這兩個小淫婦。他是有造化的。早相與了你。比我還強。姚澤民見他相愛甚切。又遍身撫摩了這一會。體骨(滑)如脂。光油油如鏡面一般。頭髮嘴唇面上無一處不香得沁腦。興又大動。又儘力弄了一回。相摟相抱。貼胸交股。睡到天明。又找(戰)了一陣。此時姚澤民見他那種嬌容。遍身如玉。愛得如異寶一般。親了幾十個嘴。方纔穿衣而散。這日。那八個妾都知道了。來替裘氏道喜。彼此不言。惟相顧而笑。晚間衆人備了酒果。同到

百花樓上。請裘氏同姚澤民正中並坐。衆人羅圈坐下。都歡喜笑語。飲得半酣。各辭而去。他二人點着大燭。如同白晝。整狂了半夜。比昨夜黑地相親。更覺豪興。此後定了個例。裘氏獨得二夜。那八妾各得一夜。十日一輪。他待衆妾親厚得了不得。衆人感他的情。輪着的這一夜。或去請他來分惠。他不推辭。也竟來領情。這姚澤民魂迷在羣芳之中。他自己房中輕易反不一到。他那妻子桂氏生性已是妖淫。又見了丈夫的這些舉動。可有個不弄出笑話來的。再者大人家這些婦人女子壞事。多由於丫鬟僕婦。這種人可知甚麼羞恥節義。只圖得主母的歡心。做牽頭。做馬泊六。傳消遞息。引奸入馬。遂成了他淫污之行。然亦起於主人公之罪。若主人公是個正人君子。妻子得了他刑于之化。自然端方貞靜。那些丫頭僕婦可敢去引誘他。只因姚澤民是個淫物。那桂氏也自然被他化成好淫的了。這素馨香兒是他自幼就淫起。那得不淫。青

梅綠萼也都是被他淫過的。但這桂氏雖有一肚子淫興。他到底是宦門之女。況且年幼。又從不曾嘗過偷漢的滋味。這滋味自然是甜。未經破臉。還惜羞恥。這三個丫頭雖被主人用過。且主人也不過一時間偶然點綴。未嘗日日如此。雖知道這是一件美味。却還未曾十分經歷個中的妙處。且終日伴着主母。即有欲淫之心。也無縱淫之膽。只這素馨同主人弄了多年。深知其中奧妙。今主人一旦別戀新知。將他撇下。若像那三個丫頭獨守孤幃。倒還捱了過去。又每夜同着空負虛名的丈夫共臥。可有食放在嘴邊肯不去吃。及至吃時。如一個極饞的人有一塊肉。只許他咂咂香味。不容他大啖。自然引得越饞起來。他常被吳實弄得毫無樂趣。更覺難過。眞急得要死。每每要尋個救急的人。恐捨了身子。還尋了像自己男人一類的。豈不是糟鼻子不吃酒。虛擔其名了。又不好問人。你的陽物可大。這句話如何出口。一日。該他陰物行運。桃花星進宮。

他在桂氏房中下來。要回家去。剛走到大廳後邊。低着頭。心中正然思想甚麼。忽見一個人在那裡溺尿。他是留心的。忙向他腰間一看。（不看人。先看腰。）（聞。寫盡騷淫之態。）見一個硬幫幫陽物。比姚澤民的還粗長些。又驚又喜。急擡頭看時。原來是姚予民的大兒子姚步武。比姚澤民倒還長三歲。他父親雖愚愚蠢蠢。他却尖尖酸酸。古怪好色貪淫。有乃叔之風。素馨見了他這奇具。望着他。笑嘻嘻的笑着走。姚步武見這光景。知他有羡慕之意。忙攆上去。摟着脖子就親嘴。素聲（馨）也不嘖聲。笑着斜瞅了兩眼。推開他的手。往家中去了。姚步武隨屁股後跟了來到他房中。一把抱住。按在床上。就去扯褲子。素馨也不推辭。只道。哎呀。你怎麼硬開弓。這怎麼行得。撞了我家的男人來呢。說着。已被他扯下。看見了妙物。取出肉具。狠狠一頂。進去了半截。他道。你慢些。是呢。冒冒失失塞我這麼一下子。這裡行不得。大師傅今日回去了。我們到佛堂裡去。那裡沒人。你先

去。我就來。姚步武也就依他。又親了兩個嘴。還狠狠的抽了幾下。先去了。素馨拽上褲子。腰裡塞了一塊布。鎖了門。來到佛堂門外。四顧沒人。兩三步扠進去。就把門拴上。走進來。姚步武忙脫褲子。那素馨也將褲褪去。就仰臥在禪床上。姚步武伏上身。就往裡頂。兩三下送到根。抽弄了有兩頓飯時後。(候)素馨也丟了有兩三次。姚步武也洩了。素馨掏出那塊布。兩人都揩淨了。各自穿好褲子。姚步武摟着他道。承你相愛。成就了這件好事。我還有一件事托你。你要替我做成了。我打幾件首飾謝你。素馨道。我不要那東西。我男人見了問起來怎麼答應他。你倒是有錢給我些買嘴吃倒使得。姚步武道。這越發容易。在我。(此婦竟上下嘴皆好吃。)我就送來。素馨道。你托我做甚事。姚步武笑道。我見二奶奶生得可愛得很。我心動久了。不得個門路。你是他貼心的人。替我想個法兒。我若弄上了。定然重謝你。素馨笑道。饞癆鬼。你既偷上了我。又去偷他。你若

同他偷上了。還稀罕我麼。我不管這事情。姚步武親了他個嘴。道。好心肝。你要替我謀成了。你就是我的恩人。敢忘你麼。我不過想嘗嘗他的是甚麼味兒。事成後。我每日空閒就偷工夫來儘力同你弄。（後之事竟成者。得力在此一句。）報你的情。但得同他弄一次。定然同你弄兩次。你道好麼。素馨喜諾了。（昔人有一妻一妾。在妻處睡兩夜。妾處一夜。其妻成日爭論。人勸道。你處兩夜。他處一夜。也算公平了。妻道。我那兩夜是怎樣的兩夜。他那一夜是怎樣的一夜。素馨倘未嘗飫哩。笑。）又道。這事要看機緣。是急不得的。二人先後出來散去。你道佛堂中供養的這大師傅是個好人麼。這和尚鋪眉善眼。裝出那活佛的樣子。卻實在是佛口蛇心。酒肉齊行。男女並尚的惡物。他在報國寺私藏着兩個婦人。還有七八個標致徒弟。時常取樂。他心戀着徒弟婦人。往往回去幾日。又來姚家住幾日。他貪圖姚華胄一年四季衣服銀錢糧米。只得常來。但在他家吃的是蔬。夜間又無人陪伴。捱得兩日。回去樂一番又來。兩下裡走動。再說素馨被姚步武弄了一度。向來積火一日消釋。好生爽快。剛

到房中。不多一會。姚步武拾了兩吊大錢來送他。道。你留着用。用完了對我說。我再送來。他歡歡喜喜接過藏了。姚步武又諄諄托他前事。他滿口應允。姚步武去了。他受了姚步武之托。想成了此事。圖他後來錢與弄兩桶謝儀。忽然想出一計。道。須引動了他的春心纔可下手。這日晚間。素馨上來。在西間屋裡同香兒靑梅在一床睡。綠萼在桂氏房中上夜。三人睡了一會。香兒笑問他道。你家中放着有件兒不去受用。二爺又不在這裡。你來同我們受這孤悽做甚麼。素馨道。我可憐見你們這些時熬狠了。我來同你們樂樂。消消你們的火氣。香兒笑道。你的同我的一個樣兒。你還要人替你消火呢。怎麼替我們消法。素馨道。我自然有個道理。就伸手去摸香兒的陰戶。拿個指頭伸進去替他摳挖。香兒笑道。這個消法我自己會。不勞你教。摳得有甚麼趣。素馨拿出手來。道。有。做個有趣的你試試。遂爬起身。將他屁股墊高。上他身來。牝蓋對

牝蓋一陣撞。撞得瓜答瓜答的響。又合着一陣亂揉。揉得那香兒淫心如醉。嘻嘻的笑道。不好了。我的裡頭難過。你下來罷。素馨那裡聽他。揉了多一會。香兒情急得很了。一把摟緊他。乖乖親親的亂叫。也就渾身一麻。陰中流出許多清水。儘着笑個不住。素馨又爬到青梅身上。青梅看了香兒的樣子。急得淫水直流。見他上身。兩足高蹺。抱住了他。親哥心肝叫得震耳。他三人嘻嘻哈哈頑到三更方歇。且說那桂氏一覺睡醒。忽聽得西屋裡嘻笑之聲。側耳靜聽。只聽得說笑。又聽不出說甚麼。心中疑道。這丫頭們有何樂處。這般歡喜。猜測不出。次早起來。眾人都在房中伺候。桂氏問道。你們昨夜做甚麼來。笑一陣說一陣。吵得我半夜睡不着。香兒青梅都望着素馨笑。素馨也笑。桂氏道。問你們話不答應。呲着牙笑甚麼。香兒指着素馨道。是他做的事。奶奶只問他。桂氏問素馨道。你做甚麼來。素馨正要引誘他。就笑着說道。我昨晚同他兩個

睡着。他們久不見二爺的那東西了。心裡火發得很。求我替他們殺殺火。他們受用得很了。所以歡喜得那樣笑。桂氏問香兒道。他怎麼樣的來。你就這樣受用。香兒道。奶奶理他嚼蛆。他壓在我身上。拿他的對着我的一陣混揉。揉得好不難過呢。有甚麼受用。素馨道。沒良心的。要不受用。你怎抱着我心肝哥哥的叫。你若沒有快活。你就賭個咒。桂氏笑道。你當眞快活麼。香兒道。那是被他揉得心裡火起。情急了。也就渾身痲一下。是有的。桂氏又問靑梅道。你呢。靑梅谷都着嘴道。他兩個騷得很了。輪流着一個按着我。一個揉我。也沒有受用。也沒甚快活。揉了半夜。蓋子都揉腫了。這會兒還疼呢。香兒笑道。你沒有快活。你屁股底下那褥子上濕了有冰盤大的一塊。那水是那裡來的。大家笑說了一會。桂氏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婦。當日同姚澤民沒有一夜不弄。如今成幾個月纔弄得一次。已情極難堪。但說不出口。今聽了這一番話。那裡還

忍得住。到了下午。丫頭們都不在跟前。只素馨在傍。桂氏低聲笑向他道。今晚你到我房中來上夜。素馨知他是要試試的意思了。心中暗喜。偷空去約了姚步武。到晚間。桂氏叫三個丫頭都在西屋去。素馨抱了鋪蓋來春凳上鋪了。伏侍桂氏上了床。他吹了燈。又道。我去看看院子門關好了沒有。（譎智可畏。）出去暗暗將姚步武帶進房中。在他鋪上睡着。他剛把衣服脫完。聽得桂氏道。素馨你來。他忙走到前。彎腰悄問道。奶奶說甚麼。桂氏笑着道。你昨夜同他們怎麼弄來。素馨趁着話頭。便爬上床來。道。我來同奶奶頑頑。遂去摸他。已脫得上下無絲。素馨就伏在他身上。對着揉起來。揉了多時。揉得他心如火燒。淫水直流。嘴裡哼聲不絕。知他難過得很了。說道。奶奶不要動。我撒脬尿來。包你弄個如意的。遂下床來。拉着姚步武。推他上床。姚步武一翻身。上了肚子。摸着水漓漓的陰門。將鐵硬的陽物．送到根。大抽起來。桂氏正然難過。等他來

揉。不想一個又粗又長的東西送了進去。又驚又喜。（大約喜多而驚少。）急用手一摸。竟是個男人。忙問道。你是誰。他也不答應。只是亂搗。不幾十下。桂氏就丟了。那人摟着加力。又是一場混戰。桂氏又丟了一次。那人略慢了些。桂氏透過氣來。道。素馨。他是誰。聽得素馨在床前道。這是大爺的大相公。他常常求我要來孝敬奶奶。我見奶奶獨自冷冷清清的。故此帶他來替奶奶做伴。（雖與新辛道一通一葵花是一個套子。却兩人說話行事。無一句相重。犯而不犯。眞寫得好。）桂氏已被他弄了。却又弄得甚好。也無可說。（到了此時。就弄得不好。也沒得說了。）姚步武見他不言語。知他心服意貼。重鼓威風。又弄了多時。兩下都洩了。（姚[illegible]只[illegible]不[illegible]在宦氏處是[illegible]家安[illegible]）姚步武道。多蒙嬸嬸的恩。我此後常常來服事。但我不能過夜。掌燈後來。一更多天要回去的。我同我爺對門住着。恐一時查問。我且去罷。桂氏初次破戒。還有些羞意。也不答應。素馨送他出去。關門。回來睡下。桂氏得了這番快樂。一覺睡到次日飯時纔起來。望着素馨。不住的笑。姚步武乍嘗甜頭。次夜

又來承應。點燈大幹。二人熟滑了。方說說笑笑。親嘴咂舌的頑耍。有幾句說他叔姪二人道。

那叔叔抱着繼母。百種歡情。這姪兒摟定嬸娘。千般恩愛。那繼母獎兒子。強如你爹爹數倍。這嬸娘誇姪兒。勝似你叔叔多端。那叔叔叫了繼母幾千聲寶貝心肝。這姪兒呼了嬸娘數百遍乖乖親骨。雖是他家門不幸。却也是天道循環。

倏忽月餘。一日。桂氏午睡醒來。聽得西屋裡笑聲。悄悄走到窗下一張。見姚步武精光着同香兒在椅子上大弄。素馨青梅綠萼都一絲不着。只見素馨伸手將姚步武的陽物攥住。不容他抽。笑着說道。你兩個肏搗了這一會。也該讓讓我了。又見青梅將素馨攔腰抱着。綠萼攥他的手。笑道。你太不知足。你那一日不同他弄一兩回。我們這個把月纔同他弄了三四下。還該讓我們三個。那素馨又不肯放手。香兒急得叫道。

妹子。你兩個把那老沒廉恥的拉開。我再弄幾下讓你們。你爭我奪。笑成一團。（描出奇妙春宮。能手未必描得出。）頑成一塊。桂氏看得興致大發。走進來。推開門入去。衆人正在爭奪。見了他。連忙放手。跑到床後去穿衣服。香兒推開姚步武。也跑向床後去了。姚步武正在高興。見他來打散。上前一把抱住。到他房中。寬衣解帶。也在椅子上扛起雙足。一場好弄。他們四個也來在窗外張看。見桂氏眼兒乜斜着。嘴兒裡哼唧着。股兒顛着。腰兒扭着。風騷異常。香兒悄悄問素馨道。我們弄着。可是這麼個樣子。素馨笑道。他比你們略斯文好看些。綠萼道。看得不好過。我們去罷。遂都走開了。他二人足弄到午後。方纔罷戰。過了些時。這桂氏忽又換了心腸。這是何故。自來人心苦不知足。得一望二。得命思財。個個皆然。桂氏前日苦熬的時候。常想怎得一個此道。把這心火洩一洩。就算萬幸了。初得姚步武時。他也心滿意足。以爲奇遇。不想弄過多次。忽又發了侈心。想道。

這件事必定兩人終夜同床共枕。談談風情說笑話。說到高興時弄上一下。乏了摟抱着睡一會。興動再弄。纔有趣味。姚步武材雖可取。但急急忙忙應差一般。弄下就要去。及至睡到半夜醒來。還是自家一個。更覺悽惶。有何妙境。怎得個人長遠守着。方得趁心。當日不曾嘗過偷漢滋味。臉嫩怕羞。今日同姪兒弄着。也竟像夫婦一般。羞在那裡。管他甚麼人。只要知他有大物事的。就同他行起樂來。且快活一夜是一夜。生人上身。閉着眼睛。羞過那一會兒就罷了。怕甚麼。他做如此想。就有個機緣來湊他。也因姚澤民烝繼母。淫父妾。惡貫滿淫(盈)人鬼暗中自然成他妻子的淫行。以爲報應。此等處皆是借淫說法。一日。桂氏叫素馨道。我的枕頭舊了。你到馬房裡去撮些草來塡一個新枕頭。素馨拿了簸箕去了。一會笑着跌跌滾滾跑了來。桂氏見他草也不曾拿得。面紅頭赤。氣喘吁吁的。驚問道。你去拿草。怎麼這個樣子跑回來。他笑道。不要說起。我

到了馬房門口。見門關着。一推開進去。不防盛旺那砍頭的。脫得精光。蹲在那裡捉蝨子。一個㞗子多粗多大。一個大疙瘩頭子拖在地下。嚇得我好跑。幾乎跌了一交。這會心口還跳呢。桂氏笑着瞅他一眼。道。你就浪得沒影兒。你還是沒有見過這東西的麼。任憑怎沒(麼)大。就是黃花女兒見了。也不犯着嚇得這樣的。素馨道。哎呀。奶奶沒有見大長的拖着。好不硶看。比二爺的不用說。比大相公的還長着有寸把呢。奶奶若見了他。也要嚇一跳。桂氏動了心。笑道。呆老婆。你要怕。不要看他。好容易遇見這樣東西。你再可同他試一試。你閉着眼睛。叫他塞在你那裡頭去。管情就不怕了。你放了膽子。只管去。素馨笑道。罷罷。奶奶總成別人罷。我不敢惹他。留着我的腸子罷。要一下頂斷了。纔是造化。低笑了一會去了。桂氏心中笑道。我經過他叔姪兩個。粗長都差不多。怎這老婆說得如此長大怕人。我想我們的這件傢伙如口袋一般。多也

裝得。少也裝得。男人的東西自然是越大越好。若得把他弄進來。就可以通宵行樂。但只是家奴。不好意思的。低頭暗想了一會。忽然啐了一聲道。忠臣事仇讎失身者懷在此想這一聲啐了。男人沒良心。戀着後娘庶母棄了我。我怕的是甚麼。也落得快活。且叫了他來。弄得。是造化。若太太弄不得。再做道理。素馨膽小沒用。等我哄了香兒去擋個頭陣。遂叫了香兒到屋裡來。悄悄的道。我叫你去做一件便宜事。做成了。後來有得快活。你到馬房裡去取草來塡枕頭。要看見盛旺。若沒人在跟前。你悄悄對他說。一更天人靜後叫他來。不可誤了。你把床底下的錢拿一百與他。叫他洗個澡。他夜間來時。你去門口等着。接他進來。若大相公在我屋裡。你領他在西屋裡等着。我有話說。他此時若要同你弄。你就試試他的本事如何。來回我話。那香兒領了這個美差。眉花眼笑。拿着簸箕。袖着錢去了。到了馬房。那盛旺捉完了蝨子。正在床上搔着。見了他。起來笑道。姐姐來

要甚麼。香兒道。二奶奶叫我來取草塡枕頭。盛旺忙接過簸箕。撮滿了草。道。請拿去。香兒取出那錢與他。道。這是二奶奶賞你的。盛旺驚道。草是老爺府中餵馬的。來取草。爲甚麼賞我錢。香兒笑道。有天大的一場好事。我對你說了。你怎麼謝我。盛旺道。我一個大窮漢。有甚麼謝你的。果有好事總成我。我替你叩頭罷了。香兒笑道。誰稀罕你叩頭。拿耳朵來。我對你說。因悄悄向他道。二奶奶賞你這錢。叫你去洗個澡。洗得淨淨的。晚上一更人靜後叫你進去。我出來接你。有大好處到你。看你怎麼謝我。那盛旺聽了。眞夢想不到。心花俱開。一把摟着他。笑道。你不稀罕我大頭叩謝。我拿小頭謝你罷。（有此足矣。尙何他望。）除此。再沒有別的了。就拉他上床。香兒也不推辭。但道。恐怕有人來。盛旺道。都放馬去了。到晚上纔回來呢。只我一個。再沒人來的。忙關上門。替他脫褲子。香兒道。怕奶奶等我回信。只褪下一條褲腿來罷。盛旺依他。褪下一條褲腿。一眼看見

好個滚圓的肥牝。他二十四五歲的小夥子。那陽物不覺挺硬直豎。又粗又長。香兒看見。道。哎呀。你這樣個大東西。如何來得。就要爬起來。盛旺忙按住。道。不要怕。包你沒事。香兒此時又怕又愛。只說道。你留心些。看仔細。我的腸肚要緊。揸開腿。閉着眼。聽他所爲。盛旺雖急。也不敢冒失。將龜頭在陰戸門口左晃右晃。引得有些水出來了。然後慢慢弄了進去。(往)裡<送>一送。香兒哎呀一聲。盛旺抽拽了十數下。他哎了十數聲。也就毫無餘剩。香兒覺得內中脹滿。有樂無苦。用手摸了摸。已到了根。方纔放心。盛旺見他安然無事。放心一陣亂扯。他久不會此物。只幾十下就洩了。那香兒初逢巨物。工夫雖不長。也被他弄丟了。他坐起。一面穿褲子。向盛旺道。你的這東西雖然長大。只是太快些。恐怕不中奶奶的意。盛旺道。不瞞你說。我又沒有家小。遇着外頭有來扒馬糞的老婆。纔撈着弄一下子。不然。是成年家不見屄面的。熬久了。故此完

得快。要時常弄弄。我也還有一更天的本事。你到晚上看。就不是這樣快了。香兒拿着草上來。桂氏見他頭髮散亂。滿面笑容。知他嘗了美味來了。笑問道。比你爺同大相公如何。香兒笑道。大是粗大好些。只是快得很。我問他。他說是熱(熬)久了。若時常弄。也還有更把天的手段。他叫謝奶奶賞。晚上定來服事。桂氏笑問道。果然大得磣看麼。弄進去怎麼樣。香兒笑道。看是果然不好看。及至弄上。也就罷了。桂氏心中暗喜。不住出來看那日色。巴到掌燈。方上床脫衣。恰恰的姚步武走來。推辭不得。只得同他弄了一陣。身在此而心在彼。將及更盡。姚步武方纔去了。只見香兒來說道。盛旺來了好一會了。在那屋裡呢。桂氏道。點着燈不好意思。你吹了燈帶了他來。原來盛旺在那〈裡〉屋裡同青梅綠蕚香兒更番大弄。香兒來叫他。也不穿衣服。赤身抱着衣服跟了來。走到床前。香兒道。你們去罷。他把衣服遞與香兒。爬上床。掀開被。摸着了

桂氏。赤身仰臥。他就爬上身。說道。蒙奶奶天恩。小的來服事了。桂氏不好答應。他摸着此竅濕漉漉的。捏着陽物送進門。有那姚步武的餘精在內。滑溜至極。只兩下便送到根。桂氏覺得內中極深處頂着。甚是有趣。他再抽將起來。一下一下搗着。更覺快樂。那盛旺活了二十多歲。不過同那些扒馬糞的粗醜婆娘在那草堆上亍樂而已。何嘗經過這番境界。今在牙床錦被之中。摟着這嬌滴滴香噴噴的美人。那興致加增百倍。有次（此）數句。愈親桂氏之不堪也。那裡輕易得洩。桂氏先聽得香兒說他甚快。猶恐中止。一時掃興。不想他一口氣就抽了千餘。弄得心越魂飛。丟了數次。眞從來未歷之樂境。渾身都酥軟了。摟着脖子。嬌聲道。你好本事。我來不得了。你歇歇着。盛旺也就歇住。有幾句笑話道。

陽物粗雄。儼是個算刀把。陰毛硬勁。好似稻草鬚。周朝嬴非子。牧馬蕃息。得膺天子榮封。姚宅盛後槽。豢馬有功。竟蒙主

母寵渥。王良當年。只能車上駕御。盛旺今日。更善被中騁馳。直弄得桂小姐。飄蕩了意馬心猿。低囑那盛園人。暫時且停轡駐馬。

桂氏叫他下來。在新枕上同臥。閱之偶憶故事。明崇禎周后之父周奎。賤時爲泥水匠人。奉差建一府第。不辭辛苦。嘆道。我們費盡辛勤。不知便宜甚麼人住。後崇禎登位。冊立周后。奎后父。即以此第賜居之。盛旺費力切草時。焉能想到此時共枕也。說道。我的身子付了你。此後我但叫香兒來叫你。你就來。我自然暗暗的照看你。盛旺道。蒙奶奶這樣恩典。小的殺身也感報不盡。只有儘力服事。盡小的的窮孝敬罷。桂氏着實愛他。一夜弄了數次。五鼓時纔叫他去了。後來隔二三夜。定叫他來一回。也常賞他些銀錢。過了數日。素馨知道了。又見香兒二三個滿臉喜容。又帶嬌媚之色。他想。桂氏都弄過。安然無恙。方知此物以大爲妙。不足爲懼的。深悔前日之誤。他走到馬房。向盛旺道。當日原是我看見了你的。對奶奶誇奬。纔有這番奇遇。我是你開手的功臣。你倒不謝我一謝。盛

旺也是樂得的事。儘力把他謝了一場。他留心打聽。但是香兒去約盛旺。他就上來上夜。以沐餘波。桂氏笑問他道。你如今怎麼不怕了。他笑道。誰知這東西看着可怕。弄着是不怕的。自今放了膽。此後就見驢大的屌子。我也不怕了。桂氏大笑﹐會。桂氏一夜同盛旺弄過一度之後。兩人睡着說話。桂氏捏着他的陽物。笑說道。這東西可還有大似他的。盛旺道。別人的我倒也不留心。惟有大師傅。他常到馬房裡去出恭。我冷眼瞧見。他長雖比我有限。他軟着比我硬的時候還粗。大約硬起來像驢子的粗是有的。桂氏聽在心裡。次日偶然想道。盛旺先幾回弄得很受用了。弄過多次。不過如此而已。也就莫(沒)甚趣。再粗大些。自然又有一種妙處。這和尚我家成年這樣白供養他。拿他來當當差也不爲過。人家供養和尚。想就是要如此當差。想了﹐會。道。香兒嫩。這事做不來。除非激了素馨去。他是騷浪極了的。須得如此如此。任他甚麼眞僧。不怕他不破了戒行。

叫了素馨到跟前。說道。我又有一件事叫你去做。你難道連香兒都趕不上麼。素馨道。奶奶就說得我連他都不如。還好呢。眞是老娘不如外孫。蘿蔔不如菜根了。桂氏笑道。前日叫你去你就怕。倒是他做了來。素馨道。那是我先嚇了一跳。故此膽怯。我如今不怕了。桂氏笑道。盛旺說大師傅的那東西比他分外粗大。我想要弄他來見見。你依着我這樣這樣去行。（這樣這樣。卽後素馨之那樣那樣也。）定然成就。你若不放老辣此。事尙不妥。你拿褲子套了臉來見我。素馨也笑道。我去我去。若不把禿驢牽了來。我同他把命拚了。且說那萬緣和尙。他一個月中有十日在姚家來住。這日晚飯後。燈下獨坐。正帶了一本燈草和尙的小說來看。（這正是和尙看的小說。）看得慾火如焚。陽物脹得生疼。馬口中不住流涎。正無可奈何。忽聽叩門聲響。走到(去)開門。黑影裡只見一個婦人。一手捧着個盒子。一手拿着一把酒壺。走進來說道。大師傅把門關了來。那萬緣不知是甚事。把門門

了。同到屋裡內。燈下看時。認得是素馨。說道。大嫂你此時來何幹。拿的是甚麼。素馨把酒壺放下。將蓋子揭開。絕精緻約(的)幾種葷碟。說道。二奶奶說大師傅在這裡自己靜坐。叫我送這些酒看來與大師傅消夜。那萬緣盤膝趺坐。說道。阿彌陀佛。貧僧佛家弟子。從來不動五葷三厭的。快快拿去。不要汚穢了佛堂。果是眞僧決不做作。善做作者決非眞僧。素馨一屁股就坐在他傍邊。對着他的臉。笑道。師傅你哄誰。那個和尚不吃酒肉。不鑽狗洞。二奶奶好情送來。你多寡領他些。遂斟了一杯酒。送到他嘴跟前。那萬緣聞得香氣撲鼻。不覺口角流涎。勉強忍住。推辭道。菩薩。僧家第一戒的是酒。貧僧不敢領受。雖有那吃酒肉鑽狗洞不肖之輩。佛囉佛。他那是自墮惡孽。貧僧怎麼肯學他。素馨見他裝模做樣。一手摟着他脖子。一手將那酒杯往他嘴中一灌。那萬緣正有些忍不得。借這意思一口嚥下。道。菩薩。弟子今日破了戒了。素馨又夾了一塊金華火腿讓他。他道。

佛喲。酒還罷了。這個實在不敢領。素聲（馨）道。我問你。你和尚們開口是佛。閉口是佛。大約見了婦人的那件東西。管情連佛也顧不得了。萬緣道。南無佛。這樣僧也有。像我貧僧。如槁木死灰一般。心如鐵石。再不動的。素馨笑道。果然。你伸出手來。我同你打個掌。任我引誘。你果然不動心。就算你是活佛。你若把持不住。你就認我做娘。萬緣道。這個貧僧秉得住的。纔伸出掌來。被素馨一把攥住手腕。他原來不曾穿褲。拉他的手在陰門上擦了幾擦。（道。）你秉得住秉不住。萬緣急縮回手時。素馨猛伸手在他胯下一掏。一根陽物如鐵杵一般豎着。這纔是眞僧現他（身）說法。他連褲子一把攥住。笑道。這怎麼。此一段。前之這樣這樣畢。禿驢。你還假做作甚麼。小禿驢這樣硬起來。你這大禿驢還硬到那裡去。快些叩頭認我做娘。放了手。便一下跨在他身上坐着。摟着他的脖子就親嘴。那萬緣那裡還假忍得住。笑道。我的娘。把我的眞僧此時與你破了罷。將素馨放倒。取出

肉具。對着陰門項了幾項纔弄進去。素馨笑道。我說怎麼叫你們禿驢。原來果然有這麼個大驢屌子。哈哈笑了一聲。道。我今日造化低。怎被驢子肏了去。萬緣笑着。一連幾下。弄到了根。儘力抽扯。素馨覺比盛旺更加精妙。連聲只叫。好和尚。好眞僧。好師傅。好禿驢。怪不得女人們愛打和尚。弄了有一個時辰。素馨道。我儘夠了。且住了。有話對你說。那萬緣又狠狠的搗了幾下。素馨被他搗得哎喲了幾聲。他纔洩出來。道。有甚麼話說。素馨歇了一會。坐起來笑道。你怎麼不怕污穢佛堂了。他笑道。佛在西天。他是大慈悲的。那裡管我們這些閒事。你可曾聽見僧尼會上唱的麼。

大的大菩薩。小的小菩薩。他都是爹娘養下。

素馨又笑道。你可還戒葷酒了麼。若不戒。我同你吃着說。那萬緣笑着抱他對面坐在懷中。二物套上。一面動着。一面飲酒食肉。素馨向他說

了來意。是二奶奶叫來約他相會。桂氏每月初一十五到佛堂燒香。萬緣見過多次。心中愛慕了這幾年。聽說。心中大樂。連聲道。造化造化。忙把酒一口乾了。道。趁早去。不要叫他久等。辜負了他的美情。素馨跨了下來。兩人站起。和尚拽上褲子。素馨蓋上盒子。拿了酒壺前走。萬緣一個出來。帶上了門。一手搭在他肩上。到桂氏房中來。那桂氏自掌燈時着素馨去後。即洗牝上床。眼望旌節旗。耳聽好消息。許久不見來回信。知他二人那裡做好事了。急得慾火上攻。淫水下注。眼睜睜直射門外。許多時。忽燈影下見兩個人影。急看時。只見那大師傅跳上床來。脫了衣服。鑽入被中。素馨將燈捺得大亮。出去帶上了門。那萬緣忙替桂氏脫光。雙手捧着他的臉親了兩個嘴。說道。多承奶奶不棄。貧僧不知修了幾輩子。今日得來親近玉體。眞合了小僧的法名。我有萬分的緣法。方得遇奶奶的這件寶貝。一面說着。一面將硬幫幫的大屌向胯中亂

戳。不想桂氏水脹了紅門。東滑西滑。不得進去。桂氏被他戳得淫情似火。不見進去。忙伸手導入牝中。萬緣弄進龜頭。趁着水勢。幾攮至根。那禿驢好弄。或深或淺。或緊或慢。搗個不住。桂氏陰中被他巨物揎滿。已有無窮妙處。又經他這種戰法。高出他人之上。從未嘗此。弄得酥而醒。醒而酥。丟了數次。顫聲嬌語。再三央及。方纔住手。還不肯拽出。桂氏歇了一會。剛喘過氣來。萬緣又要抽動。桂氏笑道。我渾身都軟了。禁不得再弄。明日晚上罷。萬緣笑道。既然請客。也要等他吃個醉飽。我纔領情。你就要告止。眞是齋僧不飽。不如活埋了來。求你再布施。便要抽扯。桂氏送了個嘴。吐舌與他。道。好師傅。我實在來不得。叫了丫頭們來。你都弄弄。再來同我弄。就可盡你的興了。萬緣見他這段嬌態。疼愛得了不得。也不忍再弄。點頭應允。桂氏・絲兩氣的叫道。香兒你們來。原來他們四個都在門外聽呢。聽得叫。都・齊進來。桂氏向萬緣道。你下去。萬

緣跳下床。就把香兒抱着。脫去衣褲。按在椅子上就搗。他們一個個聽得淫水浸盈。毫不費力。容容易易弄了進去。萬緣同香兒弄着。向他三人道。你們都脫光了等着。我一個一個的打發了來。他三個也就脫去。萬緣俟(挨)次輪流轉弄。自一鼓進來弄起。直至五鼓初敲。他也將要洩了。翻身上床。又同桂氏痛抽一陣。方洩在他牝中。桂氏看了半夜的活春宮。陰中如蛆拱的一般。被他這一下弄得骨軟筋酥。如登仙之樂。素馨他們四個也都被他弄得飽腹充腸。心滿興足。桂氏遇過萬緣之後。姚步武盛旺再來弄時。如吃過江瑤柱。不堪再嚼屠門肉矣。姚澤民享用他繼母庶母。將桂氏久拋。從不見他有一毫慍色。有一句怨言。反見他比當日紅光滿面。笑容可掬。以爲是閨中賢淑。不以此道爲念的。私心欣慶。孰不知他還尋的是極粗極大的美物。夜夜不空。故棄丈夫如敝屣耳。一夜。這萬緣正同桂氏在床上。他靠着枕頭坐住。叫桂氏跨

在他身上。對面將兩物套好。學喇嘛供的喜樂禪佛那樣式。一起一落。正做□（得）高興。忽見香兒青梅綠萼笑得跌跌滾滾跑進房來。桂氏笑罵道。你這三個小淫婦瘋了。這晉晚跑來笑甚麼。香兒道。我們有句話來問大師傅。萬緣道。你們（問）甚麼。香兒道。我們纔在外邊講頑話。我說男人的那東西是筋的。青姐強說是皮的。綠姐咬定說是肉的。我們賭了個東道。故此來問大師傅。看誰說的是。□（萬）□（緣）□桂氏一面動着。一面說偈道。

三人不須多強。說得都還相像。硬時是段純筋。軟了皮囊形狀。咦。大家仔細試端詳。一團肉在在光頭上。

把三個丫頭笑得東倒西歪的出去。笑得那桂氏一仰一合。騎不住肉鞍。竟墜下驢來。睡在床上。揉着小肚子笑。萬緣見桂氏仰臥着笑。就扛起腿來弄。桂氏忙用手搗住陰門。道。你也說個偈語。纔許你弄。萬緣笑

着道。

生我之門死我戶。人人盡道消魂處。老僧直入等閒看。撞入迷魂深澗去。噢。憑咸出入數千遭。佳人水漲藍橋路。大衆聽者。披毛戴角任閻羅。且向此中尋樂趣。

說畢。挺起小和尚。一頭撞將入去。把桂氏弄得癱在錦褥之上方歇手。此後萬緣姚步武盛旺任桂氏心中所欲。輪流約到房中取樂。不必多敘。且說姚澤民在內裡弄。桂氏在外邊弄。也弄了幾年。桂氏的陽運當旺。婊澤民的陰運要出宮了。這是爲何。自姚華冑往廣西去後。到了天啓七年。忽然想起他來。問羣臣道。姚華冑在廣西數載。他年垂八十。他家中可有兒子否。有知道的奏道。他有二子。天啓傳旨召見。看他大兒子有五十來歲。迂迂腐腐的。小兒子約將三旬。頗有父風。天啓問他二人名字。大兒子答應不出。小兒子俯伏奏道。臣兄名姚予民。臣名姚澤

民。天啓顧婊澤民道。爾父遠去數載。爾爲子者也應當去一看。你今可到那裡看他日食如何。康健還如昔否。速來回奏。爾兄庸愚。只可爲守戶之犬。爾異日即承襲爾父之爵。他兄弟二人領旨。叩頭謝恩而出。這是面奉上諭的事。不敢稽緩。就擇日起程。這姚澤民第一好的是杯中之物。不論燒纔黃細。到口就吞。第二件就是酒字底下的那個字。一夜離了婦人。他也過不得。他這一次是奉旨省親。旱路驅馳。不敢帶婦人同往。在家中同那些婦人終日混慣了。如今竟虎撲兒百姓眼起來。那裡還過得。雖帶了有兩個龍陽小廝。到底與婦人滋味各別。他路上但有婊字(子)只面上略有人形。腰中有個竄窿。他定要領教領教。這大路上的上條妓女。私窠戲旦。可有甚麼像樣的。他不過只算鬆了鬆胯下的窮筋。算不得個取樂。他到了南京。在水西門外店中暫寓。就叫了店主人來問道。如今城中可有馳名的婊子麼。店主人道。近來妓女中

也都平常。倒是個瞎姑。叫做錢貴。果然色藝雙絕。但聽得人說。他近來總不接客。不知何故。姚澤民道。他不過因有了個名頭。故做身分。若多給他搗兒幾兩銀子。怕他不肯。遂問了住處。一團高興。帶了十數個家人。鮮衣怒馬到錢貴家來。錢貴自別了鍾生。一個客也不接。只說有病。郝氏強了他幾回。他執定不肯。因沒有大出手的孤老。郝氏也容忍了過去。這日。錢貴正臨窗坐着。姚澤民問到他家。敲開門。竟走了進來。一眼早已看見。果然好個女子。郝氏忙迎着道。老爺駕臨賤地。有何貴幹。一個家人道。我們主人姓姚。是鎮西將軍侯府的二公子。慕你女兒的大名。特來要同他相與。郝氏道。小女醜陋。且近來有病。恐不能陪侍。姚澤民道。你不過只你女兒在盛名之下。要拿些身分。多要幾兩銀子罷了。何必推辭。我不過但嫖兩夜就要起身。我也不肯薄了你。叫家人取一封五十兩遞與郝氏。他滿臉是笑。道。老爺請坐。我去同小女商議。一

面叫丫頭收拾酒饌。一面到錢貴房中來。錢貴先在窗子口。聽見有人進來說話。他忙避過。到床沿上坐着。聽見說要來嫖他。正一腔怒氣。郝氏進來道。我的兒。這是位過路的貴公子。慕名來訪你。只宿兩夜便送一個元寶。這樣好主兒。你總成老娘賺這幾兩銀子罷。錢貴忿然答道。兒之此身是決不再辱的了。母親不用癡想。若定要圖這幾兩銀子。我必以頸血濺地。那郝氏大怒道。我從來沒有聽見門戶人家守節的。就是良家婦人要守節。也必定等有個丈夫死了纔守。也沒有望空就守的理。我養你一場。靠你養老。你不接客。難道叫我養你一生不成。我不過爲你是親生之女。下不得手打你。你再執拗。我就拿皮鞭奉敬你了。錢貴道。母親。不要說皮鞭。雖鼎烹在前。刀鋸在後。我亦不懼。郝氏越發怒道。罷了。你既是這樣的逆種。不是你死。就是我亡。我且打你個辣手。你纔知道利害。惡狠狠就取鞭子。錢貴道。母親不必動怒。你既愛錢不

惜人。我要這命何用。大呼道。罷罷。我把這命還了你罷。猛然一頭撞在地下。額鼻皆破。滿面血流。便暈了過去。幸得代目在傍。連忙拉住。不致十分重傷。郝氏見不是勢頭。聲也不敢嘖。(不)多時看見錢貴甦醒。纔放了心。他被這一嚇。忙走出來將銀子送還。道。小女不肯奉陪。老身也沒福受老爺厚賞。姚澤民見了錢貴。十分心愛。見他不從。着了急。使勢威逼道。我一個侯府公子來相與你。難道還玷辱了你不成。好好依從便罷。不然拿去送官重處。再不然叫小廝們將這臭娼根剝光了按住。我硬弄了。看你奈我何。大明律上沒有個強奸娼婦的罪名。錢貴也怒道。匹夫不可奪志。不要說你是個侯子。此時就是帝子王孫。我頭可斷而志不可移。你要行強盜奸淫之事。我與你兩命俱捐。叫代目取了把剪子。他接在手中。道。你好好回去罷。再行強逼。我即刺喉而死。你雖勢利大。我母親無奈你何。我當爲厲鬼。以報斯恨。郝氏恐怕女兒當眞

弄出事來。哀求道。我這小女沒福。不中貴人擡舉。況外邊美妓不少。老爺另尋一位罷。姚澤民還要使威使勢的唬嚇。有一個知事的老管家說道。這件事原圖取樂。這個樣子料道也沒甚樂趣了。況爺是奉旨省親的。倘在此嫖妓弄出人命來。聖上知道。干係非小。不如回去另尋一個適興罷。姚澤民聽他說得有理。叫家人交過銀子。嘴中罵着。悻悻而去。到了店中。在舊院裡接了個有名的夏錦兒。並一個江西新到來往(姓)嚴的婊子。（此處將一人一題。後來宦萼口中又一題。方不是隨口施捏人名也。）嫖了兩夜。起身去了。錢貴面上瘡痕養了個把多月纔得全愈。閉門兀坐。連窗前都不近。從此以後。郝氏再不敢逼他接客。凡有人來。都推有病。端的這錢貴不接客。後來作何結局。並姚澤民到廣西去。何時復命。後來一個個自然還他下落。此時再說鄔合的妻子嬴氏。他父親名字叫做嬴陽。是個戲子。係崑山縣人。母親陰氏。隨他父親學得許多旦腳的戲文。嬴陽因有殘疾。唱不得戲

了。不能餬口。雖然陰氏會唱。在本鄉本土怎好叫他出去做戲。就是他岳家也不依。陰氏裙帶之下雖有一件掙錢的傢伙。也不好明做這外水買賣。也曾相與了個把厚友。因街坊上議論風生。住不得了。故此搬到南京來。聞得有個阮給事名大鋮。酷好梨園女旦。遂依傍在他門下走動。生得這個女兒。小名皎皎。與鄔合。要知詳細如何。須看下回分解。

姑妄言五卷終

校記

❶「眞佳訶」原作「眞嘉訶」，據第四回改。

❷「說話」原作「話說」，據文義改。

❸「說他」原作「他說」，據文義改。

❹「徜徉」原作「徉徜」，據文義改。

❺此句原書右有夾批「豈非欺乎」四字。

❻此句原書右有夾批「均得很」三字。



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

Je soussigné, Michel CARTIER, responsable de l'URA 1067 ("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") du CNRS (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)-FRANCE-, déclare autoriser,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., LTD,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(cinquante titres),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'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. CHAN Hing-ho, chercheur au CNRS, et membre de l'URA.

S'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'édition,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.

Michel CARTIER Res

A Paris, le 19 Septembre 1994

授權書

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(l'URA1067—C.N.R.S.)負責人名義，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，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，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《明清豔情小說叢書》(計五十種)。出版問題，依合約規定辦理。

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

(l'URA 1067-C.N.R.S.

負責人

賈永吉

1994年9月9日

思無邪匯寶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姑妄言／（清）曹去晶編.--初版.--臺北市
：臺灣大英百科，1995［民85］
冊　；　公分.（思無邪滙寶；36 45）
ISBN 957-8592-48-5(第一册：精裝)
ISBN 957 8592-49-3(第二册：精裝).--ISBN
957 8592 50-7(第三册：精裝).--ISBN 957-
8592 51-5(第四册：精裝)

857.44　　84013789

思無邪滙寶〔叁拾柒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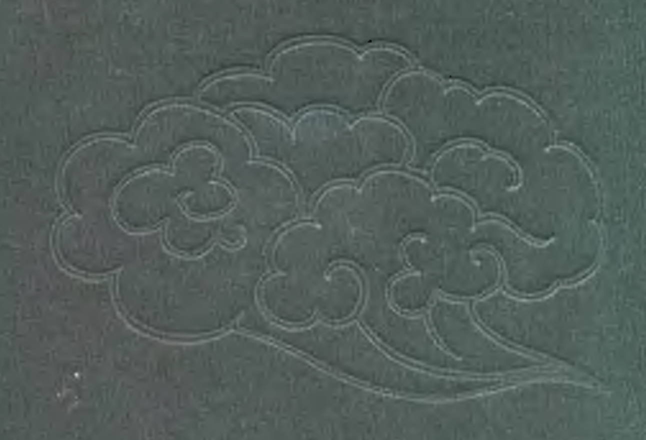
姑妄言(二)

發 行 人／葉貴英
總 經 理／葉松田
主　　編／陳慶浩・王秋桂
執行編輯／陳益源
編　　輯／吳秀梅・羅文翠
美　　編／張嘉郁
校　　對／楊儆儀・吳啓榮
封面製作／里安工作室
編輯製作／成易圖書公司
出版發行／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
　　　　　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地　　址／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A棟5F之2
電　　話／(02)7730868
傳　　眞／(02)7764299
排　　版／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印　　刷／印匠企劃設計有限公司
裝　　訂／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法律顧問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・羅明通律師
登 記 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41號
初　　版／1997年1月

全套定價　41200元
ISBN957-8592-12-4(一套：精裝)
ISBN957-8592-48-5(單册；精裝)

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
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
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
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
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
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
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
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
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
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
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
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
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言姑妄

姑妄言



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(C.N.R.S)
中國文史研究組
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

合作出版